旅行雜誌

渺小的昆蟲！

旅行的勁敵。

（一）蚊蟲

（二）跳蚤

（三）臭蟲

（四）蠅

（五）蝨

（六）……

——我們將怎樣消滅牠呢？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第十七卷　第四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4 April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二〇五一號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三斗坪

西安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延平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中國旅行雜誌西南学術專號

吾國文化由北南遷近時勃發地運使然人才輩出百科精研融貫中外氣象萬千雲蒸霞蔚請視斯編

李濟深題

旅行雜誌

第十七卷第四月號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卅日出版

旅行之[illegible]……董靜儀　仇𢘦宣……五

石門洞觀瀑……謝覺人……一一

重慶的風景區——南溫泉……易聲伯……一二

杜鵑窩紀念刊……春　苔……一六

紀遊雷水堰……張雲濤……一七

[illegible]……張[illegible]璣……一八

南嶽遊紀……賀次君……一九

閩贛南線……蔚　文……二三

青城行……高龍陽……二七

弔[illegible]宮人（七絕六首）……謝誠伯……三四

四七—三五四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郴縣述勝……胡卓英……三五
「檢軍」與「石圖共」……宜亭……三七
章鳳至干崖……宋伯安……三八
成嘉道上話舊——（峨遊雜記之一）……郭祝崧……三九
石門蕩舟……伐樗……四四
湓南行……高華年……四五
記湓南途中……徐學謙……五六
衡桂筑旅途日記……朱詠海……五九
題文君當壚畫題（詩兩首）……田一鵬……六八
到道州去……濟福……六九
回憶法屬越南……沈弢……七五
【附載】
中華學術資料研究供應社緣起……七七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安

改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蔴油 蓖蔴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處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二二

旅行之敵

黃靜儀　侯過宜

交通工具的進步，我們可以無遠勿屆，旅社業務的發達，我們可以到處爲家，寰球之大，任我們到處遨遊，旅行在今天應是如何輕快的事，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旅行又該是如何有意義的事，但我們如果有人從重慶到成都，或從重慶到貴陽，除了他是坐飛機僅在空中停留了幾個鐘點外，誰會說他是一次快樂的旅行！我們拋了那屬於暫時性的戰時交通工具的缺乏不說，那旅館的一宿眞够痛苦了，整天的倦勞，原希望一個安適的休息，待一走進旅館，多數地方，首先歡迎我們的不是店主的殷勤含笑，而是嗡嗡的蚊蠅起舞，我們坐下時，蚊子不斷的向手上腳上頭上行刺，我們就餐時：蠅類成羣的搶奪食物，我們睡覺時，放下帳子原想可以暫避紛擾，悠悠入睡，但方及席暖，跳蚤臭蟲蝨子又紛紛從帳頂上，被縫裏，床隙中，不約而同向我們偷襲，使我們欲睡不成，以至次日精神萎靡，而且往往疾病隨之，因爲牠們除吮吸血液外，還給我們媒接病原，瘧疾是瘧蚊所傳播，鼠疫是跳蚤所傳播，傷寒，霍亂是蠅類所傳播，迴歸熱是臭蟲蝨子所傳播，人類的嚴重疾病，無不是他們作祟，我們旅行愈遠，寄寓的旅館愈多，受害的危機也愈大，因爲旅館是千百萬旅客的家，旅客們不能人人都清潔，他們將害蟲由這一旅館傳到那一旅館，使牠們不斷的散開傳播，因而旅館成了臭蟲，蝨子……等的大本營，旅客成了供養主，成了疾病的承受人，渺小的昆蟲！旅行的勁敵！

中國旅行社是旅業中的翹楚，他們注意旅客的安寧講求害蟲的清除，囑寫幾種重要的害蟲衞生以供旅店旅客及住家者的參考，因略舉如後：

一、蚊蟲（參看本誌十六卷第八期一〇頁）

夏天暗室中蚊子的成團飛舞是我們習見的事，牠不僅是室內如此多，世界任何地方凡人所能到之處無不有牠們的踪跡。在分類學上牠是屬於雙翅目的蚊科，種類很多，但傳染瘧病的，普通多爲按拿裴雷蚊（Anopheles）中名叫瘧蚊，牠與其他蚊子最顯著的分別就是當成蟲靜止的時候，他的身體與牆壁或其他靜止面成爲直角，而普通的蚊子則爲平行，各種蚊蟲的一生均可分爲卵，幼蟲，蛹，成蟲，四個時期。卵成塊產在水面，形爲長方小片，幼蟲及蛹生長水內，幼虫即孑孓，蛹形如標點符號中的「，」，我們如俯視庭園中的太平缸，不難一一看到，蛹和幼蟲的活動平時常浮在水面，一過驚擾即迅速沉於水底作假死狀。至於各期所經時間的長短，隨溫度的高低而不同，據浙江昆蟲局蚊蠅研究室中飼養中華按拿裴雷蚊（Anopheles hyrcanus yar Sinonsis wiedemenn）的記載平均溫度在攝氏二十九度時一世代僅需時十一天，全年約十一代，卵期普通三天到五天，幼蟲普通七天到數十天，越幼蟲則可達三四個月，幼蟲以藻類，下等動物和腐敗的有機物爲食，取食的時候用口刷左右擺動，使水向口腔內流入以攫取水中的食物。

蛹期普通二三日，此時不食食物，成蟲性寄匿於暗處，雄的以植物汁為食，雌的以人畜血液為食，所以不常咬人的蚊子都是雄蚊，在自然的情況下雌雄比例相等，壽命雌蚊較長，普通約一個月，雄蚊交尾後不數日即死去，越冬雌蚊可延至六七個月，每雌蚊平均可產卵一百七十四粒，倘雌雄各半，而且其後代絲毫不受外敵及氣候的影响，而有死亡，則繁殖一年可有子孫九五〇七三二二九八八七八四七四九四五〇〇〇個，數目真是驚人。但實際上總有死亡，數目決不會如此之多的。蚊蟲在熱帶地方四季都可發育，在溫帶或寒帶地方，以幼蟲或成蟲越冬，體內都儲有豐富的脂肪體，和其他昆蟲越冬一樣。

普通雌蚊都是以血液為食，為什麼只有瘧蚊會傳遞瘧疾呢？這是因為瘧蟲只能在這種蚊蟲體內生存，他種蚊蟲，雖然從病人體內吸入瘧蟲，可是此類瘧蟲，一到消化管便被毀滅，無從再傳入第二人了。說起瘧蟲的種類是很多的，他的生活週期長短不一，有的七十二小時形成子細胞一次，有的四十八小時形成『子細胞』一次，有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形成『子細胞』一次，當每次形成的『子細胞』突破其外面包被的血球體另入新血球的時侯，就是病人發寒發熱的時候，所以我們患瘧時，視所寄生的瘧蟲種類不同，有的三日發寒熱一次，有的二日發寒熱一次，有的隔日或每日發寒熱一次。

瘧疾不是真正的傳染病，如果沒有瘧蚊作祟，我們雖和病人同寐共食，也不會受害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瘧蚊是瘧疾的靈魂，嫁禍的魔鬼。此外蚊子還是絲蟲病骨痛病和黃熱病的媒介者、傳播的方法也和瘧疾一樣，絲蟲病和骨痛病在我國也很普遍，影响人們健康實屬重大。

防治的方法，茲舉幾個簡易可行的如後；

（一）消滅孑孓：孑孓生在水裏，較成蟲易於消滅，要除蚊蟲，務必着重此期工作。

1．不積無用的水以免蚊蟲產卵，必需的水如太平缸等要加密蓋。

2．疏導水溝，使不積水，溝底如有凹窩應予填平。

3．已產有蚊卵的池沼中，將日常洗衣後的肥皂水[illegible]孑孓等，隨時傾入，可以殺死幼蟲和蛹，或用少量油類[illegible]也可使幼蟲及蛹窒死，或用網將孑孓及蛹撈上[illegible]同[illegible]可以致死，（網用夏布作）

4．勿任意抛棄破缸破碗以防積水供蚊蟲產卵

5．稻田內或小池內畜能吃孑孓的動物，如魚、鴨子等，並保護蛙類之繁殖。

（二）成蟲防治法

1．鏟除房屋四週雜草，使蚊蟲無藏身之處，增加其被[illegible]動物食害的機會。

2．室內常保持整潔，並少放家具，減少蚊子藏匿的地方。

3．門窗加一層鐵紗，或紗布，以免蚊蟲入室。

4．居家必用蚊帳，旅行時尤需有特製的有底蚊帳，法用夏布作成長方袋，大小如普通蚊帳，不過有底，入口僅為一可收

放的圓洞，被蓆等都從圓洞放入，入睡後將洞口紮緊，這種帳不僅可以防蚊蟲而且也是預防臭蟲蝨子等的良好工具，實是旅行的保險帳。

5•燃燒對人畜無毒而對蚊蟲有特效的蚊香，如中央農業實驗所製的友農牌蚊香，就很合這條件，居家旅行最爲相宜。

6•拍殺成蟲通常用來拍蠅的竹拍或鐵紗拍也可用來拍殺蚊蟲。

二、跳蚤

跳蚤顧名思義我們可以知道是一個善於跳躍的昆蟲。寄生狗體的一種跳蚤，腿長僅二十一分之一吋，能跳十三吋，遠七又四分之三吋高，以比例人類的腿長，則我人跳躍應可一躍而遠七百尺，長四百五十尺高，世界人類固然沒有這樣記錄，其他動物也莫有這樣身手，跳蚤眞是動物界的跳躍冠軍。正因爲牠挾有這樣技能，更以渺小的身體所以能向人們逞兇而不易捕獲，牠不僅要飽餐血液，還要播送疾病，鼠疫是最兇惡的疾病之一，民國七年東三省發生鼠疫，死亡達五十萬人，驚動全球國際交通曾因而斷切，此疫病原爲 Bacillus Pestis 當跳蚤吸有此種病菌，病菌就在牠的胃裏繁殖起來，到牠另吸健康人的血液時，細菌受血的壓力有一部份反流出來，移殖到人體，此外因其排泄物中也含有細菌，若與吸血的創孔接觸，同樣可以傳入人體，細菌一到人體，健人很快變爲病夫，除鼠疫外還有人證明跳蚤能因其體軀的壓碎及糞便和人體創口接觸而傳染和斑疹傷寒完全相同的布盧思氏病（Brills disease）此二種疾病威脅我人生命至爲重大

在分類學上跳蚤屬微翅目（Siphonaptera）蚤科（Pulicidae）共約五百餘種，成蟲寄生於溫血動物體外，卵爲白色，產在寄生體上的羽毛中或集穴內，寄主體上的卵均遺落于其睡眠的處所，卵期的長短隨溫度而變遷，溫度愈高卵期愈短，普通約二日至十二日，幼蟲細長，雖然沒有眼與足，却很活潑，在室內多生活於垃圾灰塵中，或寄主巢穴中，在室外多生於雜草下或樹蔭下，口爲咀嚼式，以有機質爲食，食料的主要來源爲所成蟲排泄而遺於幼蟲發育處所的乾血，幼蟲期長短以種類及溫度而異，幼蟲成熟後吐絲與灰塵黏合製成繭，在繭中化蛹，蛹期的長短很不一致，最短三天至七天，長時可達年多。成蟲以溫血動物的血液爲食，有的寄生於一種寄主，有的兼寄生幾種寄主，吸血時如動物體軀一動，牠便跳去，但不久又再接再厲的進攻，非到飽足不止。防治的方法，簡而易行有下列幾種：

（一）房屋保持清潔，常加洒掃，不使有塵埃留積，不能常洗掃的地方，洒些鹽水使地面潮濕，不適跳蚤的生存。

（二）驅除貓犬的蚤，將已生蚤貓犬的僅留頭部，餘均浸入百分之三的木溜油(Cresol)液中，並用硬毛刷刷貓犬的毛皮，藥液透入經五分鐘至十分鐘，蚤羣集到貓犬的頭部，設法殺死，再將貓犬的毛用溫肥皂水洗淨，並重換其臥處墊草。在木溜油不易買到的地方，用桃樹葉搗碎，盛入口小的容器內，（如貓可用瓦甕，犬可用舊式的米斗）再將貓犬放入，僅將頭伸出器外，再用布將貓犬之頸與器口密塞，經半小時跳

蚤均因受枇杷葉所放出之毒汽薰蒸而昏倒掉入器內，此時將貓犬取出，再燒死器內跳蚤也很有效。

(三)貓犬臥眠之場所，常洒百分之五的木溜油。

(四)有蚤室外的氈毯常移到室外打刷，再將地板洗潔

(五)撲滅老鼠減少蚤類寄主，預防鼠疫發生。

(六)被帳時加洗晒保持清潔。

(七)用捕蚤籠捕捉，籠用內外二竹筒做成，將外筒周圍每隔二分開許多直縫，每縫寬約二三分，外筒中心貫一較小的竹筒，筒上塗膠，放在床的兩端或被內，當蚤跳躍求食時，沾及塗膠即被固定，蚤籠因有外筒的保護，塗膠不致沾到被上，很爲合用。

塗膠的配製：松香六份，蓖麻油四份，溶煮拌攪而成。

三、臭蟲

臭蟲爲最普遍而討厭的家庭害蟲之一，因爲牠有特殊的臭氣，所以便叫他爲臭蟲，在分類學上，屬單翅目臭蟲科，當你白天坐在有臭蟲隱藏着的椅子或伏在有臭蟲躲避着的桌子上，不到三分鐘，便會感到腿部或臂部有癢痛的感覺，用手一摸，馬上發現在皮膚上長起紅腫的硬塊，奇癢異常，這就是臭蟲飽餐後遺留下來的痕迹。臭蟲多的地方，一到夜晚，它們從板壁上爬下來，從床縫裏鑽出來，而且還會從天花板上跌下來，一齊向疲倦不堪極想休息的人們進攻，東咬一口，西咬一口，真是一刻不得安寧，一夜難以熟睡，直到天明方肯凱旋歸去，因之使得人們在白天感覺頭昏腦悶，精神萎靡，終日須同臭蟲抗戰，長此以往，則影响人之健康匪淺。國內各地旅館，差不多都是臭蟲棲身之所，板壁牆縫各處隨時可以找到牠們的踪影，因此人們對於旅途中的夜晚投宿，認爲是極嚴重而痛苦的事，即在家庭中對此不速之客，亦無不深感頭痛，因爲牠們常喜歡附着在人的衣服傢具及旅客的行囊等周遊各地，你能阻止牠們的來臨嗎？臭蟲不但吸人血液擾人清夢，且可傳染數種疾病，你看有些人皮膚上生很多小瘡，常潰爛成膿，這就叫做東方瘡，是由臭蟲傳染來的，還有黑熱病，回歸熱病等也有受臭蟲傳染的可能，看吧！在床縫裏可以找到梨白色小橢圓形的東西，那就是臭蟲生下的卵，一兩天後在這白色的小東西裏，會爬出行動活潑的小蟲來，從這時候起便可以吸血，飽餐後找個黑暗的裂隙中隱藏起來，一次脫皮，兩次脫皮，一生共脫皮五次，壽命很長，可以活到一年左右，能耐飢耐寒，餓牠一年仍可不死，關於臭蟲的防治方法很多，而比較簡便易行的有幾種：

(一)用藥劑燻蒸：如將有臭蟲的房屋密閉，內用氰酸氣或氯化苦燻蒸，效力極佳，且可殺死其他害蟲，但易傷人，非有經驗者莫辦。

(二)填塞臭蟲巢穴：臭蟲爲夜出性昆蟲，白天躲在牆壁的破紙中，或床鋪天花板的隙縫中，如果能將這些隙縫一一填塞，臭蟲被「幽禁」得久了，總有閉死的一天。

(三)用布包裹床鋪床棚爲臭蟲潛伏之所，如用布包裹使臭蟲不能外出或入內潛藏也很有效。

(四)噴射除蟲菊火油浸出液：將火油與除蟲菊粉放在瓶中密浸三日後，以此浸出液滴入傢具或板壁的隙縫中，藉以殺死其中的臭蟲。

(五)開水泡殺：將床隙處用開水澆灌後，臭蟲亦可被燙死一部，但效果並不很顯著。

(六)撒用臭蟲粉：近年來中央農業實驗所製有臭蟲粉，效力極大，夜晚臨睡前，將粉撒佈在棕棚床之木框上，或木板床之木板上，或褥單與草薦之間，不必全床皆撒，僅須自床的兩端邊緣向中央撒至一尺五寸長，包可安枕無擾，如各旅館均備有臭蟲粉以供旅客用，每次用量僅須四分之一兩，所費有限，而可求得一夜安寧，何人不樂為，不但使旅客有賓至如歸之感，而且日久之後，臭虫自然就會絕跡，但聞此藥需明年夏天該所方能大量供給云。

四、蠅

蠅為生物中最喜歡與人及動物接近的昆蟲，氣候轉溫後，蠅開始活動起來，在分類學上牠是屬雙翅目家蠅科，當你在一年中第一次發現一隻蠅在飛翔後，不久便可以到處都看到他們的倩影，因為它們繁殖得太快了，在廄肥上或其他的地方，如果找到有一堆白色的卵，不用一天工夫，他們便會變成蠕蠕鑽動的小蛆蟲，它們怕陽光，喜歡躲在陰蔽的地方，四五天後已生長成熟，停止取食，已不怕陽光，鑽入土中開始化蛹，四五天後即羽化而為成蟲，自卵到成蟲約需八天到十二天，據「Hodge」氏說一對蠅從四月到八月經過四個月的工夫，它們的子孫可以有一九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真是使人咋舌的，事無怪乎有時在堆積腐爛食物上，或垃圾的地方，只見上面密密的爬滿黑黑的一層，走近時哄的一聲一齊飛起，嚇得人滿身長起雞皮疙瘩來。夏天來了病魔也跟着活躍起來，主要的如痢疾(Dysentery)霍亂(Cholera)傷寒(Typhoid fever)都是可怕的傳染病，而蠅是這些疾病的主要媒介，我們知道痢疾的病原菌有兩種：一由裂殖菌名Bacillus dysenteriae所致，一由變形虫名Entamoeba histolytica所致，均寄生在人體的內臟，繁殖極快，常隨病人的排泄物而排出體外，又如傷寒症又名腸熱症，病原菌分傷寒細菌Bacillus typhosus副傷寒細菌(A)型(B.paratyphosus"A")及副傷寒細菌(B)型(B.Paratyphosus"B")等三種，此項細菌常生息於膀胱小腸膽囊及血內，隨大小便而排出，還有一種急性的時疫，俗名叫虎立拉的便是霍亂，病原細菌為Spirillum choleras 多生存於患者的消化器中，隨排泄物而出，蠅最喜歡飛集在人的糞便痰涕以及皮膚創傷的地方，它們的身體及足部密披纖毛，病原很易附着，據湯來(Toney)氏等記載，在講求衛生的區域內，每一蠅體外可攜帶二，〇〇〇到一〇〇，〇〇〇，個細菌，不講究衛生的區域內，則有八〇〇，〇〇〇到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細菌，當它們再飛集到我們食物上時，無形中即將細菌遺留在我們食物上，有時它們也會將病原細菌吞下復經嘔吐或排泄而遺落在我們的食物上，我們如果吃了這些有細菌的食物，怎麼會不生病呢？關於蠅的防治方法很多：

(一)幼蟲防治：走過一糞坑旁邊，鄰一次不是發現有無數的蛆虫，在裏面不住的鑽動，使人肉麻，如果是乾糞蛆蟲喜躲匿在糞的下面，可先倒一些冷水使它們爬上來，再用沸水噴殺，此法既經濟又利便。

（二）成蠅的捕殺：可以用捕蠅器，以前各商舖均有出售，用玻璃做成罩形，有喇叭口向上。使器內成一溝。用以盛水，將此器放在一個盤子上，喇叭口下放蠅愛吃的食品，不久蠅即聚集物上，飽腹後向明亮處飛去，遂入器口中旋即墜水溺死。另外可用鐵紗做的蠅拍撲殺。去年夏天中央農業實驗所製有膠蠅紙，懸掛在窗口或平放桌上，亦可黏殺蠅。近又製有「蠅殺倒」藥水，如果房屋建築稍微講究裝有紗窗紗門的，每週用「蠅殺倒」藥水噴射一次，可保證蠅不敢涉足。其他如能注意廚房廁所等的清潔，亦可減少蠅的繁殖。

五、蝨

在冬天走過街頭或曠場時，常會看見一些苦力或乞兒們，一方面坐在陽光下取暖，一方面翻開身上的破棉襖尋找吸血的小動物，這就是蝨子，在分類學上牠屬於獸蝨目蝨科，繁殖力很強，一個雌蝨可以產二七五——三〇〇粒卵，五六天內即可孵化爲幼虫；數小時後即可吸血，再過半月光景幼蝨生長成熟，又可產卵，繁殖極快，一年中可發生十餘世代，而且他不但繁殖很快，爬行也很迅速；據納特(Nutall)氏觀察，一雌虫於三分鐘內可行遠一米達遠，所以公共場所是最易分佈的，人體被蝨吸血部份常現細小斑點，奇癢難堪，致皮膚抓破而成皮膚病，且蝨吸血時多在晚間，使人不得安寧，久之易發生失眠血虧症，除此還可傳染三種可怕的傳染病：（一）斑疹傷寒(Typhus fevar)病原爲一種特殊小體稱爲Rickettsia Prowazcke la RochaLiuna 患病者發高熱達103°F，頭背疼痛，氣管發炎，面部發紅四五日，後體上皆現淡紅。斑後，呈暗紅斑疹：死亡率極大，約爲百分之五—五〇。民國十四年，我國北方發生戰爭，軍隊中因患此病而死亡之軍人達50%以上，此病之嚴重可知（2）塹壕熱(Trench fever) 病原與斑疹傷寒相似，稱爲Relapsing fever 病原爲Trepunema vecurrentis Leberr 患者發高熱，嘔吐，咳嗽，腰痛，肢痛，五日至七日後，熱度稍散，經五日至七日後又復發熱如前，所以叫做回歸熱，死亡率平均爲20%。蝨類的防治方法約有幾種：

（一）寄生在長髮處的：

（1）將毛髮剃去。

（2）用2.5%石炭酸水浸洗十分鐘，再以浸有此液之手巾摩擦一小時。

（3）於患處塗抹洋油及橄欖油之混合劑.（洋油一份橄欖油一份）到第二天早上用溫水及肥皂洗淨，再用10%醋酸洗滌，可使附着毛髮等處的卵落下；如是繼續三四日即可完全除淨。

（二）躲藏在衣服中的：

（1）常洗澡，勤更衣。

（2）將有蝨子的衣服被單等用沸水浸洗，總之以清潔爲上，蝨子是不願與講究清潔的人爲伍的。

歐美各國對於這類害蟲都很注意，防治不遺餘力，我國在衛生機關，近雖已着手進行，但尚少大規模的防治實施，我人居家旅行實不能不小心防衛，好自珍重！

石門洞觀瀑

謝覺人

在浙東四個月的流蕩中跟了些朋友們着實跑過幾處名勝古蹟。石門洞，不過是偶然聽人談起的一個地方。這樣便打動了我們的遊興。該地濱臨甌江，屬青田縣管轄。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天色微曙，一行計五人孫竹三，徐道生，蔡惠政，司徒國材及作者，束裝起行，雇一小船順流下泛。

甌江本來是浙江的一條大河流，惜以河底太淺，最深處往往不及一人，兼以水流湍急，便絕少舟楫之利。

接連下了幾天的大雨突然放晴起來，兩岸山色如洗，江裏的礁石激起雪白的浪濤與山間的流泉相輝映，在這種美麗的大自然中間，更顯得人生的渺小。

船夫有一個兒子，看上去祇有六七歲光景，然而可以寫一筆很端正的字兒，大家說他的面孔有點像蘇聯文豪高爾基。

不到這種地方平民社會的生活，是決不會看得眞切的。船夫一邊搖櫓，一邊還要課子煮飯，雖然我們在船頭上談着天，偶然高興起來，還要幫助打上幾槳，覺得樂趣盎然。但當我偸偸地溜回炊鑊旁，掀起鑊蓋，只見半鍋黑得像鼠糞一樣的飯，連一點菜都沒有，船夫向着我發出苦笑，我不禁呆望着他。

到石門洞已經是十一時左右了，入口的地方正好有二個天然的削壁挾立兩旁，恰好似一道石門，上得岸去，沿着一條碎石舖成的山徑蜿蜒前行，道旁的石壁上早已寫滿了古今名士的題字，雖是滿目琳琅，未必都是美不勝收。

老遠就聽得一片隆隆的響聲，走近一看才發見一道山瀑頹瀉而下，像一片雪白的匹練。那瀑布的源頭離地面大約有五七丈高，下面有一窪低地正好盛着山瀑，池水終年不斷的沿着一條小溝流入甌江，在池的中央聳立着一塊巨石，瀑布正好冲在上面，水珠兒激射四出，隨風吹送，近之者，如立於濛濛細雨中。

前面有一個新建的亭子，叫做觀瀑亭，坐而觀瀑，的確奇麗。瀑布下瀉，粗看上去眞像是一翼輕紗，又似綴了花朵的一幅白紡，更襯以四圍的山色，益覺其奇美萬狀。這時大家豪興勃發，跣足入池，摸魚爲戲。

暫時回到外面一所靈佑寺裏進中膳，在寺裏碰到一位年登耄耋的朱老先生，他自我介紹地說他會寫一筆好楷書，我們不禁羅起而央之。首先，他略略盤問我們的來歷，我們又告訴他許多關於時事的材料，然而可笑得很，他們竟根本不知道有這次的抗戰，他們還以爲天下承平如恆，這樣情景，眞與武陵人進入桃花源，但知其先世爲秦時人差不多。所以這樣看來，老而避隱山中，的確是很清絕的一件事。

老僧治菜頗豐，雖是素饈村味，却又非常鮮美，飯畢復進清茗。臨走之際，付了幾元錢給他，他還合十當胸直送到山門外才進去。

我們在四圍路一週遊，時間已是垂暮，惠政建議明日再遊，近處旣

無宿店祇有趕回海口鎮去。此地爲麗溫公路之一站，距石門洞六公里，其時正巧溫州吃緊，這條公路就要破壞掉了。大概離海口還有三里路的樣子，霎時轟然一聲巨塊的石基直飛到半空裡又落下江去，我們不禁相與驚嘆着這種炸葯力的偉大，非但將一條好好的汽車路炸成僅可通人的甬道。就連山壁也憾然有頽勢。

步行到海口，天色已經烏黯不辨，雨意甚濃，剛租定旅館，傾盆大雨亦就跟着而來。國材去買了一個西瓜來，溽著頓解。這裡的鎮市相當熱鬧，晚餐由竹三自任烹調，一則清潔，二則別具一番風味。

晚來，五個人一字平躺在一個大舖上，因爲旅館裏的牀舖被褥實在不潔淨極了。

蚊虫特別來得厲害，可得我們睡不着覺，萬籟俱靜中祇有單調的雨聲來滲透這幽寂的長夜。

一睡醒來，天可巧又放晴起來，一夜大漲，江水漲，對面公路橋的橋墩已經淹沒，我們猜想大雨之後，瀑布一定更有可觀。蕩舟而下，不半小時而至矣！

這次我們從另外一條路上去，經過了劉公祠堂，那是用來紀念劉伯溫先生的，據說此地是昔日這位牛鼻子軍師的讀書處。

今天那瀑勢的確要比昨天雄奇多了，昨天祇是一練輕紗，今天却成整條的白鍊，最奇怪的是從那瀑跟着地的地方起了一條半圓形的彩虹，與天虹無異。向來我只知道虹在天空可以望到，像今天這種奇觀，的確是生平第一次。

這時時間還早，我們登山以探瀑源，山徑極盡曲折，兩腿痠得不能再舉，待爬上山頂，居然一片平地，屋宇井然，阡陌交錯，俯瞰甌江，僅餘一帶。於是窮山四顧，已不得流瀑的方向了，一行始頹然而返。半山有一道流泉，奔騰甚急，就在此地洗了一個澡，順便又經過一個荒洞，土人謂是當地一個名勝。既無山徑可緣，於是攀籐扶葛而進。進得那洞裏邊亦沒有什麼可觀，不過有幾個蝙蝠，洞名早佚，鄉人因以蝙蝠名之。

回到靈佑寺，正好又是中午時分，值寺衆治粗麪條，雖糲甚，却可以果腹。回到海口，正巧趕上到麗水去的客車，人極擁擠，我和惠岐已不得坐位矣！

小啓：

天涯遊子，麥翠玉，田一鳴，倪綱賢，邱培豪，林業建，程其恒，李鼎芳，沈錡，謝彤，高倩若，易君左，楊銜晉，王清泉諸先生台鑒：請示最近通訊處爲荷

中國旅行社出版分科啓

重慶的風景區——南溫泉

易聲伯

南溫泉的山巖，與陽朔一樣的形態，假若遊過了陽朔而來南溫泉，那當然是等於見了大巫見小巫，但由塵囂的重慶到此，確算是由濁世而升到樂國，這裏有怪石嶒峻的山峯，鳴絃激玉的流水，潸青蔘紅的小溪，最主要的還是那溫燙可供沐浴的南泉，離重慶來此，總使你感到了多少欣慰。

我先把南溫泉的輪廓向讀者介紹，南溫泉是屬於巴縣縣境，以南泉而命名，素即劃爲風景區，面積縱橫共廿四方里，東南與魚洞界石接境，西北毗連文峯，鹿角等鄉，境內多係花崗石質，就因這種石質，構成了引人入勝的邱壑，在溫泉市鎮上的人口，據管理局的統計，共爲八千左右（中央政治學校不在數內）除土著外，大多係一般闊人們來此躲避塵囂者。在這個小市鎮上，一樣的有銀行，有電燈，有小學，所以闊人們的家眷，一樣感覺如都市般的舒適，儘可把它當一個世外桃源，因爲人口的增多，巴縣縣政府在這兒設有一個簡單的行政機構，——南泉管理局，據李局長秀峯告訴我，這個簡單機構，它不比廬山及南嶽的管理局僅僅管理着風景事宜，它還須兼理保甲，教育，衛生，及其他一切自治事項，故南泉管理局的地位，實質上等於普通的鄉鎮，這要算是與廬山及南嶽管理局不同之點，李局長似乎是精明強幹的人物，我到南溫泉後從各方面情形看起來，算是還不錯。

我自到重慶後，一般朋友常常勸我去游南溫泉，可是我儘日的消磨在那見不到日光的辦公室內，沒時間去領略這幽美的風景。現在我已擺脫這可詛咒的黑暗生活了，「南溫泉」三字，在我腦筋中幌漾起來了：我決定去玩玩。雖是已屆冬令，重慶的氣候，還是這麼樣的暖和，趁此青山紅葉，不去遊覽，更待何時，我也不招朋呼侶，一人渡江到海棠溪的車站，雖然重慶的交通如此困難，但因爲我決心去觀光，我忍耐了這待車的煩苦，從早晨八點鐘到站，至下午二時方搭上了溫海公路的汽車，時間算是不經濟了！

在車上認識了一位陶君，他是銀行界的，他帶了太太及一個小寶寶也去南溫泉休憩兩天的，我們攀談之下，知道他是舊地重游，我深慶得了一個良伴，海棠溪到南溫泉纔祇得十八公里，我與陶君談談，不覺就到了，車過了堤坎，我們從車上向下眺去，見到了小溪一灣中央政治學校的校舍，環溪而立，雖不算是什麼傑構，但卻是雅緻宜人，由重慶到此，眼界頓是一豁，過了堤坎，一忽兒便到了南溫泉，我下車相度週環的形式，四圍亦皆山岫，與重慶似相彷彿，但你只要仔細看那溢翠的山峯，與那樓榭互相掩映，便使你感到與重慶確是兩個世界，假若將南溫泉比如西施，則重慶便成了一個市嫗，西施與市嫗的妍醜，一見面便可判別出來。我內心頓時發出了一陣微笑，這還是我到重慶後的第一次微笑。

南溫泉共有風景十二處，據李局長說，這十二處風景，自經林主席等題詠後，名更噪著，雖然是景以人傳，但這十二處風景確有很多足供

四七—三六六

遊人的凝眺與留連，茲將十二景的名稱及說明介紹如后：

一、南泉溫泳

南泉俗呼大溫塘在市區南泉路，泉源由地中噴出溫約四十度，含礦質，可治皮膚病，鄉人鑿池蓄水，築舍其上，卽今之南泉浴室。

二、虎嘯懸流

爲花溪上源，當兩山隘口，石峽嶙峋，溪流怒吼，益以谷風，幻如虎嘯，因名曰虎嘯口，有聽嘯處。

三、弓橋泛月

南泉公園東北有五洞橋，橫跨花溪，月夜泛舟，橋影如弓，饒有奇趣。

四、灩澦歸舟

南泉上流數武有石磧峙中流，其狀怪特，行舟靡接，如臨灩澦。

五、花溪垂釣

自五洞橋以下，築堤堵水，名曰花溪，水平如鏡，景物清幽，松、篁、桃、柳、夾岸繽紛，溪邊多設遊人散釣處，波光魚影，宛若輞川畫圖。

六、石洞探奇

小溫泉山崖一洞曰成全洞（舊名神仙洞），深入山腹，莫計道里，有入洞探奇者易數十炬不能達其底，駭怪而返。

七、五湖占雨

沿花溪路側有湧泉焉，範石爲小池，味甘美，泉如渾濁，天卽將雨，久雨轉清，天必放晴，士人屢試不爽，多以此占晴雨。

八、三峽奔雷

飛泉對岸名口崖，崖腹內凹，其下石磧叢生，如巫峽中景象，因呼爲小三峽，水聲激阻崖間，轟轟如雷鳴。

九、小塘水滑

小塘卽小溫泉在成全洞山麓，溫度較大泉爲低，水性清滑，以春夏入浴爲佳，現爲中央政校師生遊泳處。

十、峭壁飛泉

距市區里許，花溪右岸有山泉自峭壁破瀉而下，如天河開閘，白練高懸，春夏聲勢尤大，水花四濺，狀如烟雨。

十一、建文遺跡

建文峯在管理局後山巔，峯勢聳矗，傳明建文帝入蜀，曾駐錫其上，故名。舊有建文廟，現已頹廢，僅餘殘階斷礎，供人憑吊耳。

十二、仙女幽巖

由宜義路直上，有天然石洞，聞仙女修道於此，幽邃莫測，洞中石乳玲瓏，刻石佛像，消夏其間，如置身廣寒。

我從李局長處探詢了十二景的名稱及說明，這當然對我這次遊歷是有莫大的幫助。和陶君在旅社稍憩後，卽去南泉沐浴，南泉就在我旅社的對面一座小巧的浴堂，門坊上有林主席書「南泉」二字，入浴者概行買票進盪；單人房間浴資僅爲二元，家庭房間亦僅止五元，這樣公道的價錢，真出我意想之外。我自在南京湯山溫泉沐浴之後，這幾年簡直沒有機會嘗試，今日才算開始，水內含有濃厚的硫磺氣質，只要把鐵塞一啓，泉水便如沸湯也似的濟了出來，我浴着想起長恨歌中「溫

「水滑洗凝脂」詠楊貴妃的名句，溫泉浴是一件香艷事，我非凝脂，郤是粗膚，也借此溫湯，洗滌塵垢。

浴後，僅與陶君去仙女洞玩玩，已是薄暮矣。仙女洞政校亦有一部份在內，由宜義路直上，政校現已把洞改做防空洞，和尚告訴我們，洞內水深沒膝，我們只好在小洞內瞧瞧，摩壁上亦有不少人的題拂，陳杲夫題有「宜義洞」三字，李傳麟題有「仙女古洞」四大字，又有款署「花朝日子晉將軍遊古仙洞題字志之」題有「仙都」「龍泉夜吼躍天心」各字，其他題詠尚多，但卻不及桂林的龍隱巖，可惜我們不能秉燭去遊大洞，實不無遺憾了。

第二天的遊程是由陶君排定的，我們晨餐後便準備去遊小溫泉，大家徒步沿花溪路而行，皆係山徑，下可俯瞰花溪，一路所經丹崖碧嶂，皆可成景，所惜缺乏人工點綴，僅見到政校所樹立的幾塊路碑而已。我們先去參觀成全洞，這正在政校家屬小學的旁邊，現亦爲政校改作防空洞，我想進洞去看看，問政校的警役，知道裏面并無奇可探，洞徑可曲達山頂，并非直入山腹，我見洞內黑黝黝地，并沒帶手電，只好臨時停止了探奇的想望。於是帶了陶君的小寶寶，到政治學校的小溫泉去。我們由溫泉路進門，政校的門衛，是不禁止來賓參觀的，我們一路走走看看，政校雖不是什麼層樓邃宅，但一軒一閣，都是經過精心結構的，這裏有聰明几靜的書齋，還有莊嚴簡潔的禮堂，眞爲一個最好的讀書場址，同時也是一個最大的農村集體家庭，它爲國民黨製造了成千成萬的優秀政治幹部。

小溫泉現爲政校沐浴之所，有大游泳池，有盆盪，但不及大溫泉設備的完善，我們普遍參觀了一下，便蹭着由復興門出政校。陶君提議乘船回去，以便觀覽沿溪的風景，我們便雇了一個小舟，約定先到堤坎，再回轉至弓橋登岸，堤坎的瀑布來時在車上本見過了，但走馬看花，沒有看仔細，這次倒甚爲親切了。我吩咐小舟攏岸，老遠便聽到了喧豗的聲，似乎在心絃上演唱着極美妙的歌曲，堤是人工所砌造，有三丈來高，水由石上溜滑下去，看去乃是一幅極大的水簾，噴雲吐霧，煞是奇觀，我詠「堤坎瀑布」詩一絕以紀之：

珠簾雲幔掛晴空　喧鬧還同竹撼風
漫想三春桃浪暖　芳堤綠水泛花紅（花溪下流）

我們看過了隄坎瀑布，纔回南溫泉，這天正是星期日，政校同學皆赶船赴市鎮遊玩，沿溪舟楫相接，衆紅葉綠水相映成趣，確是美觀，我們經過了十二景中的峭壁飛泉，經過了小三峽，經過了五湖占雨，還經過了灩澦歸舟，這些舟子皆一一爲我們指點看了，只是峭壁今無滴水，徒留滿壁的綠苔瀑痕而已。舟近南溫泉時，看到了那管理局後崔巍的建文峯，連想到那逃亡隱蹤的皇帝，倒頗有些感慨了！這美麗的景緻，影響我的腦肋太深了，回到旅社又寫着「花溪泛棹」一絕——

微波輕槳半船風　翠岫丹楓出岸紅
堪羨舟人長笑臉　一生都在畫圖中

我雖然疲倦了，但決定明日回重慶去，時間是寶貴的，下午仍鼓勇去遊虎嘯口，這是花溪的上源，距南溫泉約二里，隨處成瀑，雖屬溪流，但

聽去却好似鶩濤駭浪，萬馬奔騰，到此精神不覺為之一振；所謂虎嘯者，確有由來。溪上建有木橋一座，橫跨兩岸，橋頭又有一小亭，內矗石碑，我待到小亭去休憩時，仔細觀覽碑文，乃是紀鐫此橋建造的沿革，橋名景林橋，是孔庸之先生捐贈私貲所築，以表景仰林主席之意，林先生的官邸，就建築在距橋數武的山上，名聽泉樓。對峯乃是孔庸之先生的私邸，層樓傑檻，磐石凌虛，既幽緻，復傀偉，在此消夏，眞可是瓊樓玉宇了；所以景林碑上還鐫着一付對聯：「飛閣峙崔巍，巽巢都成龍虎氣；縣流看浩渺，高懷長共鷺鷗盟」。這確是實地寫景，似有富貴氣，更帶雅淡之姿。我們在橋上徘徊，聽着如怨如吼的鳴泉，還飛來了聽嘯處的一羣青年男女的歌聲，這眞把我自重慶來的一顆濁心洗清了。我感謝這虎嘯口的流泉，獨除了我胸中的一切塵煩，我直留戀到黃昏迷離，方回轉旅社。

我本不願這樣匆匆回重慶，但公務員的生活它是不許可你有這樣閒情逸致，我決定十二點登記乘車回去。八點再又去南泉盪一回，這算是我對南泉最後的依戀，溫和的水此時滌淋着我這一顆溫和的心，我萬慮俱清，予因口占一絕道：

自來鶴骨白雲身　謫到人間始染塵

但得南泉浴罷後　松姿還我一山神

十二點半鐘我重踏上了回到重慶的路上，頓時心中又浮上了一層暗影，從此重返到塵囂的都市，聽不到潺潺的流泉，聽到的，盡是震耳欲聾的汽車聲，還有瀰空漫天的烟霧！汽車過了隄坎，又見到那索練似的一疋水簾，政校清幽的校舍，「南溫泉，這確是一個可愛的處所！」

卅一年十一月廿日于重慶中山學社

徐霞客紀念刊

春 苔

徐霞客卒於明崇禎十四年，浙江大學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遵義舉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會」，幷出版紀念刊，編入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內容文字十二編，張其昀教授作序，中有一段說：「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求是之精神，皆為寶貴之種子。」竺可楨校長謂；「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方豪神父作「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其他葉良輔．林文英．任美鍔諸先生均有珍貴材料，足供史地研究之參考。紀念冊厚六十七面，用連紙石印，每冊僅售五圓，酌加郵費。

西南聯合大學吳宓教授較先接到此紀念冊，幷承即日借讀，特此誌謝。

紀遊雷水堰

張雲濤

雷水堰，在遵義南鄉新站，距城七十里，係前明楊氏所築，黔北一勝蹟也。予髫齡時，每聞遊是地歸來人士，道及風景之優美，溪山之奇秀，心嚮往之，恨未能一至。

辛未夏，應張纖平約，與趙致咸蕭明九二君聯騎往，中道，趙君不幸被馬跌折傷回，僅予與明九繼續前進。卓午，抵纖平所住處上堰，適纖平以事出，是地距堰僅四五里，途程匪遠，即於斯憩息，並午餐焉，乃復縱轡前行，沿途峯縈水映，木秀石奇，人意山光俱有喜態！雖際伏暑，亦不覺其酷熱也。

行約四十分鐘，已達堰地，堰在高原上，周三四里，中有九井，灌田數千畝，餘水入蘆江。堤長二里許，其上及兩側，均抵山麓，中爲堰心，係小山築成。上有飛雲庵，四面古木環繞，怱鬱挺拔，殆百年以上物。予等行抵堤上，即卸騎乘舟，堰中紅荷盛開，芙蕖萬朶，極亭亭之致，波光嵐影，青翠可人。余與明九以荷葉如笠，各執竿櫓，蕩入藕花深處。水鳥驚人，纇纇飛起；潛鱗接呷，噴沫如珠。香風來處，荷花時掠船過，沁入肌脾，此樂無異登仙矣！惜爲時已晏，僅繞堰一角，已暝色四合，始返棹擬投飛雲庵借宿，庵內僅一行脚老頭陀，爐竈俱無，知難留住，乃上貓山迎心寺。

貓山位於堰右，以山形肖貓故名。該寺因廟會剛過，庭爇香燎一堆，火光熊熊，寺僧接待甚殷，時予饑腸轆轆，僧爲擷玉蜀黍置香灰中灼熟以餉，復具脫粟飯，佐以鹽虀炒豆，味勝粱肉，饑者甘食于茲益信。飧後，聆老僧誦佛偈，音韻鏗鏘，聲聲忘倦，迨魚更三躍，始鍵戶寢。晨興，已旭日當窗矣。早膳畢，予與明九緩步下山，遙望仙人鳳凰諸峯，美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絢以朝霞，綺麗如畫。

途與明九商，昨因時晏未能暢遊，決逗留一日，歷覽諸勝，免虛此行，因遣僕從將鞍卸下，放馬於綠陰深處齕草，予等沿堤而上，先至楊正齋墓。墓類小阜，純係石工所建，以年久時湮，叢生荊棘，翁仲石馬諸物，均埋沒不可見，余以手杖撥草而入，細閱碑字；碑高七尺，上覆以蓋，中書「前明播州世襲昭勇侯楊正齋墓」，旁書「孫楊應龍立」，筆畫猷勁，係出濾名人手筆。左右各一墳，均豎同式之碑，上書「田氏」「兪氏」碑側字跡，漫漶不可辨，想係楊之妻妾附葬者也。墳前爲一草坪，下則釣魚台在焉。台矗堰畔，廣袤數丈，亦以石砌成，上建一石坊，石柱四，各高二丈許，徑口約一尺，係大石琢成，毫無接逗痕。上鐫龍鳳日月祥雲諸形，栩栩如生。現已[illegible]，[illegible]望[illegible]，僅剩殘址；惟一柱巍然獨存。據土人云：「此係楊應龍建作釣魚者」。以予臆揣，疑是當時屬吏祭掃之處，因楊逆倡亂，僭號稱兵，此係僞陵，決禁人遊覽，即祭掃亦不准越陵寢一步。此台或爲陳祭品之所，理或似之。現坪右側，已被土人墾爲水田，坪前又雜厝十餘墳，荒榛宿莽，觸目淒涼，徒供遊人憑弔；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左數百武，即雷音寺，爲明萬曆四十二年，僧宗蓮就楊輝墓祠基址所建，已燬于火，磉礎殿材，尚遺不鮮，寺後有石碑二，敍楊正齋政績，各約

數千字，尚摩挲可辨。此寺現又重建，飛翬畫棟，煥然一新，中有雛尼四五，曲解人意，見予等至，卽禮導入一靜室，窗櫺東向，戶榻洒然，用具位置適宜，瀹茗香冽，如飲醍醐，供饌殊精潔，園蔬野蔌，鮮美可口，香積廚烹飪，其妙乃能若此，非俗家可得而比也。飯後，稍事休息，張合浦兄及其諸從叔，折柬來邀至堰心小酌，予偕明九往，遠見彼等已艤舟至岸相迓，總角契友，久別未見，握手甚懽！登舟後，因昨日未能盡興，決先繞堰一周，以饜所望，合浦卽操槳同舟諸人，或垂釣，或採蓮，或引吭高歌，或持照攝影，予則踞坐船頭，游目四騁，冥心與當前景色相悟。時天宇靜朗，惠風和暢，環堤楊柳，搖曳生姿，如綽約處子，備婀娜之態。鄉舍歷歷，疏落有致，雞犬聲相聞，綠紫黃雲，歌聲時起，恍疑置身桃源也。

歷二小時，始遊覽畢，乃移舟至堰心，夾岸樹木濃陰，藤花開放，陣陣散幽香。庵壁題詩甚多，佳作殊尠，一片清淨地，而為庸俗之筆墨所污，山靈有知，定亦惱怒也！合浦設宴為予洗塵，席間觥籌交錯，酒渴如泉，予量素不宏，幸拇戰輒勝，差免酩酊耳。薄暮，鳥雀咸集，飛翔空際，千百成羣，噪聲喧闐，卽兩人面語，亦不可聞；約一炊時許，始歸巢靜寂無聲，枝柯為之滿，據合浦言：「數百里內之鳥每夜均來集此古樹上，黎明卽去，並不踐踏附近糧食，亦云異矣！」惜夜間微雨，雀矢腥臭，令人不可耐耳。合浦又言：「若遇素月當空，良朋三五，載酒放舟，更有佳趣，若等來值下弦，不克領略，俟七月之望，再候君于此地可乎？」予慨然應之！後明九因公在遵，予亦以事羈阻，用乖良友之約，思之悵然！

因念人生離合無定，行樂有時，年來季琴、景升，先後殂謝，張農治軍于薊北，士龍服官于燕南，紀庵僑寓于筑城，澤孚息影于播郡，契心朋好，寥若晨星，相見無期，參商可慨！獨吾茲數人者，幸假此得一暢晤，冥冥中若有以使之者，非偶然矣，則茲篇之作，非僅以紀遊，抑亦兼懷數子，並作他日之一種憶念云耳。

翠湖冬日（昆明）

張爾瓊

（一）

亭臺故故送斜輝。解語流鶯幾處歸。敗葉辭柯親瘴土，涼茵貼地披霜帷。雲遮鬱日清光薄，水伴靈梅素影微。走馬王孫今莫見，阮公橋上事全非。

（二）

華峯瘦聳護離魂。寂寞湖邊漲落痕。兩岸疏枝寒鳥懶，盈隄斷木月華昏。璿辰已共秋風換，畫舫徒憑舊夢溫。大澤飄零驚急劫，歌銷院榭霧迷門。

南嶽遊紀

賀次君

夏初由滬轉皖，道出徽州，與友人有黃山之約。時浙贛戰急，巔沛於鋒鏑之中；迨與大滅戰爭初定，徒步西上。過五嶺越五夷，皆匆匆信宿而去，志不在遊也。而黃山蒼松怪石，不幸交臂失之，徒勞夢寐，益增嚮往。比來八桂，人事環境粗安，相議往遊南嶽，遂決結伴登臨。曩年余曾裹身登泰山，絕嵩嶽，不無寂寥之感，今則四人共往，遊而有伴，誠快事也。十九日由桂搭車赴衡陽，次日乘汽車至南嶽市，市接嶽廟，商賈雲集，前臨赤帝，後枕朱陵，唐宋以來，書為勝地矣。余等就中國旅行社早餐畢，再僱竹輿四頂，恐山路狹隘不良於行，實則南嶽高僅九百餘公尺，平坦大道，步行甚佳，初不知也。循馬路趨南街，遙見石牌坊一座，上嵌「天下南嶽」四字，傳為宋徽宗手蹟。經壽澗上有石橋三座，中通大櫺星門，西通西便門，東通東便門，左轉入東便夾道檜柏，導入東便門，左為章程碑亭，右為玄德尊門，內有四道觀前進東角門，右為東迴廊五十三間，左為御書樓，再北左為大殿，重簷七間，內外七十二柱，蓋象衡山七十二峯也。上下飛檐與夫梁椽節鋭，釘角磚瓦，修葺添換，飾以丹漆，施以粉繪，金壁輝煌，榱桷一新，深邃崇嚴，宏傲壯麗，比諸泰嵩神祠，實遠過之。殿中供數神像，惜烟霧迷眼，未能暫留細觀。大殿後為寢宮，重簷五間，由此出正北門，左為轄神祠，右為往生宮，出北門即為登祝融峯之路矣。過接龍橋，上遙參亭，回望嶽廟，紅垣碧瓦，壯麗瑰瑋，恍如置身北平景山，遙望故宮殿堂，不禁有「北望乾坤淚雙落」之感。南嶽有廟，始於唐初，歷宋元明清屢燬於火，今廟為乾隆四十七重修，古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則巡狩之義，其後以山嶽江河之神，為地方捍患禦災，錫福兆庶，展祀敬重，以伸報享之忱，非為帝王者一身祈福也。觀康熙御製重修南嶽廟碑「南嶽為天南巨鎮，上應北斗玉衡，亦名壽嶽，主靈長於祿位，縣福祚於子孫，載在星經，由來尚矣。」又云「時億萬臣民，以茲嶽為主壽之山，咸欲伸其愛戴之悃，為朕祝釐，而督撫諸臣，亦合辭籲請」又云：「維茲南嶽靈爽斯憑，亦期與吾民共樂雍熙，同登仁壽，大四海從風之治，固萬年有道之基，是則朕斂時賜福之至願云耳。」則嶽廟之建，出於當時督撫之阿諛其主子，為之祝釐延壽，設壇誦經之所耳。巡狩之義固失，報享之意亦不存在，嶽之有廟亦云幸矣。

接龍橋建於明時，橋畔有遙參亭，內有明商輅修南嶽廟碑。過亭東北行，約三里至絡絲潭，納壽澗之水，匯而成潭，或謂暮春水漲，聲大如雷，今則涓涓細流耳。潭側有梵仙亭，盛成先生考訂甚詳，謂為釋道兩教之融合，實屬不易之論。（參看本誌十六卷第八期「南嶽初遊」一文。）再上二里為玉版橋寶勝寺 寺側有南嶽忠烈祠，建築雄偉，可與岳廟相埒，已成其半。再上為延壽亭，過此則至半山寺。自遙參亭至此，皆平坦馬路，了無奇觀，既鮮泉石之勝，又無古蹟可尋，至半山寺則見古松數幹，始有嶽意。李榮陞嶽廟記謂由衡山縣城至半山寺，皆夾道蒼松，謂之蔭路松云。又如明韓陽所見：「前所植道旁之樹，青青者為柳，鬱鬱者為杉，

吐香者爲桂，攀躋翠者爲松，彤形色色，生意滿前，三十里嶽境之風物，與往年過時寡不同矣。」甘泉先生遊南嶽記亦謂：「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篠竹簫簫，奇花的的，至一小寺焉，問之，則半山亭也。」當時松木陰翳，嶽色蒼蒼，騷人墨士，多有聽松聞濤之咏，南嶽之松，益幾經興廢。今雖老幹數株，卓立道旁，點綴名勝，亦不易者。半山亭又名省心亭，此爲道觀，有老道出邀余等入客室獻茶，時已過午，遂在此午餐。亭距嶽廟十里，由嶽廟至祝融峯，此爲一半。半山亭後二里爲鄴侯書院，唐李泌故宅，泌字長源，肅宗時嫉於李輔國，退隱衡山結廬讀書，韓昌黎詩：「鄴侯多藏書，架插三萬軸」，可想見其當日隱居讀書之樂。南嶽在唐法席最盛，琳宮梵剎，秀甲巨廬，高隱之士，樂於棲託，一時人文蔚起，如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與司馬承楨號爲「仙宗十友。」杜子美嘗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劉禹錫遊南嶽，且爲知儼大師撰碑銘，又與般若禪師衡嶽道標上人相唱合，韋貞卿、柳宗元、李商隱、白香山，之輩，莫不爲南嶽咏也。上里許，卽鐵佛寺，寺供鐵佛一尊，故名。上爲湘南寺，寺後有貫道泉，宋趙方湘南寺詩「身健端須飽此心，間由臨水極幽深，待余昔遍湘南寺，却向鍾山老空林。」過湘南寺，坡度漸高，西轉卽南天門，南天門位居芙蓉峰右，地勢高聳，東望紫蓋，西望天柱諸峯，如環拱輻輳，下方諸山，儼然坵垤，俯視湘江，微白如帶，逶迤曲折於山谷之中，至於南嶽市，則如小孩積木耳。衡山至此分前山後山之界，自南嶽迤邐而上，逕矚極高之處，至南天門而止，故不能見祝融峯之面，登南天門，祝融突現眼簾矣。有寺，以鐵瓦石磚爲之，寺側有卓爾巖三字，對岸牌坊上鐫南天門三字，旁有臥龍碑一座，由南天門登上封寺，馬路平坦，路西有黃帝岩，岩巔有宋徽宗書「壽岳」二字，大五丈餘，又有明顧璘題「山中天上」四字。有賴殘巖，淨明岩，獅子岩，巨石屹立，形如獅子，岩石前鐫「天然太獅」四字，聞岩下有獅子泉，以天將晚，余等須趕至上封寺，未往一觀。余拾輿步行，從小道登上封寺，過高臺寺，明楚石和尚常住此修行，有古松五株，貌極蒼古，相傳爲明人羅念庵手植，號曰念庵松；由寺後石磴而上，則上封寺得矣。是時暮色蒼茫，薄霧蔽山，俯瞰羣峯，若隱若現。同伴繼至，寺僧導至客舍，剪燭設茗，並進晚餐，是夜宿於此。

初登山寺，或告余等曰：「衡山之奇在雲，」心竊嚮往，曩曾與蘭闇登峨嵋金頂，俯視下方，如隱如在，如可見如不可見之象，不圖今日又將排雲而馭空，使雲海蕩吾心胸也。自晨至暮，晴空如洗，天無片雲，覽諸石上，僅得前人所書「雲海」二字，其緣慳耶？今日精神除消磨于竹與寺觀之間，無甚奇趣，余等決意宵征，以觀日出，囑茶役四時左右必呼余等起床，恐遲則失望也。山之曉氣，多陰少霽，遊者既登祝融，欲觀日出，而薄霧蔽眼，悵悵以歸。時未四時，余等卽起牀梳洗，賈勇而上祝融，明月在天，涼風謖謖，另有一番佳境。久之，東面山峯，雲漸發赤，日乃若吞若吐，太息而起，瑰瑋怪譎，倏忽異形。唐宋以來，爲詩文紀遊者，大抵極言觀雲望日之勝，余等雖未得雲海之佳妙，亦已賞日出之奇絕矣。祝融峯隔上封寺里許，高于南嶽市九百餘公尺，有寺，士人稱曰老廟，卽南嶽舊祠也。羣峯羅列，狀若拱揖，九嶷洞庭，瞭然在望。殿側多石刻，篆隸眞草，大小不一，又有唐義山陳從古題名。寺中不知供奉何神，老僧爲余等燃香，遂

欣然展拜。方輿紀勝云『祝融絕頂早秋已涼夏亦夾衣』晨曦已上樹梢，尤有涼意，遂下至上封寺早餐。自上封寺至磨鏡臺，須折回至南天門，行二途，一循石路經煙霞峯西南行，至普光殿，經老塔北，天柱峯，擲鉢峯，羅漢洞，東北行至磨鏡臺。一路又轉至鐵佛寺，過半山亭，東經觀舒橋，麻姑橋，觀音橋，而至磨鏡臺。余等欲趕回嶽市，計當午搭車轉衡陽，乃由第二路下山，取其捷徑也。磨鏡臺距南嶽廟十四里，卽馬祖庵，古稱傳法院，爲南嶽各僧寺之公共祖堂。傳鐙錄載懷讓七祖云：『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嶽山常習坐禪，師（懷讓）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磚豈能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道一解悟，心意超然，其後闡化於江西，卽馬祖也。』後人名其地曰磨鏡臺。臺下石壁，刻有『道源』二字，傳係明時前所勒。磨鏡臺後有七祖塔，係懷讓祖師墓。傳鐙錄所謂：『天寶三年八月十七日，師示寂於衡嶽，諡曰大慧禪師，塔曰最勝輪。』今塔爲新修，有篆書『最勝輪塔』四字，每字高八寸許，傳爲唐宰相裴休所書，額上並署『唐勅賜大慧禪師』。此處松柏成林，雖不如宋張栻所見：『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結，如蒼龍白鳳，』然林木蔭藹，靜寂無聲，破有嶽意矣。寺前有何雲樵先生宅，循余嶽之精華，數椽半屋，重簷壁瓦，松柏庇蔭，奇花的的，企望祝融，俯視湘江，令遊人精神煥生。磨鏡臺至福嚴寺約半里，寺在擲鉢峯下，係懷讓七祖道場，無他奇，惟古松數章，龍鱗猶棄，實爲此山之冠。此地四峯環拱，石尤猙貌，湘江洣水，曲折來朝，使人胸襟開朗。過南台寺，回望宋人黃桂所書『大壽』二字，在宿莽中，氣象安偉，遂匆匆至退道坡，坡間有石磴，或呼爲天生磴。察其旁有金牛跡，蹄跡參錯，問以人趾此中，安得有是跡哉，豈亦效顰蠶叢故事爲之耶？下睇嶽廟，歷歷在目，遂乘輿沿馬路直下，過嶽廟，返至旅行社。時已正午，呼侍備午餐，餐畢取道赴衡山縣城，此行共二日，雖雲海叢錮，得睹祝融眞面目，亦可謂爲幸矣。

南嶽高僅九百餘公尺，而牛山濯濯，了無勝境，同伴或有病之者，余以前人詩：『五嶽今惟見南嶽，北望乾坤雙淚落。』以慰之，並期十年後再來一遊，或能令余等滿意也。歸讀南嶽志，見前人辯諍于衡霍之辯，聚訟莫解。案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又云：『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後人言南嶽者稱衡山，衡山又皆謂居荊州，遂確定今衡陽之衡山爲南嶽。蓋據禹貢荊衡之義而言，實有未妥。禹貢地理知識極低，其于梁州曰：『沱潛既道』于荊州幷曰：『沱潛既道』，禹貢著者，不知梁東荊西之地理，以梁之沱，卽江之沱，梁之潛卽江之潛也；梁東荊西，在禹貢時因爲人跡所不到者。所謂：『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疏旣若斯，誤亦可哂，在其不知之間，徒以傳聞神話妄記之耳。余著古地理三例，（禹貢三卷六期）曾舉例以說古代地名山川名，其先皆通名，後乃漸而變爲專名，通名者，因地相義，隨義得稱，如山之橫列而名橫山，衡山，方山；水之清澄而名瀨水，灑水，濯水，湘水是也。其始名無定處，相遞而下，遂成專名。古史地理，往往錯出，如商人都亳，亳有數處，推其原因，或則通名變爲專名，或則地名隨民族之遷徙而變其地望。古代民族以遷徙爲常事，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則每以其故居遂而名其

新邑即其族人。相傳之故事亦隨其足，跡所到而遞播遞遠焉如屈原居漢北，今日之滄浪湘沅澧則見于湖南。如洞庭本在江北，今日之洞庭則在江南（錢穆師先秦諸子繫年，據先秦舊籍參稽攷訂證屈原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其後南疆開闢，楚地日廣，楚之民族向江南南移，楚之故事亦漸移而南矣、又經千百年之造就，循環相承，一無罅漏，于是漢北之跡轉晦，余視南嶽衡山，亦可以上例比之；衡山本通名、凡橫列之山皆可名曰衡山，後乃漸而變爲專名。今之衡山固可視爲禹貢荊州之山鎮，又可斷爲唐虞之南嶽，則漢之灊霍，吳之衡山，舒之南嶽不得其解矣。漢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左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衡山。杜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寰宇記載山謙之吳興記，衡山一名橫山。又九域志舒州懷寧縣亦有衡山，謂即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是衡山有四，恐其他各地，尚有衡山之名，惟不著耳。又按郭璞山海經中山經注云：「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或謂衡霍異名而實一，實則衡霍乃一音之轉也，如此則共有七衡山，若不知衡山爲通名，更不可解釋矣。武帝時，南嶽在安徽霍山縣，北周皇建元年且祀南嶽于湖北茲利之天門山，至隋始以衡山爲南嶽，遞及唐宋，遂不易矣。衡山爲南方勝地，奇篠異幹，遠于塵囂，高僧羽士、皆樂居之。晉代永嘉之亂，中原人士，渡江而南，結宇山中以自隱，梁篡唐後隱居衡山者更多，宋代遼金入寇，中原鼎沸，四嶽盡淪於金，故祭告之禮獨隆于南嶽，又不僅高人逸士，仕宦遷謫者之登臨慨歎而已。

古之衡山，蘊蓄特富，曠遠閎深，重峯疊嶂，實足以資羈人之嘯唱，發思古之幽情，今則牛山濯濯，禾黍離離，憧憧往來，大多鄉愚，其磅礴雄瑋之象，蕩焉無存，至深浩嘆。余既遊南嶽，特爲之紀。山靈之顯晦各以其時，衡山之重復舊觀，余尙可待也。

三十一年十月記于桂林旅次

閩贛南線

永安之夜

蔚文

夜色迷漫，黑霧濃罩，人在顛倒不定的破汽車裏，昏昏暈暈的，竟像死去一樣，敏更說得好：「像沙堆裏淘金，總算還沒被淘了，但不知明日的明日，我是否還是我？金子是否還是金子呢？」……的確，即使不變沙粒被淘汰，至少也得送掉半條性命！

整整十四小時，從早上七時起，一直到晚上八時許才到永安，下車之後，兩脚像站在沙堆之上，只是搖幌不定，敏竟暈了過去，因此匯在行人道上，懶着不能起來，一直捱到九點鐘光景，才勉强掙扎，一步挨一步的去找旅舘。永安本來是一個很冷僻的四等縣，民風閉塞，很少和外人往來的，但自從福建省會遷居於此，利用水力的電燈也有了，商店也林立了，本來只有很小很小的一條半街市，現在馬路居然築到四五條，旅舘與菜舘，值雨後春筍，更顯得它的繁榮，如果你站在馬路上稍稍留神聽一下，差不多都是江浙人的口音。因爲我們的車子停在江的這面，進城去還得過一座長長的浮橋，不過城外的繁榮也不亞於城裏，據說旅舘反而比城裏多，這天，我們差不多跑遍城裏城外的旅舘，但都擠得滿滿的，甚至願意攤幾張地舖的位置，也都不可以。後來，虧得同車的A君，他有一位親戚住在永安，總算在他家的客廳裡住了一晚。

一路來的感受，我總覺得越到後方，越和抗戰脫節得厲害，永安也沒例外；當我們吃了晚飯回去睡覺，已經有十時光景，沿江一帶還是歌聲盈耳，賣唱的歌女；還是絡繹於街頭，酒菜舘還是充滿了烟霧，沿街說書的還是圍着很大的圈子，但不幸的永遠是不幸的！

因爲我們走錯了路，迷失了方向，竟走近了市郊。那時，夜涼風寒，四周又是靜悄悄的，更其顯得陰黯悽沈了。等我們發覺錯誤時，已經跑了許多冤枉路，本可馬上折回原路。也許整天關閉在車廂裏，頭腦震盪得有些熱昏，現在無意之中，遇到荒涼的境界，反倒清醒舒暢，精神也逐漸地恢復過來，似乎忘了疲勞似的，便將錯就錯，索興在郊野小坐。

敏突然叫了起來，好像我是一座堡壘，身體只向我這面攢過來，間她，她只是東西亂指，等我凝神細看，原來離我們不過四五丈之遙的一所古廟前，有三四個幌動的黑影，這時我也「外强中乾」，表裏不能統一了。過了些時候，黑影依然是動着，可是仍沒聲响，那時我也許被好奇心所慫恿，便掙脫被敏拉住的手臂，很快的奔過去，黑影却被我一冲，都叫了起來，我便划了一根火柴，仔細一瞧，却是些蓬首垢面的，一起有四五人，圍着一堆草柴，好像守着什麼似的，我便疊連地追問他們，才有一個中年婦女走來和我說，聲音是嘶啞的，尤其是在深夜裏，像一道寒冷的冰流，猛烈地向我頂撞過來，其實那時我也有些含糊了，只有這幾句我還清楚的記得：

「先生，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恨我們的命運太可憐了！」

我們還是五月十九從金華撤退出來，那時還有一歲的孩子，七十二歲

的母親，和六件行李，情形也不像今天樣的狼狽，那裏曉得到了江山，便過大轟炸，我和他——！我的丈夫……』這時她已經語不成聲，咽泣起來，手像在指點那裡在草堆裏的東西。

『因爲去車站等行李，所以把小孩子和母親留在旅館裏，還是清早，我們還沒跑到車站，便拉警報了，接着就是緊急警報，這天一共來了二十多架飛機，便投了許多炸彈和燒夷彈，那時我就憂孩子和母親，恨不得飛進城去，但好幾次被守衛城門的警察攔住，他那時也同發狂一樣。等警報解除，我們便飛奔進城，啊，那裏曉得，從此再也找不見旅館了，只見滿地都是瓦礫，後來遇見旅館裏的茶房，他領着我們到一堆火光熊熊的斷牆邊，裏面充滿了與焦臭與血腥，那時我的心真像脫了鐘擺的走針一樣，只是急跳，再問茶房，據說沒曾見他們出來，他却發癡地去檢瓦礫堆，我因一個不留神，滑倒在瓦礫堆上，那曉得，唉，我正踏在一隻小孩子的手上，這時我便急暈過去，等我再睜開眼時，見這隻小手上明明還帶着一只銀鐲子，那不是我的孩子還是誰呢？……』這時，她像沖坍了提岸的洪水一發不可遏止，凄慘地哭了起來。

敏不知什麼時候跑過來的，竟立在我的旁邊，頻頻拭着眼睛。

『那裏曉得到了這裏，他又病倒了，錢也用完了，六件的行李炸的炸了，賣的賣了，因爲旅館裏再不肯給我們白住下去，而他老是昏過去，病得這樣厲害。我再三請求旅館裏的老闆，什麽話都講完了，旅館裏只是光着下巴亂搖頭，今天晚上竟把我們半推半逐的趕了出來，我們走到這裏他又暈過去了，現在他已睡着，怕他病裏再受涼，所以我們在那面拿了些草……』

……………………

突然微弱的呻吟聲把我們從悲哀中喚醒過來，唉！在這大時代的動盪中，茫茫底前途，誰能担保自己不變被淘汰的沙粒呢！

古溫泉

第二日很早就開車了，原定的路程預備開過長汀，因爲車子忘了加水，經過一個下坡時幾乎出了大毛病，爲此足足停了二小時多才修好。

福建的公路大半可說是軍工程，據當地的民衆說，造這條公路是在閩變的時候，係十九路軍所造，因戰事的關係，所以事前並不仔細的測量，興工的時候，又格於限期，既沒專家指導，只是草草了事，後來雖幾經改築，但路線還是這條路線，所以汽車肇事在這條路上是常有所聞的。這天，因爲車子拋錨了二小時，到古溫泉時候已經很遲了，因大家自上車以來，一路顛顛倒倒的已經有一星期之久，天氣熱，又沒處洗澡，現在既然過到了溫泉，好在『司機先生』自己要停車洗澡，而且到城裏也不過二十幾公里路了，大家樂得洗個暢快，爲此都紛紛下車去了。我原本不想下去，因早上只吃了一些糕餅，中午又沒吃飯，車子在行進的當兒，倒還不覺得，但一靜下來，枵腹饑腸便有些按捺不住了。敏也喊着要下去，所以也下了車，順路先到古溫泉去走了一轉。

古溫泉位在村口，闢有兩個浴室：一個是女用的，因正好有人在洗澡，所以沒法進去；一個是男用的，我進去時正有幾個農人在洗澡，看我

進去，遮遮掩掩的，似乎都不勝其忸怩，所以我也不敢多停留便跑出來了。這池的面積，周圍約可一畝的四分之一的位置，牠的四沿都砌有石級，熱氣騰騰，滿鼻子的硫磺氣味。可惜設備欠周些，洗的人既不顧公共的衛生，而又沒專人負責可說是美中的不足；如果能夠好好地整理起來，我想，雖不能與重慶的南溫泉媲美，却也不失爲一個良好的公共浴場。

等我們從村裏吃了點心回來，同車去洗澡的人也都回來了。這時已下微雨待司機回來，雨已經下得很大，但他是不管這些，依然冒雨進發，不過坐在車廂的人太吃虧了，因爲車頂原係竹笠編成，本難禦雨，何況已是破損不堪，起初時有雨點打入，到後來雨滴越來越大，叫司機停下來暫避，他又不理會，所以大家都淋得像落湯鷄一樣！

夜神漸漸展開了她的黑翼，四圍的景物也漸次的含糊起來，雨依然下着，車子也仍然繼續前進，不過道路却濡滑不堪；每當車子上坡的時候，車身還是倒退的多，有先兆似的，大家的心裏都不能安靜下來。

大約距離長汀城還有十餘公里的路程，那時天已昏沉，車頭上兩隻眼睛亮晶晶的已閃着黃光；針粗一般的雨點，在光的圈裡打着，滾着，更顯得夜的恐怖。坐在車廂裏的人，溼淋淋的大家蜷伏着，不安穩的心，像井欄裏升降的吊桶一樣。

上坡的時候，活像老牛爬坎一樣，再是幾個急轉灣，車頭已經耐不住似的怪喊起來，平素本不謹愼從事的司機，大家就憂車身行進的困難，而這位司機先生却悠閒地抽起烟來，終於一個疏忽，半個輪子滑下車道，只是哄然一聲，車人物一齊都滾了下去，那時我因匪於車上，只聽到猛烈的一聲響之後，便一陣昏暈，眼睛一黑，雖然意識中覺得「完了」，但過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我清醒過來，我已匪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床上，只覺得遍身酸痛，幸而敏還站在身旁，看樣兒也受了點微傷；但我的心中已經寬慰了許多。後來，敏告訴我：『同車的人，受傷算你最重，車子滾下去以後，你被壓在汽油箱下面，已經不知人事了，那時我也受傷，不過我已經不覺得自己的痛苦，只是着急地喊你，幸而這時正好有一輛車子駛過，才把你送到醫院，起初打了兩枝强心針，你仍沒有呼吸，我真急得要哭出來了，後來又打了兩枝葡桃糖針，三三四四又替你全身按摩，方才慢慢清醒過來。……』她幷且還告訴我：「據醫院裏的人說，這帶路上是常有覆車的事件發生，但每次肇事，總免不了要死幾個人；有一次是逃回來的華僑，大約有六十人光景，擠得滿滿一車，不幸也這兒附近覆車，跌死的，壓死的，溺斃的，全車一個人都沒生還。你想，不是很險嗎？實在你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呢！」

烏瞰長汀

長汀是一個美麗的城市，的確，她雖然也受到戰事的影響，在民國廿八年也曾遭過敵人的轟炸，但她依然是活躍的富有生命的城市。

那時筆者因受傷旅居該城，僅就見聞所及，略述如下。

長汀全城僅兩條先後的市街，不過四五百家的商店，但專賣洋廣雜貨的店家，和旅館酒菜館等，卻要佔到十分之六，如果依照數字來看，不可謂不多，市面上除了西藥一種較少外，其他可說應有盡有，而且價

格也不見得怎麼貴。該城的手工業也很發達，全國聞名的連紙就出產於該城，是當地居民唯一的利源。

長汀人的生活，沒有江浙人那樣的過的舒適奢華，他們一切都很簡單，也很經濟。平常人家有七八人吃飯，最多不過兩三樣小菜，大概多是青菜，荳腐，就是衣服，也多數是土布，尤其是鄉下人，大袖子，大褲脚管，鑲着二三寸闊的花邊，還是十八世紀式的飾，女人們頭上的裝飾，釘釘鐺鐺的，還是綴了滿頭，在都市裏則又罕見的。

全國聞名的廈大，就設在長汀城內，有一千多學生。裡面也有圖書館，但藏書幷不多；據說科學儀器倒還齊備，校舍是改建的，也相當宏麗。

至於文化事業，除中華書局沒有分店外，其他都是書攤，新聞紙多數是永安與江西贛州寄去的：本地有一種報紙，利可邵陽紙的四開，但設備與技術均不完善，有時甚至模糊的看不清楚。

長汀鄰接江西省的瑞金。我們於八月五號一早搭汽車動身，於傍晚四時許抵達瑞金。這一途車路比較平坦，路基也比較寬闊，只有越過觀音橋時，車路像一個一個隨意畫成的圓弧，慢慢從山頂上盤旋下來。盤旋下來，尤其是我，驚弓之鳥，好幾次流着冷汗！

大衆食堂和大衆圖書館

江西省的建設事業，確乎比福建要進步的多，尤其是福建的公路，如喻之爲羊腸小路，則江西可喻爲康莊大道了。沿路車站上的設備，也遠非福建所能及，像車站上的食堂，寄宿舍，既合衛生，價格也不貴，的確，予旅客們不少的便利！

十號的上午十時，我們便抵達江西臨時省會的泰和，因爲正遇着警報，便急急離開了城市，到一個距城七里之遙的××鎮上去休息，因此得以參觀泰和的大衆食堂。

大衆食堂，位在公路的旁邊，房屋是新建的，外形是洋房的格式，裡面就只一間房子，設備是相當的簡單，中間就放着四方的木櫃，約可一四尺之高，櫃的裏外安置着高櫈子，大門進去的左面，放着一張小擡檯，有人專司出售飯券，每券售價爲一元二角，有兩樣蔬菜和一碗湯，那時筆者去參觀，正值午餐之際，櫃檯兩旁已經坐滿了人，吃的人有公務員，學生，人力車夫，可說行行都有，這天佈告欄寫着菜單，一樣是青菜豆腐，另一樣煮冬瓜，和一碗荳芽菜湯，菜的分量足够個人吃，飯是盡量，幷不限制。據說早點還要便宜，每分只售五角，稀飯和包子，順聽客人選擇，如果去吃茶，每盞兩角，可以早上坐到中午哩！

晚上我們又去參觀泰和大衆圖書館，館址可分兩層，大門進去正對一座兩面可上樓的梯子，兩旁放着圖書，樓下左面是兒童閱書部，雖在昏暗的燈光下，却坐滿了小孩子，天眞地認眞地，都在那裏看書，右旁是閱報處，有八座報架子，總共有五六十種報紙，樓上是成人們的閱書室，陳列的書籍相當多，可以隨便取閱，據館裏人說，來館看書的人，每日至少有五六百人，但從沒缺過一本書。雖然坐滿了人，然也從沒聽到高談闊論，甚至大家走路也都豎着脚趾行走。能辦得如此成績，眞可說難得了。

第二日大早，我們離開了該村，繼續進發！

青城行

高蘊賜

灌縣與青城

昔聞「青城天下幽」，神往久矣，予性愛大自然之美，素喜選性登臨，蓋山水烟霞盡是文章，花鳥蟲魚都關學問，祇因困頓芸窗，時以未能躬儆其境爲憾，茲值假期，特偕張黃二君，撥冗一遊，俾償夙願耳。

青城，蜀之名山(註一)，位灌縣西南四十里，天倉三十六峯綿亘千里，輪廓如城故名。溯漢唐宋元諸代以還，年代湮遠，漢張陵入蜀亦隱是間，故靈異仙蹟，遍於山中，見乎載籍，其境，層巒疊嶂，翠岫煙嵐，怪石危峯，懸崖飛瀑，宮觀掩映於雲林，芝草叢生於曲徑，幽邃清靜，氣象萬千，夙有「天下第五名山」之稱，洵非虛語，吾等尋幽覽勝，取道灌縣而之青城，旣竭七日跋涉之勞，亦未敢語盡窺其靈奧也。

八月一日晨，冒雨出成都西門趁車前往，沿途雨點敲窗，涼風拂面，遠眺雲山隱現，煙雨迷離，別饒雅趣。因車行甚疾，大有「一路風光留不住，輕車已過萬重山」之槪。午，抵灌縣，適雲消雨霽，日麗風和，趁此良辰，旋作登臨之舉——

玉壘關

出灌縣市廛，沿蜿蜒山道而上，里許，過宣威門，即至玉壘關，西望羣峯擁翠，上出重霄，下瞰岷江滔滔，浪涌千尋，關門雖荒蕪破落，惟勢著西蜀之雄，位據平川之險，亦可想見此古來爭戰歷盡幾許興亡之地也，因誌之以詩：

羣峯翠擁舊關門，玉壘雄姿剩劫痕。塞外夕陽無限好，蒼茫暮色染黃昏。

二王廟

過玉壘關，循磴下行，第見綠叢深處傑閣凌虛，崇樓掩映，蓋二王廟在焉。道經禹廟，純陽觀，慈雲洞，規模皆狹，無足記述。二王廟高枕江干，古木參天，濃陰蔽地，殿宇宏壯，棟題雕鏤，極精，聯匾縱橫，輝映莊嚴之氣逼入眸簾。拾級升階，經灌瀾閣，有壁刻盈尺六字曰「深淘灘，底作堰」；乃古人治河築堰之訣語也。前殿宇第雄觀，偉絕諸廟，因年湮頹敗，正事修葺中，後殿稍遜，亦不失雕樑畫棟之美。右通文武廟，甚剝落，中有清泉一道，從龍口噴出，聚以成池，水寒冽，可以清心；左達飛烏樓，陰森夾道，境極淸幽，壁間聯云「徑曲林幽到此頓消世慮；山明水淨隨時可悟玄機」，爲名士劉奎映手筆，亦一絕妙寫照。再上，經奎星閣而至混玄殿，憑軒遠矚，雲影波光，江山如畫，賞心悅目，眞戀戀不忍遽歸也。

安瀾橋——索橋

距縣城三里許，由二王廟行數十武可達，長二里，遠觀高低起伏，橫枕江流，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句，足取以形容其壯觀也，橋爲竹索結成，甚十旁各五索，周兩掌僅可合圍，橫排木板，以利人行，橋凡

八，皆巨木支撐，下結石田之高數丈，砥柱中流，狂濤衝擊，水花四濺，聲若雷鳴，登臨其上，飄搖動盪，逸興遄飛，下瞰江心，惡濤百尺，瀾湧千尋，一洗胸中濁宿、囂塵囂滌矣。顧此橋不假鋼鐵之堅，毋須水泥之固，竟爾克勝自然，橫江直渡，其思之精，其工之巧，外人見之，當亦歎服不置也。遂以詩詠之：日盡山城暮色消，安瀾渡口漲初潮，岷江東去無雙路，尋嶺西來第一橋，滾滾波濤連岸遠，茫茫烟樹接天遙，編茅結石工何絕，不讓歐風美雨驕。遊罷返城，已萬家燈火近黃昏矣，是夕，宿四川旅行社，夜半大雨傾盆，衾寒夢醒，不能成寐，翌晨，雨猶未歇，悄倚欄桿，滿眼閒愁，因填踏莎行詞一首，聊以自遣。詞曰：小閣微明，長天欲曙，曉來窗外無鶯語，翻疑昨夜擁衾寒，夢殘枕上尋何處，柳染濃煙，花含重露，沉吟獨向西樓佇，綿綿細雨盡閒愁，瀟瀟濕透青城路。

將午，天忽放晴，旋即收拾行裝，取道索橋，踏上青城之路，途中僱力夫，荷行李，并作導遊，繞江干曲徑而往，洪流滔滔，水聲濤濤，遠望黃疇綠野，浩闊無垠，雲束羣峯，綿亘如帶，睹景舒懷，神怡豁爽，迨抵山麓，已斜陽落照，倦鳥投林，復循層階而登，山陰道上，古木隱天，奇花滿徑，橋亭掩映，境極清幽，只因跋涉長途，實萌倦意，乏流連雅趣耳。至天師洞，時已殘霞收盡，暮色蒼茫，夕宿洞中，夜涼如水，王夢庚詠天師洞詩云：「坐久風前添鶴氅，更殘天上聽雞鳴」，洵不我欺，且值夜雨如注，聞蕭蕭之入耳，聽泉音之潺潺，心曠神怡，酣然入夢。夜深寒氣砭骨，俄醒，忽有細喙之聲，清晰洪亮，發自山間，疑為怪異，且詢道士，始知為山中靈芝鳥也。（註二）

天師洞

在混元頂上，深隱雲林，玲瓏宮觀，台榭參差，莊嚴壯麗，為全山冠，洞中道士頗多，彬彬有禮，談吐風雅，令人心快，殿內設備極精，儼有一塵不染之概，洞前層階百級，額曰：「古常道觀」聯云：「勝地冠兩川，放眼岷峨千派繞；大名尊五嶽，驚心風雨行靈朝」乃李世瑛所撰。階下六株蒼松，聳翠參天，形成渾然廟貌。正殿宏敞，雕梁畫棟，聯額縱橫，互相輝映，雙江劉咸榮聯云：道德經括人天治亂之大原，渺羣仙統馭萬類生成，歸於太極；柱下史與乾坤悠久而為祖，合佛教慈悲，孔門忠恕，樹厥先聲。

殿中塑二清真像，几靜燈明，香煙繞室，屬聯亦多，不能盡錄，有清人顏楷聯云：開物聖神初九室亦城黃帝籙；無名天地始三清金闕玉皇師。兩廡亦甚幽雅，多陳几桌，以便遊人憩息，清茶奉客，味殊不俗（青城茶亦一名產），室間不少名士留題，佳者固多，惟以下二聯，最愜吾意。乘興而來，八百里青城齊開覺路；登高以望，卅六峯翠靄共上吟鞭。卅六峯天外飛來，宛然圖畫，絕頂處，一橫覽羣嶺失其高，峨嵋失其秀，劍閣失其雄，咳唾落雲霄，誰為上清還在上；二三日洞中小住，客負煙霞，古名士，半勾留，少陵曾此遊，賓聖曾此居，放翁曾此憩，棲遲尚城市，我亦山人愧不山（不山山人賈思徽題）。

居洞之翌日，適有二客入山修道，是夕，動員全觀道士，殿前舉禮，經聲朗誦，鐘鼓齊鳴，嚴肅清淨之氣，致人頓生出塵之想，豈謂「暮鼓晨鐘驚醒塵寰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註三）者耶？

自天師洞殿後，拾級而登，纔至一觀，額曰「司神。」內塑天師眞像，神貌岸然，令人生畏，無怪邪魔見之，退避三舍也。觀外壁間，古碑林立，有岳武穆眞筆之前後出師表，字法靈活，龍蛇飛舞，氣概縱橫，見其字可想見其人，此外，柱間懸聯長三百九十餘字，爲通江李善濟所撰，空前絕後，頗堪紀述（註四）觀側爲三皇殿，無甚規模，中塑伏羲，神農，軒轅二像，外懸陳彰撰之聯云：指點中原萬里江山歸眼底；登臨絕頂頻年風雨攪心頭。天師洞古蹟甚多，最著者爲降魔石，洗心池，銀杏，六時泉也。

降魔石

青城記云：「天師隱居是山，斬草除溷，創設條教，袪殄木魅山魈，故稱降魔石」，石在混元頂之北崖，高四五丈，峭嶙矗立，上合下分，裂隙僅可容人，有石磴可下，其旁三峰峭立，故亦號三島石，上鐫「降魔」二字，乃襲封六十一代天師張仁晸所書也。月之三日，黃昏曾遊其處，清幽可愛，谷間叢林蓊鬱，濃翠迷天，頗爲奇絕，因之有詩：翠擁千高聳插雲，幽林深處滿斜曛，嵯峨裂石驚神斧，信是降魔試劍分。

洗心池

距降魔石僅數武，草木葱蘢，寒生戶牖，懸崖一瀑飛流，泉花四濺，清韻潺潺，邑人楊子穀詩云「幾時神劍分三島，兩道飛泉匯一流」；蓋詠斯境。薄暮沐浴其間，煩襟滌盡矣，因賦一絕：花香鳥語度幽林，谷靜清虛草木深，飛瀑抱岩流百尺，寒泉一碧洗塵心。

銀杏

在常道觀左，巍然挺秀，綠翠濛濛，大可二人合抱，傳爲天師手植，歷時千餘載，據道士云此樹鍾天地之靈氣，殊多異蹟，因錫以仙名，年中到觀度求者大不乏人，下圍以木砌，蓋防奉爲神明之輩剝皮取液傷殘其幹也。

六時泉

按方輿記云：「青城常道觀內，有六時泉，六時灑水，以代刻漏，陰時灑然而下，陽時若無」，此泉於天師洞後，尚可覓得古池一方，惟水甚污濁，旁屹立一碑，上鐫「古六時泉」四字，故今泉影已絕，泉址尚存，昔日奇觀，僅可於呂汲公詩「軒暉出古照，泉漏六時飛」中領略萬一耳。

洞中本尙有沐丹池，玩月池，漢光台，聽寒亭諸勝，惟因年代湮遠，久已頹廢，杳然無覓處矣，歷覽洞中故蹟，復爲詩詠之：仙洞雲巖勢岸然，莊嚴廟貌壓平川，千年銀杏鍾靈氣，九柱蒼松鎖霧烟，快劍削成三島石，懸崖飛瀉六時泉，橋亭掩映深林靜，信是名山五洞天。

仙橋與擲筆槽

出天師洞後門，歷磴而上，越二坡，則見狹橋穿巖而過（此原非橋，實鑿岩壁而過之小徑）圍以精緻石欄，於其間，寬僅容人，巖幾觸頂，仰觀則高峯聳翠，上插青霄，俯視則草木橫生，壑深千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古人之言，今得體驗矣，磴由曲拐處平目遠視，乃見對山密林間現一縫，直裂痕寬數十尺，深三十餘丈（按山記載 雄偉之象，蔚爲

奇，觀王象之碑目云「天師戒鬼筆迹，朱筆劃，山青壁中，絕自南而北，直達偏橋，不下里許。」此雖神乎其說，惟奇迹在目，殊令人信疑參半也。三日，登朝陽洞觀日之晨，經之，因作五律以紀其奇偉。詩曰：晨入清虛境，凝眸極自然，偏橋懸碧落，奇石插青天，林蔭長遮日，雲封不計年，斷壁高萬仞，仙筆擬眞傳。

朝陽洞

三日凌晨，取道偏橋，直上朝陽洞，山徑迂迴，忽而跨峯之巔，忽而越嶺之麓，幾經曲折，始抵洞中，夾道林深，濃翠拂袂，鳥語蟬嘶，不絕於耳，美景良辰，陶人欲醉。洞極幽深，位混元頂北，依壁作殿，縱橫十餘丈，中塑神像多座，有道士司之，曩爲寧封棲眞處，洞穴開朗，憑欄極目，空曠無垠，數百里江山，盡收眼底，時方天曉，曙色蒼茫。未幾，雲浮旭日，霧散朝霞，羣峯染彩，氣象萬千，洵奇觀也。亦以七律紀之：「平明策杖繞峯迴，曙色晴嵐迤邐開，好鳥嘶蟬吟古道，蒼松翠柏集靈台，絢華曉日雲中起，錦綉朝霞天外來，俯瞰乾坤歸眼底，清虛疑是幽紅埃。」

朝陽洞側數十武，亦有洞曰「小朝陽」，規模遠遜，但亦不失其幽勝，昔爲名士黃雲鵠結茅構易之處，惟今別無長物，只有名儒鴻爪，鐫諸石壁而已。

上清宮

朝陽洞觀日畢，旋即攀登絕壁，羊腸曲徑，步履爲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今信其然，約二里許，至觀日亭小憩，遙望素濤銀海，煙捲雲舒，最堪悅目，亭側峭壁上，刻「天下第五名山」與「青城第一峯」十字，字體雄勁，爲黃雲鵠手筆，離亭行十餘丈，頓見崇樓傑閣隱現林間，即上清宮在焉。(註六)其間茂林修竹，如被濃翠，宮觀麗都，惟多經剝落，方大興土木，中正殿業已重修，堂皇壯麗，媲美常道觀，中立一碑，鐫麻姑像，乃近代畫家張大千丹青妙筆。峨眉雲鬢，備極苗條，其仙耶？其像耶？幾迷濛莫辨矣。宮中勝蹟不鮮，以麻姑池，鴛鴦井爲著。

麻姑池

位宮之左，形三角，水清澈，輿地紀勝載：「高台山有天池」蓋即此，故其別號曰：「天池」，據道士云：「歲中天旱，鄉民詣池祈雨，輒驗，因咸仙蹟焉。」

鴛鴦井

在宮右，有井二，紅石砌之，古色燦然，一圓一方，相距甚邇，方者淺而大，圓者深而小，水極清涼，惜其史蹟乏暇考據爲憾。

上清宮勝蹟上述者外，多已荒廢，徒具虛名，若旗桿石只亂石一堆，跑馬坪殺人礄(註七)亦荒山一片，天師池僅一空碑，池蹤杳然，且多方尋覓，結果如是，殊不值耳！

青城第一峯

青城山之雄偉，自上清宮而上，始窺全豹，四日，朝曦甫散，即經上清宮而登絕頂，芒鞋竹杖，迂迴曲折，於登峯道中，逸興無窮，兩旁絕壁懸空，

中通一綫過壯觀台，半里卽達峯巔東瞰數百里，青城奔來，眼底天倉三十六峯，直如土阜泥丘，高低起伏，惟西望岡巒綿亙，上矗雲霄，其峻其雄，第一峯比之，猶有小巫見大巫之概，腰束白雲，捲舒千里，如虎豹之奔騰，若蛟龍之翻浪，極平生之壯觀，昔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若登是峯，更不知其感想如何也！黃雲鵠詩云：「絕頂仰觀紅日近，平疇極目白雲封，千層雲嶺中原抱，萬斛岷江大壑衝，」可謂形容盡緻矣。于絕頂呼應台盤桓未幾，俄聞樹動風聲，天外煙雲四合，舉目遙望，但見峯巒隱跡，雲海蒼茫，恍凝置身於扶搖碧落間，飄然若仙也，急返上清宮。雨後，復回天師洞，入午，殊感疲乏不堪，登榻少憩，頓入夢鄉，醒來已黃昏，寂坐無聊，乃賦登絕頂詩一章：「芒鞋竹杖披蒙茸，直上青城第一峯，氣象萬千皆畫意，岡巒卅六盡雲封，樓台掩映籠朝霧，煙雨迷濛散曉鐘，踏遍此間塵外路，名山何處訪仙踪。」

祖師殿

五日午，從訪甯橋，繞山道里許，至祖師殿，殿亦綠叢蔭翳，古雅幽邃，宜乎唐杜光庭藏修其間，著書行世也，(註八)推今頗形冷落、正事重修，一道士，老態龍鍾，出延入殿內，一壺清供，寒暄少叙，不勝其樂，彼歷陳往事，如數家珍，述疇昔青城開闢之艱，虎狼當道，虺蜴滿途，除荊斬棘，經幾許艱辛，閱幾何歲月，始成今日之大觀，語畢，相視而笑，並言殿後一小池，為唐道士薛昌之浴丹井，趨往觀之，蔓草橫生，荒涼一片，井圓徑小，泉清可鑑，詢以丹台遺址，謂：「薛道士曾建雲松塔其上，今蕩然無存，概見人事滄桑，幾經變易！憶及唐詩：「人世幾回悲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句，不勝今昔之感也，既歸，臥榻沉思，猛憶道士之言，頓悟其奧其語，豈非今日時代之寫照耶？豈非勗吾儕者耶？其用意亦良深矣！

六日，雲開霽色，日照高林，由天師洞循道而下，瀏覽山問勝蹟，徑曲林幽，階縈萬級，密箐縱橫，無處不引人入勝，首過集仙橋，箐踏重巖下壓，隱蔽天日，懸泉小瀑飛漱其間，傳仙人會集此吟風弄月，因而得名，觀其聯句：(見山記載)「語同道士樂長吟(呂純陽)天外飛來步碧岑(丰)山喜來龍開大面(劉海蟾)，仙皆停鶴話同心(白紫清)」其二云「三台影影衔烟出(中山)，九室層層入霧深(丰)，猶憶當年離世網(劉海蟾)飄然雲路隱松陰(白紫清)

此雖文人多事，惟觀詩意清高，堪疑其出諸仙人之筆也，復經凝翠橋，冷然亭，而至遇仙崖，崖高百尺，奇花異草叢生巖上，清榮秀茂，悅目可觀，相傳清初有道人入山採藥，遇仙於此，(註九)離崖十數武，卽山陰亭，再上為駐鶴莊有聯云：「古觀多情留客住，青山無語看人忙」，意殊清雅，復過天然圖畫牌坊，抵怡樂窠，又有聯云：「小憩自然涼何幸今生來福地，登臨莫謂苦曾當絕頂看朝陽」亦不俗，再經青城橋，行里許，而至建福宮焉。

建福宮

卽丈人觀，地居幽靜，後枕羣山，空翠四合，宮觀迭經再建，略具規模，亦為道士修眞之所，其門聯云：「高臥林泉閉戶聊培方寸地，不求聞達

空山笑讀聖賢書」可謂道盡隱者心腹矣。

長生宮

距建福宮半里許，今爲蔭唐中學校址，吾等以學生名義得進一觀，其境已霑染髹宮色彩，殊無清幽氣象，觀諸外表宮闕寬敞，頗具雕琢之雅，林木千章，蔭蔽森森，清虛妙境，亦只此尚可點綴耳，按長生宮即漢之碧落觀，劉先主時范寂修眞是間，得長生久視之術，蜀人敬若神明，錫號曰「長生」，由得是名，（註十）

遊畢長生宮，乃循原道登山，復至凝翠橋，則別繞超[illegible]路，經朝曦台，至青龍嶺，遠瞻高瞯大野，雲天烟光，落照紫華，[illegible]蒼涼靜秀，亦奇觀也，繞道，直達上清宮，下朝陽洞，過偏[illegible]，回天師洞，於是青城之遊告一段落矣。

七日離天師洞，出青城山，乘雞公車回灌縣一遊離堆公園登伏龍觀（在公園內）以觀象鼻巖勝蹟，此巖屹立江心，狂濤洶湧，飛濺巖隙，聲震天地，奇險之狀，望之寒心，巖如象鼻，因以名之，觀畢返城，夕宿仁彬旅社，越日，復趁長途車返蓉。

歷覽青城諸勝，一似身置世外，了無塵俗之意，殊令人樂而忘憂，流連忘返也，惟名勝古蹟，觀者未及百一，趙雄詩云：「卅六峯如不到青城還似未曾遊」則自顧亦似不曾遊矣，或因山雄路險，人踪罕至（如上皇，長平，大面諸勝），或因日久年湮，形消迹滅（如六時泉，問道亭，浴丹池諸勝）或因途迷徑沒，難往追尋（如香積寺，麻姑洞，八卦台諸勝）或因天時地利，不逢其會（如金鞭岩之勝〔註十一〕）林林總總，譬竹難書，致未能一窺青城全勝，誠屬憾事，謹將登臨所見，追思多日，爰成一篇，以誌不忘云爾，並附一詩紀其勝槪詩曰：「跋涉青城路幾千，峯迴徑曲互盤旋，巖懸瀑落疑無地，洞接丹霞別有天，霧靄烟雲迷殿閣，芝蘭花草集林泉，登臨俯仰紅塵外，半是人間半是仙。」

附註

（附註）禹貢載：「岷山導江一名汶焦；益州記稱曰牧德，太史公西瞻蜀之岷山，又曰鴻濛一名「青城都」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匝二百五十餘里，前號赤城，後曰大面，有七十二洞，青城最高頂爲大面山，一名趙公山，因趙昱隱此，故名。」

（註二）靈之鳥別名巡更鳥，形小似梟，尾短身促，鳴時咀下鼓一包狀，眼同雞鼠，常可晝視，日中則匿荒林，每鳴輒夜不爽。

（註三）此聯在廣東之西樵山，偶爾憶之。

（註四）詞：禹跡奠岷阜以還，南接衡湘，北連秦隴，西通藏衛，東峙夔巫，葱鬱鬱，縱橫八里，輿圖試踏，破登上清絕頂，看雪嶺光騰，紅吞[illegible]海，錦江春漲，綠到瀛洲，歷井捫參，須臾踏蝸牛兩角，爭奈路隔蠶叢，何處尋神仙窟庫，丈人峯眞牆堵耳，迴思娥眉秋月，玉壘浮雲，劍門細雨，尚依稀繞襟袖間，況乃夜朝犖岳，聖燈先列宿柴天，泉噴六時，靈液疑眞君唾地，讀書台猶存芳躅，飛赴寺安敢跳梁，且逍遙陟峩嵋崗，渡芙蓉島，都露出廬山面目，難遽追攀，樓觀互玲

瓏，今幸青崖徑遂，問當初華渚姊墟，銅鑄明皇應宛在。宮軒墳拜寧封而後，漢標李意晉著范賢，唐隱薛昌宋徵張愈，烈烈轟轟，上下四千年文物，漫借緘攷前代遺徵，記宜臨內品畢勅親頒，曲和甘州，覽裳同詠，鸞章鸞翠，不過留鴻爪一痕，可憐林深杜宇，幾番喚望帝魂歸，高士傳豈欺人哉，黃道趙昱斬蛟，佐卿化鶴，平仲馳騾采縹渺若遐荒事，叢之花蕊宮詞，巾幗共譏儂競秀，貂蟬青像傳中，與太古齊名，攜孤琴，叟曾遊，吹長笛放翁再住，休題說王桐丹鼎，譚峭靸鞋，那堪他沫水洪波，無端淘盡英雄多，寄寓我亦碧落暫棲，待異日龍吟虎嘯，鐵船買郁定重來。

（註五）九株松，在天師洞後，亦爲勝蹟也。

（註六）上清宮在高台山明皇幸蜀，造上清宮，而蜀王衍亦建上清宮，列唐十八帝眞容，備法駕朝之。

（註七）即昔張獻宗殺人處。

（註八）祖師殿即讀書台舊址，爲杜光庭讀書處，陸放翁有讀書台詩，其自注云：「光庭字賓聖，括蒼人，喜讀書，工辭翰，應百篇舉而不中，入天台山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充麟德殿文章應制，後隱青城山之白雲溪，自稱東瀛子，蜀主王建尊號廣成（一作廣聖）先生，崇眞館大學士，著書百餘種行於世。」

（註九）遇仙崖在龍居岡，青城行記載：「清初有道人入山採藥，時大亂初平，榛莽穢日，暝迷路，望岩上隱有燈光，就之茅屋數椽，見叟三人，告所苦，叟燬芋食之，芋甚巨，啖餘置懷中，與言不答，倦倚壁眠，醒則人舍俱渺，視懷芋乃石也，始驚所遇爲仙云。

（註十）漢時范寂隱於青城山之碧落觀，以修眞爲事，劉先主徵之不起，就封逍遙公，其後劉禪易其宅爲長生觀。

（註十一）金鞭崖在山陰十三峯中，洞橫約數尺，中有物，狀若鞭者三二，直一斜，值洞口，光彩射目，晴霽遠望，歷歷可數，傳爲仙人留庫藏異寶於其中，光緒廿一年，嘗有太平場黃姓子，曾上此崖，探取其物，得者老木也，下視，復光耀如故，余等往觀時，適天陰欲雨，不得一親，誠憾事也。

遠東實業公司

·製造廠·

製造：五門至百門電話機·軍用市用長途電話機、有線通訊機件以及工作器具

·營業部。

專營：通訊器材

電器五金·電機馬達

鋼鐵材料·機械工具

地址：中北路一九〇號

電報四〇四〇：電話四〇八〇

弔寶宮人七絕六首

趙誠伯

宮人竇氏，隨永曆帝奔緬，死於騰衝。葬城西南里許大盈江邊。碑塚完好，題額「明寶妃之墓。」郡人春秋拜掃遐弔不絕。疆圖換姓，墓塚巍然。覩物懷人，不勝變易之感。

朱明啓國太祖，以皇覺寺一僧人，風雲際會，位至帝王。子孫不賢，十餘傳而國除。讀孔雲亭「桃花扇傳奇」興亡感慨，令人不堪，終以秦淮歌女江湖樂人（李香君柳敬亭蘇崑生）作其收場，甚矣悲哉。作弔寶宮人六首以悼之。

玉鉤不葬葬邊隅。采邑南彊北接胡。百二山河今漸改。朱顏得似漢家無。

宮禁深沉唱竹枝。詞臣頻獻瘦腰詩。九京夜露香懷冷。裁錦裁箋總不知。

瘴雨蠻花籠溼雲。千秋血染寶妃裙。大明帝室留香塚。不是尋常百姓墳。

秦淮無定水悠悠。夫婿君王父故侯。寧南戰敗崑生死。泉下傷春總淚流。

毿毿綠竹彩雲秋。楚澤三湘帝子遊。此日車行皇覺寺。不須風雨白人頭。

炎陽寒雨損青春。失國君妃作罪臣。畢竟山河成割據。盈江留與寶宮人。

【玉鉤斜】為隋煬帝葬宮人處「揚州城外。清尤侗有王鉤斜賦。賦中最著名之句。有「紅心滿地宮人草，碧血千年帝子花。【裁錦】唐李義山詩「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無定】河名，在北平。

騰衝趙誠伯未定草

郴縣述勝

胡卓英

由於旅湘的機會，我在郴縣粵漢鐵路上的一個小站，偶然停留了三天。意料不到三天的光陰很融洽地很迅速地就溜過去。郴縣是一個可人兒，它有山有水有溫泉，還有可使人憑弔的古蹟，每天上千上萬的旅行者，忽忽在這兒站上停停，念念這兒站上的名字，忽忽地就離開了它，腦筋裏只印上了這個不大熟識的名字。他們如果知道它是那麼古香古色和得天這樣厚，也許不會這樣忽忙地就把它丟諸腦後，不置一顧吧！

郴縣是中國古代一個十分重要的城市。漢唐以後到民元以前，它還是一個人烟稠密商賈雲集的州鎮。這是完全因爲它的地理關係。

粵漢鐵路未通車以前，湘粵交通的孔道離不開它。千多年來，不單商賈要常在這兒來來去去，官吏的謫遣，戍卒的調動，從中原到五嶺以南，都全靠它這一個交通樞紐。那時大概是從長江水道出長沙，沿湘水到衡陽，沿耒水到耒陽、永興，復沿便江，郴江抵達郴縣。

韓愈因諫迎佛骨，跟那時從印度流入的新文化潮作死對頭，結果是被貶到五嶺以南的潮州去。他從長江流域到韓江流域，是沿着上述一條水道經郴縣南下的。所以今天在永興的便江旁，他的足蹟有侍郎窽，而在郴縣亦留下一個義魚亭。

到義魚亭去是很方便的。離縣城北行約兩華里，沿着郴縣往永興，衡陽的光滑的石砌的古老官道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這一古蹟的所在。一泓綠水，毗連着三五個魚蝦繁殖的淺草池塘。亭已是湮沒不存了。在它的廢址附近徘徊遠眺，四週畎畝錯雜，溪澗縱橫，丘陵起伏，漫無垠際。郴縣在這懷抱裏，確是修偉的。

給予郴縣最雄壯的點綴，就是義魚亭東北面的高可二百餘公尺的蘇仙嶺。蘇仙嶺的形勢是異常巍峨的。郴縣和它的附近都是平原和隰地，這一壁削的崗巒距縣城僅六七華里，當然是會起着引人入勝的作用。

攀登蘇仙嶺，必須打從粵漢鐵路車站穿過，復從該路員工的小學旁渡河，渡河後遵循着曲折小徑前行兩華里，就可抵達它的山麓了。拾級而上，山徑是陡立的，但因修整，走起來并不覺得吃力。

山嶺的半腰裏，我們首先行抵一個巖石砌成的山洞，洞大如小屋，只要加以窗戶就可作普通房舍之用。大概從前是給人這樣利用過，所以它還留下一個雅緻的名字白鹿洞。再向上行十數步，三絕碑在目前出現了。這是一個真真鑿鑿的古蹟，至今猶依稀可辨出來。三絕是什麼呢？原來在一幅石岩上，挺勁的草書小字歷歷可睹。這是一首宋人的詞，和它的書後。詞是秦小游作的，詞的書後是蘇東坡作的，更可珍貴的就是碑上的字全是那位古代極享書畫盛名的米南宮（芾）親手寫的。這就是三絕的確是難得的。後來當地人們爲了要好好地保全它，就蓋了一座亭覆在碑上，且名爲護碑亭。

秦小游作的那首詞，是宋代盛行坊間的柳永式的抒情小詞。它是，「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園望斷無尋處。可憐孤館對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本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這是多麼動人的句語呢！考秦少游（觀）住在郴縣時，常常跟長沙方面一位很懂得文學的妓女通信。這首詞就是無數次通信之一。傳說秦小游後來再被謫遣到五嶺以南的海濱去，且死在那裏。這一位情妓竟以縊殉。古蹟上鐫上這段哀艷的羅曼史，讓遊客們低徊，沉緩，惜戀，涉水登山的疲勞也就容易消滅了。

從三絕碑向上行，路更傾斜了，嶺頂上那座寺觀的面積，更顯得龐大。它不知是古代抑近代的建築物？等到我們踏上它的階沿的時候，我們很訝異着它跟尋常寺觀的建築形式不一樣。它很像一座堡壘，一座歐洲中古遺留下來的堡壘。它是建築在蘇仙嶺的頂尖上，三面全是懸崕削壁，只有一條通道，這不是易于防守的設備麼？寺觀內裏的構造，樓房三四疊類似壍道和棧道的走廊頗多，森嚴的氣象觸目皆是。寺觀是紀念蘇仙的。他名蘇耽，漢朝時是住在郴縣的。他對道學很有研究，常登嶺上修道，後來是在嶺上得道的。當年他跨上鶴背登仙去的一塊石頭，至今還被人在寺觀後的無數突出懸崕的嶙峋怪石中指出來。這是不可置信的事情。然而蘇仙嶺，一個矮小樹樹，經過這段神話的渲染，就更知名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確可爲它寫實！

蘇耽留下的痕跡，不止在蘇仙嶺上，在縣城附近，我們還可以看到。縣城東門外的一座橘井觀規模相當宏大，相傳就是他的舊宅。他爲什麼這樣給郴縣人們尊崇呢？這是因爲他曾建樹下一點值得紀述的功績。他登仙去前的一年間，曾預言過郴縣一帶來年會鬧嚴厲的災疫，死人無算的。懷着一片慈悲拯救的心情，他指出解救的辦法；把橘葉混和井水來飲可以消毒。後來郴縣一帶果然大疫，郴縣的人聽過他的預言的，想起他指出過的避疫辦法，爭相試驗，結果保全了無數，救活了無數。現在，橘井觀裏頭那口井，人們稱爲橘井。恭維醫家常用的「流芳橘井」，「橘井風和」，大概是媲美這一件事和這一口井吧。然而它却是一口尋常得很的汲水井啊！

離橘井觀不遠，同在縣城的東郊，還有另一個古蹟，東山書院。這是個名符其實的讀書所在。那兒樹木蔭森，郴水蜿蜒其前，書院建築在一個小丘上，環境和風景都是最適宜不過的。唐朝那位劉瞻，未嘗宰相之前，曾有一個時期，選擇過這裏來下研鑽的功夫，確是有眼光的人物兒。

漢唐及近代古蹟，郴縣林立，但漢唐以前的郴縣只有一個義帝墓。楚義帝是秦末大亂，長江以南的革命者共同擁戴的盟主。他的短暫的歷史和悲慘的收場，灘可掬一把同情之淚。年代是荒遠了，但可考的痕蹟仍在。在郴縣城廂的西面，打從西塔街向西走，到盡頭處，我們可以蹤到相當廣闊的墓地。那兒的古樹叢生，荒蕪不治的景象，無疑是一幅供人憑弔和傷感的圖畫。

可是郴縣最使人留戀的，除上述可供憑弔的古蹟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所在，溫泉。溫泉離城很近。從郴縣汽車站沿公路南行六華里，再沿阡陌西南行二十分鐘即可抵步。泉的左右是一片草綠的原野，在它的

四七—三八八

前後較遠處，環繞着蒼碧的小岡巒和鬱茂的松林，風景是異常的秀美。它的面積不算大，共分三池，外池兩個，內池一個。池水絕清且滑，溫度適宜。可惜千百年來，「溫泉水滑洗凝脂」的美人，沒有一個光顧過，因而它的聲價就湮沒無聞。

郴縣確是一個可人兒！它有山，有水，有古蹟，還有溫泉。若謂目前它還是處女地，它的開發適用的場合，仍須有待于將來。全國嗜好旅行的人們，和旅行事業的專家們，請勿忽略它吧；它是值得你們費神經營的。

「滾單」與「石團長」

在雲南儸儸區域中人民有一種堅強的自衛組織，我們這裏要介紹的「滾單」與「石團長」前者是一種聯防組織，後者是一種對匪類的處罰。在任何一個社區發現匪警，村中的長老立刻鳴鑼，全村的壯丁一聽到鑼聲，各帶了自己的武器，到長老家中集合。如果土匪的數目很少，如只有四五人或六七人，他們就單獨解決。如土匪的數目很多，他們恐不能敵，就立刻發出「滾單」。「滾單」是一個人帶了一種緊急的信號，騎馬或跑步到另一個社區去送信，接到滾單的社區立刻就鳴鑼召集壯丁去應援，一面又發出「滾單」，再向四週社區通知。這種組織極似中國古代傳驛制度，在交通落後的農村中算是最迅速的通訊方法了。據一個長老告訴我們，有一次大幫土匪約二三百人來攻他們的村落，他們立刻發出滾單，不過兩個鐘頭，他們就召集起三千多人來，把土匪重重圍住，結果土匪被他們完全繳械，他們得到了一大批很好的槍枝。

他們處置捕獲的土匪也很有意思，如果土匪沒有傷害了他們的人，他們只沒收槍械，驅逐出境，如係遠方人，有時還送他一點路費；如曾傷害過他們的人，那就要請他去見「石團長」。石團長不是人，而是一個大石洞，在儸儸住的山陵地帶中，到處都有很深的石洞，有的底下有水，有的則係乾洞。他們排起隊來，吹吹打打，把土匪帶到山洞口，于是一棒擊倒，拋入山洞，然後把山洞用石頭築起來。有的山洞是下陷的，深不可測，就是不築起來，土匪也難逃生。據他們說，這種辦法一方面可以省一顆子彈，一方面可以使五穀豐登。

章鳳至干崖

宋宙安

四七—三九〇

「山到極邊蹲虎豹，河流萬曲繞龍蛇，野人茅屋多編竹，村婦飛蓬愛插花，」這四句詩很可爲這滇邊區域寫照。

一日走在山腰中，望見河流上一道小鐵橋，引路的土人云，過了鐵橋，就是中國境，我們一行人聽到這句話，一個個愁眉大展，笑逐顏開，三步當着二步走，恨不得一下子就跑過去，因爲四十多天的斬荆披棘，突出重圍，一旦到達國境，好像嬰孩投入慈母懷抱，也就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了。

我一到章鳳，不暇休息，就站在舖子外面，連飲三杯牛、奶咖啡（係歸僑臨時出售的，）又趕快的買了些米和菜蔬，預備大吃而特吃一下。

章鳳屬於隴川土司管轄地，鎮上約有三四百戶人家，所有做生意的，大都是漢人，周圍有兩三百里平原，已開闢者約五分之三，各鄉村綠竹爲籬，小橋流水，風景頗佳，可惜村子裏面不大清潔。

章鳳經隴川至臘衙，原有一條大路，我們因爲某種關係，只好繞走小路，由章鳳走約二十里平原，翻一個二十幾里的山，就到了納撒的壩子，這個壩子裏的人，非常客氣，十幾個婦女們，抱着些蔬菜，站在一起，我們向她買，她說不要錢，是送給你們吃的。晚上聽說在我們以先回來的，經過此地，有幾個人病了，留在這裡，他們供給飲食，並弄藥代醫治，誠是可感。

由納撒走不到幾里地，就翻一個二三十里的山，到干崖壩子。沿河走了二十餘里，宿於弄璋附近。次日又沿河向東走，完全平地，經過小辛街，正逢趕街子，順便在街子上逛一下。看他們所出售的東西，若以種族分別起來，大致擺夷人所售的，是米穀、土布、竹器、菜蔬，戶臘撒的人（按即阿昌族）所售的，是鐵刃、鐵器、各種食品；山頭人所售的，柴薪、檳榔、草藥、山藥、野菜；漢人所售的布疋、綢緞、藥品、化裝品、零星日用品。逛過後，到一家小館子吃飯，主婦係漢人，約三十左右，吃過了，她算來算去，說十三元，我就給她國幣，她教我去兌換小銅錢給她，結果換了銅錢，照她所算的，僅九元就夠了，因爲這一帶普通所用的，多半是銅錢，和雲南造的半開銀圓（三錢六分）和緬甸的盧比。漢人則兼收用國幣，晚到干崖舊城，宿，有四五百戶人家，街內有盈江設治局，內駐新成立一自衛團營部，門口貼些布告，只書營長姓而不書名，兩旁掛有軍棍。

次日渡涉盈江至新城（無城牆）干崖土司衙署在此。街道不及舊城，不逢街子是買不着甚麼東西的。晚宿於一漢人家，主人在司衙內辦管墾事，年領穀子若干，名曰食糧。司衙房子規模不小，已多陳舊。土司曾收容戰友數十人，內並有盟軍數人，日給三餐，因此，我們在臨行時，好多同行的皆留爲土司座上賓了。

章鳳納撒，干崖，各壩子裏面，均有河流貫其中，兩傍阡陌縱橫，烟樹人家。夷胞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上古風，所謂世外桃源，是近似之，且章鳳如全開闢出來，足容數萬人口，將來若置一軍戍守而兼屯墾，到是很好的！

成嘉道上話舊

（峨遊雜記之一）

郭祝崧

為了一點瑣事，應一個朋友之約，到樂山走一趟。好在元旦學校放假三天，來去時日有餘，說不定還有機會到烏龍寺去看一遭。臨行之早晨，滿天的濃霧；地上有霜，行走時發出清碎的響聲，冷得很，手縮在皮衫內，不敢伸出來。昨天去汽車站打聽，說車子八點鐘準開，所以六點半鐘，就從相距甚近的住所走到車站。車站站門尚未開，距所定時間已遲了半小時。門外擠着許多人，都是等着購票的。過了好一會，站上纔開始辦公，大家一湧而到登記處取登記證。因為今天只有一輛公車駛出，粥少僧多，大多數的人甚失望了；可是那取着登記證的，除開五六位外，其他的廿位也「放了黃」（註一），售票處告訴他們「票已售罄了！」何以五六張登記證就把那樣多的票賣完了呢？這真是個謎。當時我並未擠得登記證，所以未管閒事。正在發楞的當兒，一個不三不四的中年男子，走到我跟前，問我「要不要商車票？」我回答他說要是要的，不過要看坐位定價錢。他便領我去看，並說若能多一點錢的話，司機台保可得到。我當時想只要有司機台好位子可坐，出二三倍的價錢卻也不在乎。因為若不購司機台的黑票，就得坐上堆積如山的貨物上，通常都堆得有丈把高，行起來，不但飽受風沙烈日或雨水之苦，而且坐不安席，搖搖欲墜，稍一不慎，[illegible]骨都從上面滾將下來，不難頭破血流，說不定還會跌做一團肉餅。一面思量，一面跟着他走。同去的尚有數位，大多是女的，頃刻就走進了一間房間，當時我很詫異，我不過對他說要去看一看車子嗎？怎麼把我引到這裏來呢？我問他，他說等他師父領我去看。於是我又想，這與你搞什子師父有什麼關係呢？你這三十來往歲的都弄不清楚話，你那至少五十歲的師父，又能弄得清楚什麼呢？不過沒奈何，只有等他師父。約有五分鐘的光景，他望看窗外說他的師父來了，同室的人都引長頸子，打算先隔着窗子看一看他師父像甚麼樣兒。這一看之下，我覺得從濃霧之中瞥見陽光一樣，眼睛明亮的多了。等師父進來，一眼瞥見我，就恭恭敬敬的行了個禮，問我來作什麼？我說到嘉定—樂山去。接着他徒弟對他說我是來訂司機台的位的，他立刻說不成問題，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不要！」回頭他就對其他的搭客大敲竹槓。

車子是木炭卡車，果然不出我所料，後面載有丈多高的貨物。八時過一會，大家上車；我與另一位客人坐司機台，他不敢坐傍門的那一邊，而去坐在傍木炭爐的一面。他說也可使身體暖和暖和，那知後來炭爐熾熱的時候，他竟弄得汗流如雨。到眉山下車一遊，他堅持要與我互換座位，以平均分担熱度，我拒絕了他，因為他說希望我去暖和，我便回答他說：「抱歉得很！我是賤皮子（註二），冷得熱不得，還是老兄暖和吧！」他知我洞燭其奸，馬起臉（註三）爬上貨堆去吸收冷氣，以消滅他的暖和後的體溫，竟自沒有下來坐過，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八時一刻，車就開駛。這時雖說已有陽光透過重霧，但若以「伸手不見指」來形容當時霧之大，仍不失其為實貨。霧中行車，一不留心，就有闖禍之虞。除將

頭燈開亮外，仍須緩緩而行。一路無甚可觀。現在趁此時機，讓我來告訴讀者、這「司機」何以對我這樣客氣吧！他姓陳，本來是我家的一個佣人，從家裡車夫手中學到開車的技術，前兩年自己買下舊部舊卡車來行駛謀利。他年來都是走成瀘路的；纔調到這條路來半個月。在三年前的暑假，我尚在大學裡唸書，為尋一個靜寧的所在以完成論文，經一位友人——和尚介紹到峨山去住。於是我就帶了這位司機去到山上，當時也是走的這條路，想不到三年後竟會得他的幫助解決了無車可乘的大難題。

十一時許，方駛完九十華里，到達舊縣車站。這地方從前是一個縣治，兩三百年前撤廢的；又因為是路上的一個餐站，所以有不少賣食物的飯館特別多。汽車到此就要過一道廣闊的新津河，須經過較長時間的渡河準備工作，當時所有乘客都感到餓不可耐，去找食館。我雖然在車上曾以所携之餅乾等物充饑，但終究吃不甚飽，便同着「司機」找了一家較為雅潔的店舖入內坐了，還有他的徒弟——就是問我要不要座票的那一個男子。我有心作東，所以叫了一些比較高價的菜，烹調尚稱可以，食畢，「司機」爭着付帳，結果堂倌收了我的，看堂倌那付嘴臉，似乎有些維護他一樣(註四)出門時，「司機」大罵那堂倌，說他亂收錢，有機會就要打他。當時我以為是隨便說的，等過河的時候，一個乘客悄悄的在對與他同行的客人說：「這司機真不息脾氣，將將要過河的時候，他無原無故的抓着那飯館的堂倌捶了兩個耳把子(註五)！」

新津河灣頭為四條江水之匯流處，河這邊是舊縣；對面是鄧公場；另一面是新津城。由客到劍是渡河到鄧公場。還新津河名雖為一，但實在是四道河中間尚有很長很長的幾道分水壩，在夏季河水猛漲的時候，幾壩也變成河了。於是這河幾乎有五六里闊，為四川最闊之河面。令人頭痛的是這四條河水流速率不同，水溫也大異，不但波濤洶湧，覆舟為常事，且舟中氣溫時易，也容易傷風；諺云：「走遍天下路，難過新津渡！」但這兩件苦處，冬天都可免掉，只是要受另一麗障——步行卵石堆積的三四里路的河壩。這河壩全為石子所鋪成，地面頗為堅固，且廣闊異常，近年已加以利用，成為一個碩大無朋的廣場了。

過河到鄧公場車站，站長仍是三年前的那一位，他對我說：「×先生，你真運氣好，沒有碰着上次那樣的麻煩！」他這話勾起我記憶的帳子，令我想到三年前的舊事。

× ×

三年前的夏天，一個晴明的早晨四輛汽車從成都南站開出；一車是到雙流的，三車到嵋山、夾江、與嘉定。九時到舊縣車站，聽說新津河發了沙水(註六)汽車不能過渡。站長說對面站(鄧公場)已備有三輛空車等待乘客。於是大家忙着過河到鄧公場車站，一看，這小小的一間舖面，門是鎖着的。到處問人「見到站長沒有？」都搖頭不知，後來一個當地的小孩子說，這間車站另有後門出入。結果在內面找着站長，他正在同「站長夫人」與另外一男一女叉麻雀。問他有車沒有，他乾脆的答道：「沒有！」我對他說對面站長說是這邊有車，他又乾脆的說：「不曉得！」叫他通電話問他，說：「不容！」這三答語逼起大們發怒，讓着要打

他.他嚇慌了。假借叫電話爲名逃之夭夭，留下他的太太來對付大家。時間迅速的飛逝，看看已到十二時正，乘客們都知道候車無望，有的搭船；有的僱包車；都散了。那時這條公路與水道皆不寧靖，我深知是有危險的，所以打算折回成都，但舊縣到成都九十里，半日的時間坐人力車是走不到的。我就命那時我的僕人——現在這位司機到站上設法通一次電話，請成都南站再通知家下，把自用汽車開來接他去了約摸五分鐘的光景，轉來說站長請我過去。因爲此時我係在一家茶館內，距站有三五間房子之遙，當我起身出門之際。先前逃惹的站長早已迎着笑臉很快的走過來，到這時我才看清了他的樣子，胖而且高的身材，穿一身白綢短衫褲；腰間繫一條大紅綢帶，拖着尺來長的[illegible]足登一雙草履；頭髮梳得光光的；開腔就是「×××你好！」露出兩顆金門牙。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一看準知他不是好東西，我除回答他一聲「你好」之外，不覺疑惑他怎樣的會知道我姓誰。他又讓我走前，到站內一看——這次是由前門進去的，候車的人都已走光。「站長」告訴我，他是我父親任命而作站長的，這一下我却明白了，原來他從佣人的口中知道了我的一切。於是我調侃他：「家父早已離開四川了，你怎麼還記得起他？」他紅着臉說：「他是提拔我的恩人！怎會忘記！」我笑着說：「啊！恩人？」他機巧的把話鋒轉到二邊，他告訴我，與我們同道來的，有一位是中樞大員，要到××去，現在成都方面已允派一部專車來，大概一時半可到，他說我可以搭那車的，這一下我心頭的一塊大石落到深淵裏去了。同時却又潛伏着另一危機，是我當時所料到的，「站長」把我領到另一房內去與這「大員」見面。「大員」是一位和靄可親而不大言談的人物。他帶兩位侍從，據他說是與家父熟識的，他允許以「通家子」的身份，搭乘即將到來的「專車」。我心中暗自好笑，就是你不允，到那時也是不由你不允的，除非你自己的私車，否則我出錢買票，誰也禁止不了誰。二時，車子還不見來，「大員」肚內起了革命，戰鼓之聲，四座皆聞。畢竟「站長」乖巧，趕快命「站長夫人」預備酒菜待客，雖然最後端上桌子的只是一些小菜之流，酒也終席未見，但斷他白費。「站長」先生是非常高興的，因爲他說一位是當今大員；一位是恩人之子；能賞光他，他是很高興的，「大員」道謝他，我却老是想一句四川諺語——「見豬不振三分罪。」（註七）

車子畢竟到了．但是快要到三點的時候才來。等一行五人上車之後，「司機」說是酒精不足，要回到舊縣去拿，這一下又如晴天霹靂。結果還是「站長」有見地，他說他叫電話去「眉山」站，到那兒上酒精；免得再花費時間。一會兒，那汽車發出怒吼，向後一挫，向前一衝，我們又上征途了！

車傍江而行，路與江之間保持十里左右的距離，但路是居高臨下，可以遙遙望見江中風帆。過青神時，路與江親密起來，隔着小小的一座縣城就是青神峽。蔚藍的天，點綴一大堆一大堆的白雲，赤色的岩石，間映着青杉，單這樣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何况一衣帶藍水中，又浮着片片白帆，江中天上全無分別，怎不令人神往留戀。同車的人都非常欣賞這方，但汽車是無情的。司機的腦神經也是機械化的，那容得你四五個

人領略大自然的美景，而前面不遠的松林坡（土名）又有些不『穩當』！

從鼓山站起，每站皆放上二三個『黃魚』，到夾江時已滿滿一車人。至站，『司機』不願前行，與之接洽半小時之久，他才答應向前走。站上又放上二個『黃魚』，連前共十一個，全車人數便達十七人，此數在目前可謂之小，但前三年却認爲是最多的了。由夾江到樂山不過七八十里之遙，二小時可到，當時是六時半左右，若前行至遲九時可抵達。全車的「黃魚」皆望能返家，而『大員』也說要趕路，我則怕夾江無好的旅店而當臭蟲的點心，所以他們主張前進，我也跟着「打和聲」。（註八）車子很快的駛過一段坦路，到一座雄峻的山上。夏天的太陽正含山欲下，從旅伴的口中，我知道那紫灰色的遠山就是有名的峨嵋，車子突然𨀣到什麼似的，往後一挫，停止了。司機說是機件出了毛病，要檢查一下。這時夕陽返射到松林中，這山綿延不斷，松林也不斷，深藍色的天，碧綠色的松針，橙紅色的樹幹，野草與閒花，交織成奇異的色彩與極美的風景，令我想起華納公司的『青山紅粉』電影來。但好景不常，這色彩慢慢的黯黑下去，而風景也平淡起來。天是黑了，車子尚未弄好，大家慌起來，怕的是停在這深山裏。一會兒引起大家的注意，山林裏跳出幾個綠林豪傑來，那時失財是小事，恐還有性命之憂，乃不斷的催促『司機』，這時「司機」也忽然態度强硬起來，要大家每人出三十元錢他才肯賣力氣把車子弄好。這數目是當時成嘉路全程票價之二倍，全車十六乘客，合共四百八十元。不得已大家商量每人出二十元，有一個「黃魚」他認爲他早已出二十元給夾江站上，不願再出。於是合共三百元，給與「司機。」這數目之購買力約等於現在萬元之數，不能不認爲是。大「司機」將錢拿到手之後，命令大家上車，他立刻把「尚未修好的壞車」如常的開走了，大家才明白車子是當了「從犯」。車子無前燈，但又不是月夜，不易前行，有手電筒者，乃持之射於前途，車子隨之步步遷移。十時半看來不過走了二十里，到一個鄉場上，車子又停下，「司機」說他餓，同時因餓而倦，他要在這裏過夜，等「司機」下車後，一個「黃魚」說：「他那里是餓，飽懶餓新鮮（註九）他又在想錢！」大家覺得[illegible]一下可不能再給他錢了，主張請他吃飯。於是向一人家交涉，爲他下一碗掛麵，並作了一樣菜，合共五元錢。他得意揚揚地吃完，堅持此款應由前未出二十元錢的那客人付帳，那「黃魚」不得已，只得自認晦氣。但這不算晦氣，接着晦氣真來了，等他去到人家內給錢時，「司機」突然把車子開走，他是被留下了。這一來，「炸彈掉在宮毛厠裡」（註十）。尤其大員表示不耐，在車上大罵。司機也不耐了，忽的又把我們放在一個山林內。正當爭執不休之際，車後似乎不大遠的地方，來了幾聲槍響。「大員」的侍從急忙把快慢機的盒子炮拿出來「乒乒；乓乓；：：」的放了三四十響，不等這槍聲放完，嚇得發抖的司機早已不知所以的把車子開跑了。同時車子的前燈也亮了，一氣就跑到樂山車站。

驚魂未定之際，「大員」的脾氣又發，在停車場大跳大罵，這一罵罵得站長出來干涉了。一看站長是老弁，我知道鬧下去與他有點不妙，乘隙關照他，說他的對手是一位大員。因之他隨機一轉，立刻答應叫司機退錢，並命站員下條開除那「司機」。一面又囑另一站員趕快準備晚

飯「大員」滿意。我與衆「黃魚」也滿意了，自然黃魚們無享受口福的權利。但二十元不能不算意外的收入。到站時已十一時三刻，吃完飯就是十二時半。急忙入城，城門已閉，由站長叫開。入城第一件事是找旅店，「大員」與我分路而行。我先達到樂山旅館，經理告訴我只有一個最貴的特等房間，要不要聽便，我立刻付一日帳，算是定下了。但「大員」也逡巡而至，他一面羨慕我已找到房間，一面卻叫他的侍從把他的行李搬入我定下的房間內，鵲巢鳩佔了。我當時異常憤怒；隨後我想起了被司機留在路上的人，也想起了山林內的槍聲。假如不幸的話，「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過五六分鐘我舒適的住在另一更大的旅店「樂安」之特等房間裏了。而「大員」一定也舒適的坐在樂山裏。但他卻在那裏種下一個險些兒丟掉性命的因子；那是嘉峨道上的事，這裏不述。

× × × × ×

三年前是那樣艱難的走完三百五十里的旅程，這次卻平靜的於午後四時抵達，更舒適的住在三年前所住的那旅店與同一特等房間之內。所差的只是沒有站長請我吃晚飯；

卅二年元旦夜

註：(一)「放了黃」，即未達到目的之意(四川俗語)

(二)「賤皮子」等於「賤骨頭」(四川俗語)

(三)「馬起臉」與「拉長了臉」相等，怒形於色的意思。(四川俗話)

(四)成都附近有一種惡習，店小工每不收熟人之錢，其意蓋恐得罪熟客而以後不上門也。堂倌即「茶房」「店家」又叫「公師」

(五)「摣耳把子」，打耳光也。(四川方言)摣音產。

(六)「發沙水」又叫「竹筒水」即河水暴漲。川滇黔康之河道，河水多窄，山洪一至，波浪洶湧，其形如灌水竹筒中，故名「竹筒水」。水每挾岩石泥而至，故又名「沙水」。(四川方言)

(七)「見豬不振三分罪」「豬」之意思與上海人罵人爲豬玀同，此語即爲「當撿人家之便宜」與「欺傻瓜」之意。又有將豬字改作蛛字者，即見到蜘蛛就把它弄死。(四川土語)

(八)「打和聲」，人云亦云也。和讀若賀。(四川土語)

(九)「飽懶餓新鮮」，此罵人爲豬之語，因豬餓時必不斷行走以覓食，食飽後則伏地府睡。(四川方言)

(十)這句歇後語，是當時一位「黃魚」說出來的，據他告訴我，它的意思是激動公憤(冀)。

尾巴：上文所有普通名詞加「」號者，如「司機」「大員」皆作專名詞用。但前文司機有二人。希望注意。

石門蕩舟

代楞

巴渝十二景中，最能引起人興趣的，莫過於石門了。這兒遠可望山，看「歌樂晚霞」的美麗；上岸可探磐溪的幽靜；劃船可盡蕩舟的逸興；合起這三點來，可以說是石門一區已是巴渝景緻四分之一了。石門的位置是在小龍坎鎮的江邊，離市區約十三公里，交通頗便。

卅一年的除夕，午時恰當晴天，氣候却也十分和暖；陡然起了遊興，便在士灣雇了一隻蚱蜢船，兩個舟子，命他們先溯上水，再放下水，因為非如此不能盡「石門蕩舟」之樂。

船放離了岸，漸入流水。回頭看來，靠岸邊的水，反向上流，緊緊的擠着流水，便不停的自打旋旋。這原來是渦流的道理。到了江心，雖然還是前進，却只直進一尺，橫瀉一丈；江水打着泡泡，儘跟着舟身，渡到對岸，已離原出發點約有一里路了。這邊是個極大的灘，叫做熨斗磧；全是石灘，大的有大船一般大小，有的伏在灘上，有的揷在水中；小的亂雜雜的散在灘上；鵝卵石子舖滿了全灘，遠望去一片古銅色，近看却是色彩燦爛，紋理精緻，在碧清的水裏的，更顯得玲瓏美麗。船便從這裏起向上溯，真是一步一挨，使人心焦，好容易到了灘頂一堆大小亂石邊。

嘉陵江的水本是極平靜的，向下直淌，除了些面上的小小波皺外，簡直可說是無波浪；獨有這一處的水，因為受石頭的阻礙播跌，便翻成亂起亂落的浪頭，發出洪洪的吼聲。舟子到了此時，也便聚精會神的攀櫓撐篙，人體貼着船去搾；無奈江水直向下衝，打在船頭拍拍的響，一個浪頭接着又一個浪頭在船頭擣起了白花，却又散作水泡，咕嚕咕嚕地擁過去撲雜前面的浪頭去了。碧色的水上面點綴着白色水花，無數的波浪，前後擁擠着，紛紛紜紜，煞是好看，兩隻眼睛都弄得花了，忙不過來。約摸掙扎了一個時辰，却剛過那堆石頭。

這時太陽雖已偏西，却更出得妍麗，因為四川這地方，一到冬令，便霧氣彌天，即使天晴也必在午後才見太陽。在這陽光下山水愈顯得嬌滴滴，就是一草一木之微，也莫不盡量露出牠的姿態。那石門穩穩的立在江中，像兩隻河馬泅水一樣。對着石門中間望過去，歌樂山莊嚴地坐在地面，在山凹裏兀自還吞吐着似絮的白雲呢！在江岸的山腰裏，坎子上，疏疏朗朗的佈置小房子；揷着有幾家工廠的烟囪，冒着縷縷一般的輕烟；貼緊映着紅色的山土，蒼綠的草坪；再遠只見玄色的烟霧，霧裏隱約現出山影；真強似一幅元人的金碧山水。平時看見的巉山頑石，這會子都成了景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在太陽銜山的時候，舟正蕩到石門邊，便解纜正舵，順那由石門中間奔出來的一股水直放下去。舟子也便歇下槳櫓，吃烟休息。金黃色的陽光，籠罩着地面，調和得遠近的色彩，發出異樣的新奇。天邊的霧幕更濃了，遠處的桅檣都被隱蔽；江面上閃爍着萬點金星；那灘前的大石小石，在一瞬眼間就過了，歌樂山的山尖上，頂着滿天的雲霞；磐溪的老竹，亭亭玉立，直吻到天上胭脂色的霞頰。人的心被陶醉了，舟子也忘却方才的困累，哼起小調來了。光景尚未入幕，不覺船已攏了原出發點。

登岸步行，回首望那深綠江水，滔滔不絕的直流到霧幕的底脚，混成一色了。

邊南行

高華年

參加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調查記 [illegible]

（一）前言［緣起］

[illegible]年暑假，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組織了一個邊南調查團，我奉導師羅莘田先生之命，復經本所主任湯錫予、鄭毅生兩先生之應允，便參加這個調查團擔任調查語言部分。調查團一共有五個人，到邊南來的一共有四個，陶雲逵先生是本團的主任，他調查宗教和風俗，黎宗獻先生調查「街子」，黎國彬先生調查地理，我就調查語言。另外還有一位邢慶蘭先生單身一人到[illegible]去調查[illegible]語。[illegible]的期間有兩個多月，現在已經安然回到昆明來了。我想邊疆的人很多，[illegible]西南邊一個邊遠[illegible]的[illegible]，所以我願意把這半年來的旅行，用看到的邊疆問題實實在在的記載下來，以供一般研究邊疆的人們參考。

（二）出發的前一天

是一個黃昏的時候，我正在屋子裏悶着，[illegible]。忽然陶先生滿臉掛着笑容很高興的跑來告訴我們，明天早晨六點鐘就要出發，票子已經買好了。並且說馮[illegible]預備[illegible]來會歡送我們。[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的空氣包圍着，[illegible]高興[illegible]陶[illegible]先生家裏去了。

茶點特別的豐富，大家都盡興地吃着，談着，臨走的時候，馮先生一一的同我們握手，祝我們的工作順利，這時候我感到無限的興奮，只想拿努力來答謝馮先生的盛意。

晚上回到[illegible]花巷，我又向導師羅先生辭行。這兩年來，他在我的學問上曾經花了許多工夫，給我奠定了一個很穩固的基礎。他很嚴厲，有時也很溫和，這一次除了又給我許多工作的啓示外，臨走時候也殷殷地握着我的手，希望我這一次工作成功。這時候我滿懷着感激，興奮，害怕，幾種不平衡的心理在心裏蕩漾着。回頭又向湯錫予，鄭毅生，袁家驊三位先生辭行，他們幾位也都給我許多寶貴的指示

（三）踏上旅途

九月九日的早晨，天剛剛亮，我同陶雲逵教授等坐上了拉行李的馬車向東車站出發。街上寂靜得像死水一般，晨風微微的吹着，透進了我們的心坎。四個人裏彷彿每個人都有心事一般，一句話不說默默地讓馬車拉着向前走。在我的心裏彷彿包着一團熱水，對於第一次出發的「處女調査，」感到無限的興趣和希望。

七句鐘到達了車站，我們吃了點心後，約莫八點鐘左右就開車了。

西南的風光一幕一幕地映在我的眼前；青山碧水，綠油油的稻田，微風軟軟的吹着，我們彷彿在一幅圖畫裏。汽車越走越快，我們進到農村也越深，離開物質文明也越遠了。這一片無垠的曠野，樸素的農村，綺麗的景色，讓我們彷彿投進了温柔的家鄉懷抱裏，不知不覺的引起了默默的「鄉思，」想起童年在南國的風光裏所度過的美麗生活，我漸漸地惘然了。……車走了四點多鐘，大約十二點鐘的光景，我們便到了迤南的心臟——玉溪了。

玉溪是迤南工商業的中心，從昆明把貨品運到迤南各縣去，從迤南各縣把土產運到昆明來，差不多都得經過這個迤南的心臟。所以這個小小的山城，便是迤南交通的大動脈。居民有漢人，倮倮，𤘤人三種，經營商業的差不多全是漢人，倮倮皆以種地爲生，住在山城附近的山上。到趕「街子」的那一天，我們可以看到穿異服，戴包巾，負着「背籮」的女人熙熙攘攘的在街上穿來穿去。

玉溪是雲南一個產米的區域，所以地方很富，生活也比較昆明便宜得多。城裏有省立玉溪中學和小學，聽說來昆明讀書的人也不少，所以文化水準比較迤南其他各縣都高。這個地方的漢語是屬於西南官話區的，但是它把國音讀ㄍ母的開合口字，都讀作喉塞音（Glottal Stop）〔ʔ〕，在齊撮呼之前和北平話一樣讀作舌面前ㄐ母。詳細的情形，我還沒有時間去注意它。

第二天——九月十日——我們花了很大的力量才雇了兩疋馬，馱着行李，大家跟在後面走。本來玉溪雇馬是相當容易的，價錢也很便宜，恰好碰到這幾天有很多的軍隊開到佛海車里一帶去，所以到處封馬，有的被封了，有的在鄉下不敢來。陶先生爲了這件事還找過玉溪的縣長，但是也沒有法兒，結果是出重價還得給他保險不至於被縣政府封去，才雇到兩疋不大像樣的瘦馬。

也許是埋在書堆裏很少走路的緣故吧，走不上二十來里，就覺得不耐煩了。腦頂上晒着強烈的太陽，早上沒吃東西，一起來就走，我感到相當的暴躁和疲乏；但是一想到邊疆工作就得吃苦，苦頭恐怕還在後面呢，所以我也就忍耐下來了。約莫走了三十里的光景才到了研和街，居民約二百多戶，是玉溪到峨山路上的最大一鎮，我們在這兒吃了飯，再上前走三十里到了峨山縣，已經是兩

點多錯了。

一縣不如一縣，迤南是越走越荒涼了。到了峨山比起玉溪來，就差了許多。本地的民族，除了城裏的漢人以外，臨近有[illegible][illegible]和糯比，聽說糯比只有七八家，和揚武的窩尼語言大同小異。城裏有[illegible]立峨山中學和峨山小學兩所。

第三天——九月十一日——因為頭一天晚上託峨山縣政府找到了「滑桿，」所以今天我們很舒服地經過四十里的山路到了坡腳。美中不足的就是到了半路的山頂上，忽然雷電交作，下起傾盆大雨來，大家都淋得「落湯雞」一般，好在還是坐在「滑桿」上，不然，上頭淋着，底下滑着，一不留神，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坡腳是一個很小的壩子，夾在兩山之間，居民約有七十來戶，臨近的山頂上都是納蘇，屬於峨山縣管轄。這裏除了草鞋，酒糖外，別的什麼也買不到，他們都是等「街子天」到[illegible]化念去買來的。人民生活很苦，納蘇尤甚；鄉中有苦差，鄉長往往派納蘇充當。臨近有鐵礦，可惜我們來往都很匆忙，沒有時間去看。

睡覺的時間到了，臭虫也開始過年了。任憑你怎樣的困，還是不斷的來光顧，也很難閉上眼。後來不曉得是它們吃飽了呢，還是我暫時麻木的緣故，竟然也呼呼地一直睡到大天亮。

第四天——九月十二日——是個最長最險的路程，一共有九十里。中間得翻一個三十里的大山，在紫里河還得涉六十里的水，溪水雖然很淺，頂深不過沒膝，但是在水上行走是相當討厭的。山上常有盜匪殺人搶物，這一次總算走了運，恰好揚武的郭楨君放暑假回去，家裏派兵來接，所以我們也就得到許多便宜。從天亮一直走到[illegible]夜，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簡直坐「滑桿」都坐累了。

(四)工作的中心地點——揚武壩

揚武壩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壩子，屬新平縣管轄。為峨山新平元江三縣交通必經的地方。壩子裏的住民約有三四百戶，差不多全是漢人，納蘇不過幾家，大半因為都是某種關係，不敢在自己寨子裏住，才避居到這兒來的。好比「白馬」(按，即巫者)因為在寨子裏讓人疑為「白」人(按，在夷家裏有一種迷信，凡識字的「白馬」念了某種咒語，經過相當的時間，可以把所要害的人致死，或者把某部分弄為殘廢，他們管這種行為叫做「白」人)恐怕被人暗殺，所以就跑到壩子裏來託庇漢人的力量躲避這種危險，好像有在「租界」避難的意味。

(五)揚武壩的民族與政治

揚武除漢人外，臨近的部族有納蘇，窩尼，三蘇，水擺夷四種。其中納蘇最多，漢人次之，窩尼三蘇又次之，水擺夷最少，不過十來戶，聽說是因為怕土匪的擾亂，才由石屏那邊搬過來的。語言各族不

通，然多半能操納蘇語言。

壩子的周圍有三個大山，東南有碧金山，皆居納蘇民族，漢人不過數戶，均染夷化。山上隔二三十里即有一寨，共有二十寨，五百多戶。寨子最大者為大寨與辦且塽兩個地方，相隔不過三十來里，語言有一些差別。但裝束（按凡言裝束皆指女人，男人多半與漢人穿一樣的衣服）均相同，漢人管他們叫做東路夷人，和西路夷人有些不同（按僅女人的包頭不同。東路夷人的包頭把一個頭巾包在頭上，西路女人的包頭有兩個角在兩旁，好像耳朵一般）。西北有黃鑑山也是納蘇人居民，更多，大小有七八十寨，八[illegible]漢人管他們叫做西路夷人。漢化程度很深，他們的語言和東路不同，略有差別，漢語借字也比較多。西南有大黑山僅有一寨，納蘇三蘇都有約三十來戶。窩尼住在大開門窩尼寨裏，多為漢人納蘇所同化。三蘇多住在山頂或沒有人住的地方。擺夷住在鋼廠河旁邊。各有他們自己的民情風俗。

揚武的夷家雖然很多，但是政治經濟武力都操在漢人手裏。鎮上有新元剿匪大隊部，負全鎮治安的責任。大隊長郭子正先生很得夷人的信仰，我們這一次的工作承他幫了不少的忙。有鎮公所負全鎮政治的責任。有揚武中心小學，經費很充足，聽說都是由廟房廟產撥充作教育費的。一個教員每月二十元，現合國幣千元。學生都是漢人，即有少數夷家子弟，也受了很深的漢化，或父母的一方為漢人。

（六）揚武的「街子」

揚武是漢夷雜居的地方，以全區而論夷人比漢人多好幾倍，這些夷人和漢人交換貨品都在趕街那一天，所以「街子」是特別熱鬧和重要的。趕街的日期是五日一次，古曆逢一逢六都是「街期」。到趕街的一天臨近六七十的夷家女人都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包頭由赤着足，背着「背籮」在街上走來走去，這幾年因為抽兵的緣故，男人都躲在山上的寨子裏不敢下來趕街，所以一街上差不多都是夷家女人。趕街的人數在夏天大約是一千左右；到了冬天可以到一千五六百人，因為夏天河水大，石屏那邊的夷人不能過河來，因此人數比較冬天少。趕街的時候，夷人向漢人多半購買鹽巴、布疋、和酒，或者拿雜糧來掉換穀子，因為夷人住在山上，多半只能種雜糧，這種掉換她們是很吃虧的。同時來趕街時她們也帶些山上的土產，蕎，石榴，梨等賣給漢人。趕街在夷人除了交換貨品外，好像還有娛樂的意義，所以每到趕街的時候，[illegible]姑娘就是沒有事也願意穿得很整齊，從幾十里的寨子裏跑來玩一下。

（七）揚武的貨幣

揚武那裏現在還沒有用國幣，各種人叫做「花錢」無論做什麼事情或者買東西他們都只講「花錢」，拿票子去使用，往往會被人拒絕回來。有一次趕街的時候，我拿了一張十塊錢的票子去向一個納蘇姑娘買梨，她就說：「我們不會使票子，不要。」旁邊的一個漢人說，「不使要不得，他是鐵路委員」，就把這個姑娘嚇跑了。從此我們拿到國幣就得想辦法變「花錢」，自然向人掉換是吃很大虧的，但是既然要想幹邊疆問題，就得吃虧。

「花錢」之外零用的都是使銀毫和銅板。「花錢」的價格很高漲得也很厲害。我們七月中初到那兒的時候，每元「花錢」換二十八元國幣，過了兩個多月後到我們走的時候，一塊「花錢」已漲到四十八元國幣，所漲的數目何等驚人。聽說漲價的原因有兩種：第一是昆明物價的高漲，因為昆明的物價高，法幣價格低落，「花錢」還要保持原有的價值，所以就顯出它高漲來了。第二有玉溪一帶的商人來掉換大量的「花錢」，吸收現金，因此價格抬高。他們所用的「花錢」都是半元一個的銀幣，兩個算是一元。如果從前一塊錢一個的銀幣，揚武現在換得二塊半，那就是可以換七十多元的國幣了。

用「花錢」的原因，聽當地人說，是因為夷人不識字，不認得票子的緣故，所以不使。如果真的是這個原因，那麼又是教育上的問題了。假如邊疆教育辦得好，使夷胞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怎麼能到抗戰第六年代的今天他們還不會使法幣，而拒絕國幣呢？我認為這不是夷胞的錯處，而是我們應該負責的地方。

（八）可怕的愚民政策

在樂甸河的黑尼寨裏面我聽見有一個前清的舉人，是一個多年的老學究，他自己認為是了不得的人物，有一次他對朋友說：「我們辦什麼學校，如果辦好了學校，那些夷人受了教育，就不容易統制了……」像這樣的情形在邊疆的地方恐怕很多，尤其漢夷雜居的地方，樂甸河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

因為種種關係夷胞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對於政府的法令莫明其妙，國家的觀念也很薄弱，任人擺佈宰割欺侮。他們只覺得漢人可怕，不是要錢就是抽兵。有一次我叫一個漢人去喊一個三歲的姑娘來替我發個音，她還沒過來一見着我就嚇跑了。後來我問那個漢人，「為什麼她見着我就跑呢？」他說，「她怕被你拉走。」

喊邊疆教育的人很多，整天開會的也不少；但是有多少人肯跑到不毛的邊地，冒着瘴氣的危險，去教化邊胞？邊疆的問題不是躺在沙發上喊幾句漂亮的口號，或者開開會所能解決的。要想解決邊疆問題，就得腳踏實地的到邊疆去；不怕苦，不怕勞的去教化這些夷胞，才能慢慢的潛移默化，經過[illegible]並不是短時間喊口

號和鬧會所能解决的。

(九) 夷民的生活

擺武的出產很豐富，聽他們說收成一年可以夠吃三年；但漢人多佃夷佃戶差不多都是夷人。所以漢人的生活最爲優裕，納蘇次之，僰人水擺夷又次之，其中最苦的算是三蘇住在山頂上以燒炭爲業。

普通講起來，擺武除漢人外，夷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尤其是女人更苦，差不多整天都得工作。我們在路上常常看到許多夷家的「婆娘」和年青的姑娘背着很重的東西山上山下的跑。她們的身體都非常的健康，潑灑，勝過漢家女人好幾倍。男人喜煙酒性懶惰，除出外多在家裏賦閒，抱孩子燒飯有時都靠在男人的肩上。女人雖然整天的工作，但是自己的生活却過得很苦，她們工作所得的錢都是交給男人，就是「街子」天所買的酒肉等也都是給她們男人吃的。趕街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夷家女人只包一手巾飯一小塊紅糖就充飢過一頓中飯了。因爲這個緣故，夷人娶妾之風很盛，一有錢就娶小老婆，可以替他們種田做伙，賺了許多的錢比放利債還要上算。

不過女人的打扮有時很講究，特別是有錢的年青姑娘，她們的衣衫都搭上許多的大花滾邊，再訂上很多的小銀珠絲和也多半用銀打的，再加上花花綠綠的包頭，一套衣衫往往値了幾十元「花錢」合國幣數千元。

她們的娛樂除平時到公房去玩外，到過年過節的時候，就聚許多年青的姑娘和小伙子，在一塊跳舞唱歌，那些跳舞的姑娘都打扮得很好看。

(十) 納蘇的婚姻

夷人的風俗習慣很多和漢人不同，這裏不能詳細的敘述。現在讓我選擇較爲奇異的納蘇婚姻來說一下。他們男女的婚姻制度較爲自由比從前的漢人自由得多。他們每個寨子裏都有公房，小伙子和小姑娘在黃昏或者晚上都可以到公房玩去，互相認識。如果當一個小伙子看見一個小姑娘在公房裏很羨慕她，想跟她接近，那麼就唱一二首調情的山歌，這樣就可以慢慢的認識起來。有時小姑娘也會故意拒絕小伙子，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到兩方都很好的時候，便可以回去告訴父母託人去作媒，這和現在的自由戀愛差不多是一樣的。不過有時候也有父母不贊成另外給她配給別人，於是吊死或逃走的事情也會常常發生。

不過娶親的風俗很奇怪，當新娘娶過來的時候，頭一晚上是給送親的姊妹同房，不跟男人在一起，到第二天早上又回到娘家去，一直不回來在娘家住了三五年纔方回到婆家來住。有時在農

四七—四〇二

忙時她的男人可以去接她來，但也不同房，做完事情馬上就跑回家去。如果發覺有人姦淫他的妻子時，就把男子的鼻子割下來，再放他走。

我又聽說元江花腰擺夷的地方更奇怪，姑娘結婚後回到娘家，往往要等肚子大了沒有辦法時方才回到丈夫家去，同樣她的男人也可以在外面隨便亂來。所以擺夷的第一個子女往往不是自己生的，所奇怪的是長子還有長子田，和繼承的權利。他們自己也曉得這個風俗不好；但是一直到現在不能改良。

(十一)「白馬」「端公」「師娘」的地位

「白馬」在倮倮裏地位很高，因為他既然認識字，又會治病送鬼，所以普通的人都很尊重他。「白馬」有「官白馬」「私白馬，」凡是在寨子裏學問最深，而有道德不會害過人的「白馬，」大家就公推他為「官白馬，」每年倮倮「祭祖」「祭龍」「祭天」的時候，都請這個「官白馬」來主持。教我倮文姓張的就是魯奎山的「官白馬。」「私白馬」就是普通的「白馬，」日常都是替人家治病，送鬼，解咒等。倮倮無論什麼病，他們都認為有鬼，他們不肯吃藥，只是請「白馬」來念念咒語，把鬼趕走，病也就好了。所以在每個寨子裏往往有好幾個「白馬」而沒有一個醫生。這樣也不知斷送了多少的生命。甚至有一些漢人，受了倮倮的影響，病的時候不請醫生，也請「白馬」來送鬼。

「端公」不識字，學習時只是口授；「師娘」是女的，聽說西路那邊有一個很高明的，幾百里路都用滑桿來接去，其職業同「白馬」一樣，也是替人家治病送鬼的，不過地位好像都比「白馬」差些。

(十二)魯奎山倮倮的「牛賧會」

魯奎山倮倮的「牛賧會，」每年在陰曆四月逢丑的那一天舉行聚會一次。開會的時候魯奎山二十寨的倮倮每戶都有一個男人去參加，各人自己帶着飯和酒到那兒去吃，請揚武郭子正大隊長去主持，每年由郭大隊長殺兩個牛請他們吃。這個會有下面幾個作用：

第一，這一年內山上有土匪盜賊之類，大家共起而消滅之。如有外面的生人到寨子來，經過揚武幾個有地位的漢人介紹後，大家須好好的招待他，不能怠慢。

第二，寨子裏有什麼不公平和命案的事情都在這個時候來判決，它好像有法院作用的樣子。

第三，如果有證據證明某「白馬」「白」人，那麼平日由大家把他軟禁起來，不讓他跑走。等到「牛賧會」這一天，就把他帶到會上，宣佈他底罪狀，經過大家公認他確實害過人，那麼就把他

四七—四〇三

活活的埋死。前幾年就有一個姓張的「白馬人」在「牛踪會」上遭活活的讓大家埋掉。聽說埋的時候烏雲黑暗，雷雨交作，大家都很害怕，恐怕埋錯了得罪上天。（這種活埋的辦法聽說已經禁止了）」學生鄢子雍先生在揚武一帶很得夷人的信仰，他們差不多都很聽他的話。聽說如果「牛踪會」那一天他不去，有許多糾紛不能解決，有時甚至同室操戈就會打起架來。

（十三）納西族的神話與故事

納西族是一個有文字的民族，他們的書上記載的神話和故事很多。它不僅記載自己的遠古故事，而且還有兩本書記載唐王遊地府和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我為了研究它的語法，把故事記得相當的多。好比說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它和漢人所傳說的就有一些差別，如梁山泊因為想祝英台得了病的時候，它的書上就說有許多「白馬」和「師娘」來趕鬼，念經作了許多他們所記的經文化。還有一個仙女和王子羅漢的故事，和他們的祖宗結婚後來生了許多倮倮；大裏面記載著羅雀能飛等等的神話。像這樣的神話很多，這裏自然不能一一的來說，現在讓我們把日蝕月蝕的一段漢譯神話寫在下面。別的等以後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知道倮倮叫日蝕是「太陽被虎吃，」月蝕是「月亮被狗吃，」（李馬學良同學記的撒尼語也是如此，惟我以前在昆明臨近記有關係的民歌。）這裏有一個神話來解釋彝胞們的來源。

從前有兄弟三個，一個在山上，一個人在平處，一個人學人樣，一個學「斑鳩叫」（卜卜鳩叫生的聲）一個學山脈地脈合攏來（拔，即移山或縮地）一個學會鳥語。三個人都學習回來。家中有一個老鴉在樹上叫，聽哥哥說，「兄弟，老鴉叫什麼？」兄弟說：「有一個死狐狸在溝裏，另外有一個醫生把山移過去，看見一個死狐狸，學會「不死藥」的叫聲，就把「不死藥」給它擦一點，剩給他吃一點，狐狸就活起來了。

過了幾天回家後，每一個人都娶一個老婆。兄弟三個種田去，囑咐他們三個媳婦「不死藥」要拿去曬，他們媳婦三個聽錯了要曬的話，便把「不死藥」拿去曬，就讓太陽月亮收上天去了。後來兄弟三個拿一個銅柱爬上天去，帶一隻狗一隻虎，狗和虎跑得快，都爬上天頂去了，人還沒有上天去。叫他們三個媳婦燒熱水澆銅柱根，他們三個媳婦不耐煩燒熱水用涼水淋那銅柱，大紅螞蟻咬那銅柱，銅柱便倒了。他弟兄三個都跌下來死了。跑上天去的那個狗和那個虎想起主人來，狗就把月亮吃掉，老虎就把太陽吃掉。」

（十四）燒猪與燬狗

在揚武一帶無論是漢人或者夷人，他們最講究的吃法，就是吃「燒猪」與「燜狗。」這兩種往往不能合在一起來吃。最講究的酒席上往往有一個「燒猪，」燒猪的方法，是將猪毛用火燒掉，把肚子裏的東西拿出來，然後用鐵叉攤開，塗上甜醬這一類的東西，用烈火慢慢的烤，有一個人守在爐邊看着，烤的技術很重要，不能太過也不能太嫩，揚武有一個姓王的聽說是「燒猪專家，」平常人不容易請動他，有時也擺起架子來。我很僥倖能夠吃到這位專家燒的猪三次。猪不能太大，頂瓜瓜的是五六斤的肥猪，也得選擇一下。

揚武吃狗也是很時髦的，無論是漢家夷家他們都喜歡吃。狗要選擇很肥的，吃的時候，講究的就把火腿和許多作料在鍋裏去燜。做好時候簡直沒有一點腥味。有一次郭子正先生燜了一隻大狗，請了兩桌客先吃狗肉，也約我們去吃，起先我有一些害怕，但又不好意思不去，所以只得到那兒去看一下。吃了之後覺得味道很好，還吃得不少。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和狗又結成冤仇。其他如吃牛肉等在揚武都是相當的講究，做法也相當的好。

（十五）我們的生活和工作

我們的生活是很苦的，每日兩餐。因爲本地人沒有時間觀念，有時候八點鐘開早飯（第一頓，）有時候到十點鐘才開早飯，簡直把我們餓得幾乎發楞了。吃飯的時候在桌上隨時可以發見一羣螞蟻，在飯裏隨時可以發見蒼蠅和白米在一塊蒸。喝開水的時候，往往因爲你叫得緊的緣故，沒有開就拿來給你喝……

我們是住在一個小學校裏，一間狹小的教員休息室搭上了三個床舖，已經是擠得水洩不通了。還有一張很長的桌子，橫在中間，那就算我們幾個人工作的寶台。如果我記起音來，他們簡直倒霉，不用再想工作了。後來好在學校暑假了，我就向學校當局借一個教室來工作。

我們住房的前面住着一位青年，年紀不過十六七歲，上了大烟的癮，肺病也已經到了第三期的最高峯，骨瘦如柴，口吐鮮紅，鼻出黃水……而且沒有一點兒衛生常識，到處吐痰，流黃水，我們窗戶外面的一個小院，就是他最常吐的地方。看起來眞是怕人。現在聽說他每天抽一兩多的大煙，來維護他殘喘的生命。

揚武的氣候相當的壞，整天都叫人頭悶，感到不大舒服。瘧疾是夏季最普通的流行病。聽一位小學教員說，我們這裏沒有一家不打「擺子」的。臨近的「魁閣」有瘴氣，早上和午後都不敢到那裏去。我們剛到那兒因爲不曉得，還跑到那兒去拍一張照，還好運氣不錯，沒有中上瘴氣。

在這樣困苦的生活情形之下，我們還鼓着勇氣打破了一重一重的難關，向自己的工作邁步直前。有時候接洽一個事情，到處

碰釘子，也還得硬着頭皮去碰。自然這一方面陶先生忍耐性最大，所以有時我生氣了，他就幫我許多的忙，好比找「白馬」教課文的事情。

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沒有別的，我們只有「吃苦，耐勞，忍耐，」用自己的工作來安慰。

我們這些人都很年輕，除了陶主任年紀雖然稍微大一點，也不過是一個三十歲的「老青年，」差不多吃苦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忍耐」的程度就有一些差別，這一方自然是「老青年」的耐性最大，因此他也做了最多的事情。許多麻煩的應酬和接洽，幾乎都落在他的身上。假使是一個上年紀的人跑到這兒來工作，恐怕也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退下陣去了，所以邊疆問題不是容易談的，它需要有訓練，肯吃苦，年輕力壯的青年，大批的開上去，拿心血去換取代價。

我們的工作是這樣的；陶先生調查納蘇的宗教與巫術，整天東跑西跑，找「白馬」找「端公，」找「師娘，」看「送鬼」：忙得一場糊塗了，[illegible]先生研究揚武的街子，老盼着「街子」來到，恨不得整天趕街，不常的時候也這裏溜那裏問。黎國彬先生已到元江去了，他冒着瘴氣到元江去調查擺夷的地理環境，是本團的一個「勇將。」我却埋頭在桌子上調查納蘇系倮倮族的語言。第二次我調查窩尼語言，和倮倮的相比，言語大同小異，和元江一帶的黑窩尼相同。第二次我是調查納蘇的語言與文字，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這個上面，所得的材料也比較多。在工作中間像找「白馬」教倮倮文那類的事碰釘子的情形，有時候真會急得人痛哭流涕。

（十六）揚武歸來

是九月十二日的那一天吧，在一個晨曦的陽光裏，我們的工作結束邁上了歸途。這時候我們的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樂，差不多和出發的時候一樣。兩個多月來邊地的生活，把我們磨鍊得更結實了。我們知道祖國的偉大，在祖國的邊地上有一千多萬健康活潑的夷胞，在祖國的邊疆上有許多寶貴的富源——如揚武臨近馬衆夷的鐵礦——這些都需要大批的智識分子到邊疆去，為祖國努力！我們不要喊口號，也不需要在都會裏開什麼大會，只要一批一批有訓練的隊伍繼續向邊疆不斷地開上去。

（十七）途中遇匪

臨走的前一天，因為找不到馬，同時旅費也顯得有限了，所以只得走路。頭一天從揚武到坡腳就是九十里。我們闖涉着水走完六十里的綠汁河水路，路上又沒有打點的地方，一天只吃了兩個鴨蛋，正在這疲餓交迫的當兒，前面又擋着一座高山，我們只得掙

扎最後一滴的生命力，拖着笨重的身體，沿着險峻的山坡，一步一步的爬上前去。抽冷子聽見一個銳利的聲音衝破了沉悶的空氣；「什麼邊疆再也不幹了！」我却回頭正好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在這微笑中包含着許多痛苦和驕傲，交織成一個矛盾的網罩在心裏。突然又來了一個「哎呀」的聲音，同來揚武電台的兵因爲受暑的緣故，又躺在山坡了。就在這刹那之間，前面的護送隊兵發見了土匪「乒乒乓乓」的放了幾十槍，這時候人人嚇得目瞪口呆，只好聽天由命了。僥倖土匪打退了，天也由黃昏決要黑了，我們還得拖着很重的身體趕路。……到坝贓時已經八點多鐘，路上還摸着一段漆黑的山路。

……………

邊疆的工作是相當危險的，有時候簡直是把生命去拚；好像這一次途中遇匪的情形。還有在揚武的時候，有一個時期天花流行，我們因爲工作沒完，只好待下去冒險。有一次當我到一個「老羅」的「白馬」那兒去學習倮文時，有許多人覺得奇怪圍着我看，冷不妨來了一個滿臉水泡出天花的十六七歲孩子，我一見就怕得要命，也只好趕快的離開。也許神經作用的關係，晚上我就做了一個夢，有一個仙女下凡給我手臂上種了幾顆牛痘，這不曉得是近來記載倮倮神話的緣故，還是別的原因。

抗戰以來，邊疆的問題喊得頂響了。誰都知道邊疆重要。我希望對邊政以及對于邊疆有興趣的人，不斷地到邊疆去，努力地開發，邊疆問題才能解決，一千多萬的夷胞才能離了痛苦，貢獻他們偉大的力最來建設新中國。不然光躺在沙發上喊口號和開會，一點也沒有用的。讓一班沒受過訓練的人招搖撞騙地去談邊政，去談語文，所得的惟一效果，只是虛糜國帑罷了。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寫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風俗研究

高君華年現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從羅莘田先生治語言學，所作論文有福州音系和昆明附近一種黑夷語研究等。今年夏天受南開邊疆人文研究所的委託，隨着陶雲逵先生到揚武壩去調查，曾經紀錄窩尼，納蘇幾種語言，並從當地的「白馬」學習納蘇文字。這篇短記雖是業餘的副產物，卻讓我們從它裏頭得到不少奇風異俗的認識。

——編者。

記迤南途中

徐學謙

四七—四〇八

大哥：

在桃源寄上數信，未知都能收到否？九月底一信早收到，當時曾覆你一信，但此後就無信來了，不知是郵局延誤呢還是你始終沒有給我動筆的緣故呢？家人與鄉里的近況如何？甚繫念。弟隊十二月一日才由桃源出發，近一月的光陰都化在旅途的疲乏之中，又因寫字很不便，結果沒有給你寫上一個字。現在已到工作地點大旗中線二組，前天就已開始工作，水平組也在今天出發了，我們地形組明天也該動工了。就趁這閒暇，記些途中所遇的給你看看，說不定有些會叫你感慨噓唏，有些會引得你捧腹不置呢。

此行我們經呈貢，玉溪，峨山，元江，墨江，而達距墨江九十華里的阿墨江岸大橋頭，這便是我們一隊担任初測的路線起點。全部行程除桃源至玉溪一段有汽車可達外，其餘的大部份路程都得步行，我們員司本有花杆（轎）或馬代步，但我們多願取代步費二千元而步行。沿途所過除呈貢玉溪稍有農田外，他則十九為不毛之地，崇山峻嶺，羊腸鳥道，行旅的艱苦委實是少有的。所幸團體行動，諸凡行李的拖運，途中的護送，膳食住宿等都各有專人負責，又有工人聽差，所以每到宿夜地點，便可洗了脚，吃過飯，帆布牀一擱，舖蓋一解，就可安然睡去，比單獨旅行不知要少費幾許腦筋和手脚。滇省嚴禁烟毒，而所經頗聞鴉片氣味，據云目前已勝過去十百倍矣，沿途生活程度離昆愈遠則愈高，至墨江，米價且高昆明一倍！惟鹽反是；因陸路沿途的馱馬商由昆玉一帶運日用百貨及糧食至迤南各地，由距普洱百餘里之磨黑運鹽而返。迤南各地，向稱炎瘴之區，此行所經以元江為甚；元江四面羣山聳立，如在窩底，雖時屆窮冬臘月，而氣候一如初夏，日中可穿單夾衣。墨江氣候如初春，炎威已大減于元江。所經各縣，無一特著之物產。大概玉溪產米和糖，並隨時可吃着魚腥；過元江時正當柑橘和甘蔗上市，甘蔗又大又甜又便宜，大吃特吃；墨江出香蕉和甘蔗，甘蔗比元江產的稍遜，香蕉很好，又任情地下嚥——這些便是旅客們唯一的慰勞品了！

經墨江時最使旅客頭痛的，便是購物需用『現金』，所謂現金有二種，即花錢和『銅板』，前者即以前的『銀圓』，後者即以前的『銅圓』。現金』當國幣若干，時有漲落，大概物價愈高，『現金』愈漲，因物價以『現金』計，幾能保持不變也。用國幣或滇幣去買東西吃虧很多，向苗胞買香蕉，更非『現金』不納，而旅客向店舖換取現金多不受歡迎；度其原因，一則因土人多頑固不堪，另則因他們和苗人時有往來，『現金』似較便利——這樣就够苦旅客了；曾和同事去換現金，接連問了近十家舖子，始換得十圓國幣的銅板（共三十六枚）。據云過此向邊境走，國幣滇幣更低，所以我們動身離墨前各人都得想盡法子換取若干『現金』備用，這真够人皺眉了。

苗夷所經皆有，以元江墨江為多，他們男女所任的工作正與我們漢人相反，男的在家管雜務帶孩子，女的出外任勞役賺錢養家，故所見

多苗女，苗男反難見到。她們身軀較漢人略短，而強健則遠過之。她們聚居深山，和漢人極少通婚，僅以貨物相交易罷了。裝束各族互異，大概均以闊帶束腰，頭裹黑布，以額背負重物，很能吃苦耐勞，又極忠實可靠。我們的行李自玉溪至墨江便是她們背負的，所以關於她們的生活習尚得能知道一些：她們一路背着重物，踏着峻嶺險徑，一路還是若無其事地唱着她們忽高忽低的單調而和諧的山歌。一人唱，大家就應和着——那天眞，那簡樸，那愉悅，在她們每個身軀上洋溢着，好一帖靈魂的補劑！早叫我們忘了跋踄長途的辛苦了！遇着風和日暖的日子，經過平坦的青草地上，她們便坐下來休息，有時就立刻團團地圍起來，以掌擊節，踏着舞步，唱着山歌，笑咪咪而又像五分正經地相互穿插着，坐在旁邊的也隨着和唱。——我們立在她們舞蹈的圈外，細細地看，也樂不可支了。我突然想起『布衣菜根可樂終身』的話，我心窩深處不禁對她們起了一種神秘性的敬愛！我又想起沿途所經的烏烟瘴氣的地方，多貼着「抗戰建國」的字樣。我眞要喊出『只有可敬的她們這種精神，才能抗得戰建得國呀！』她們的生活堅苦得比『臥薪嘗胆』更甚。每當到一個宿夜的地方。她們便租店主的鍋來造她們又紅又糙的米飯。青菜是她們最上的而是唯一的「和飯」。有時見她們設有青菜也沒有別的，只括些鹽粉在碗裡，便可津津有味地通過上帝爲她們特造的喉頭了。據云這還是她們極好的食品，是僅在途中吃的，在家裡吃的盡是『巴巴』（玉蜀黍）的化身——巴巴餅巴巴粥之類。她們的過夜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了；兩人背靠背坐，圍成圈子，中央放些柴火取暖，就這樣挨過綿綿的長夜！因爲她們沒有被子和氈子，也沒有稻草和枯葉供臥眠，而身上的衣服又單薄得不夠禦寒，因此她們就用這個十二分巧妙的法子過夜了！

在元江見到的一種苗人，她們的裝束是够令人捧腹了；她們最講究服飾，全身上下的衣服都鑲挺闊的花邊，黑布的綁腿也鑲着同樣五顏六色的花邊，頭上除包黑布外，並飾以半球形的白銅皮，和長長的彩色垂珠垂線，臉色既黑且黃，臉形或長或扁，或歪或偏，異於情常；終日食檳榔椰子的嘴巴裡牙齒已染成黑色。她們却還要『錦上添花』每隻耳朶垂以一兩有餘的白銅耳環；上身既這般盛飾，以爲下身也必『鑲金嵌玉』了，誰知道花邊綁腿以下，便是龜裂不堪的一雙黑脚。她們成羣結隊地排徊在街上，聚在這個舖子，又圍住那個攤子，每人背上束着的小竹籃里的銅板不時在卒卒索索地作響——我不禁記起身在離鄉萬里的迤南地方呀！心情激蕩得像一匹馳騁的野馬，我幼稚的自問『爲什麼到這個地方來呢？』

迤南十九爲不毛之山地，既無特著之物產，更乏名勝以供遊覽；若此行目的在探古跡賞名勝，必然大失所望無疑！但目的在考察迤南風土及苗夷之生活習尚，實可不虛此行。但我們目的還在測量路綫，奉命來此，除了旅行艱辛些和工作的進行困難些外，一切都是樂願的。

呀！我記起了，這似乎該補說一下：就是峨山的那個淸晨，那天我起得特別早，原因是隔壁的大烟氣味把我薰得着實難受，我想往郊外吸吸新鮮空氣，看錶才六點鐘，一出門，眞是出乎意外，就有幾個背書包穿

童子軍裝的小學生跑過去，我滿心都是喜悅，心情也頓覺涼爽，以爲這迤南的奇遇了。我慢慢地從城裏走到郊外，一路都有背書包的小學生跑過，遠遠還聽得見「立正！開步走！」訓練新戰士的雄糾糾的聲音，原來抗戰建國的新苗也在這偏僻的山城發旺滋長着，到現在才知道這雖是峨山的一個尋常的清晨，但也是此行的奇遇！郊外，我走過一條長長的木橋，順着溪邊的沙徑走去，掛着枯枝的柳樹站立在清澈的水濱，沙徑的另一邊是平坦的水田，前面溪水轉了個灣，一座長着千竿綠竹的饅形小山擋住溪灣，綠篁叢中，可隱約看見幾座茅屋，旁邊有座較高的小山，山腰上正在建築一所彩色的洋房，我無限愉快的接連吸了幾口新鮮空氣，呀！這恬靜的清晨，沒有一點聲音，除了溪水流過急灘的錚錚聲和路旁的小水流穿過石穴的淙淙聲——這幅迤南唯一的圖畫。

我已被溶化在這恬淡的色彩中了！是吃稀飯的時候了，我匆促地回客寓，心裡有了新的盼望與祈求；這漠漠的水田該長着豐茂的禾稻，這溪邊的柳樹也該樹滿美麗的春枝了！當我們工作完了重經此處的時候。

讓弟斐妹近二月都曾有信來，我當時也有覆信去，只是測量期間寫字頗爲不便，關於途中瑣細的事，恐怕沒法再給他們記述了：若他們記念我，或對這蠻荒之地的事有興趣的話，請將弟陸續寄上的信轉寄給他們看就是了，玉娟現在何處？健康嗎？我很記念着，因爲已是足有五個月沒有她的來信了。弟升學的事，亦是我最牽掛的，希速示。此上，敬祝

快樂！

三弟學謙上十二月廿六日于阿墨江岸大橋頭。

◁東戰場一巨型文藝刊物▷

靳以主編

文藝

創刊號七月一日出版

連載三大名著預告：

一、巴金：「火」第三部

二、曹禺：「三人行」劇本

三、靳以：「前夕」第三部

福建南平人文書店總經售

衡桂筑旅途日記

朱詠海

（一）

樹銓：來桂三日，而未和你作一次通訊，自己覺得有些荒怠。

火車駛動以後，我就在房內坐地，同房的有一位胡先生，是衡陽中南貿易行的，相談尙稱投機，後來吳海澄先生亦來談天，故不覺寂寞。過洪橋，憲兵來查證明文件，於是把吳先生趕了回去。晚上以不欲錯失沿路風光，頗不願睡，且以野風太大恐受涼，是亦不敢睡。實在，沿綫風物，亦僅山土池沼田野而已。

晨光熹微中，車過興安站，兩旁風物乃漸入佳境，自興安西行，盡在叢山亂峯間，車蜿蜒曲折，常不能窺車身之全豹，嚴關鄉車站四周，景物尤稱幽絕，車過興安，而未克下車觀光，甚以爲憾，此後不知何時得歷其境耶？

六時許車抵桂林北站，因有醬油一罐，託交餐所，乃於此下車，晤先華澄濤諸兄，旋中霖兄亦來，相談殊歡，在餐所早膳後，雇車入城；沿路一切，仍與我二年前離此時相彷，無何變化。剛到中區，即見獨秀峯巔高懸燈籠兩個，知爲空襲情報，急促車行．抵行，見袁紹安等諸舊同仁均未外出，心始稍釋，旋獨秀峯之燈籠亦落，未發緊急警報，蔚鈞兄等亦自外乘自由車返，多年舊知，一旦重逢，喜不自勝。

桂行已盡去舊觀，昔年同事，亦僅餘蔚鈞紹安亂貽諸先生而已，桂行整日辦公，故一切均循正規，辦事亦有條不紊，同仁之日常生活亦較衡行有生趣，有活力，最近更有體育股之組織，時與同業作友誼之比賽，故桂市同業間之情誼頗佳，不若衡市之一盤散沙也。同業間現有平劇組，游泳組等之創辦，桂行之所謂少壯派，莫不參加焉。天主堂某西人創辦英文補習夜校，桂行同人蔚鈞，澤生，成大，煌諸兄均往就讀，學金全數由行方供給，渠等晚餐畢，即相率挾書就讀，無一日間斷，觀乎彼等之勤讀，而憶及我在衡生活之頹廢，能不慚怍乎？

是日午餐，承蔚鈞兄相邀，至樂羣社用西餐，更請澤生，成大，二兄作陪。樂羣社西餐廳，佈置十分摩登，牆壁以牛油色粉飾之，襯以藍色窗衣，幽靜無比，有新色之燈光裝置，更裝有六個高懸電扇，暑

氣盡消，其間來往賓客非西裝革履，即卷髮聳胸，我置身其間，恍若已重返滬濱，全忘其爲抗戰大後方之西南中心矣。

午後走南站訪朱昭鍔君，適外出，未晤，乃留字悵然而返，五時許昭鍔兄特來看我。

華燈初上，偕昭鍔兄蹓躂街頭，燈光亮耀，幾如白晝，熙來攘往，肩摩轂過，其擠軋情形，較之上海之福州路有過之無不及，不過來往之汽車較少耳。

二年前在興建中之灕江大橋——中正橋，——已雄跨二岸，做了東西二市區之大動脈，每日往來橋上之車輛行人，不知凡幾，與二年前時因水漲落而斷續之浮橋，其功果當不啻天壤矣！憶我二十九年春由滬來桂，道經衡陽，而見湘江築有雄偉之湘江大橋墩，及二年後之今日，所能見者，仍是昔之橋墩而已！貧瘠之桂省而卒能完成此巨橋，素稱富饒之區，反無力以竟工。實難獲解。

橋頭凭眺，星光微淡中，隱見象鼻，羊雉，諸山，憶及昔日初來桂地，偕中霖蔚鈞諸兄，遊跡其間，尋奇探幽，趣味盎然，孰知今日重臨桂地，桂行同仁，泰半星散，且不日我更將離此遠適，則今日之衡桂諸友，又將於何時得再聚首談心耶？與念及此，情不能禁，乃與昭鍔兄握別言返。

翌日午後五時，發所同仁先華，澄濂，中霖諸先生來約晚餐，問鶴，紹安二先生聞之，亦堅欲參加，盛情殊不可却，乃應之，同去老正興館中餐，中霖兄之夫人亦俱來。婚後甜蜜生活，已使伊發福多多，而腹大便便，吾等向之索取紅蛋，當亦有日矣。席間先華，澄濂，紹安諸先生談笑風生，妙趣橫生，而中霖兄之痛快暢飲，爽直之氣不亞昔日，尤屬難得。

席散，問禮先生復約往大衆戲院觀影劇，該院裝璜設備均佳，可與滬上二流影院相媲美，觀衆亦守秩序，不若衡陽影院間之嘈雜不堪也。開映之影片，泰半爲西洋片，發音以不甚清晰，殊不易聽懂，唯劇情院方譯有中文說明，於銀幕旁以燈光逐節映出，故亦不難明瞭也。

七日清晨，忽警報長嘶，詢之有關機關，據稱有敵機二十七架，自湘境西飛，旋即發緊急警報，我乃隨桂行同仁，同至廣西銀行躲避，該處我曾於二年前去過，惟未深入山洞。此次欲探神工，故直入洞底。該洞蜿蜒曲折長約半里許，上下處已置有扶梯，並幾處置有鐵欄，不明何意？洞內殊潮濕，雖數千人擁擠洞內，寒氣之襲人猶不可當，佇立片刻，即偕蔚鈞兄出洞外。桂市以到處有天然防空洞，故市民之躲避空襲，均從容不迫，馬路上亦無衡市之緊張狀態，市民入防空洞時，秩序井然，魚貫而入，毫無爭先恐後等情，——此點僅以廣西銀行內而言，別處是否如此，以未見不敢斷定。此次敵機僅過境，未投彈，聞飛去貴陽云。警報至十一時許始解除。

六時朱昭鍔兄來，邀去西園晚餐，該處爲粵人開設者，菜肴甚

佳，二三人便餐，確以廣東餐館為佳。

餐後，復遊觀電影，劇名「左拉光榮傳，」演述法國文學家一生光榮歷史，後以主持正義，痛毀政府，為第三者呼冤，而遭判罪，逃避英倫，仍不忘著書以伸正義，旋以冤獄大白，乃得自由旋返故土，最後著作「正義」一書，未完稿而撒手長逝，其著「正義」之動機，曾對其妻云以世人盡不知何謂「正義，」是以亟宜著書以明於世人之前，觀該劇，自覺得益良多。

明晨七時將搭車赴金城江，所託代購之白府綢襯衣，尙未辦，尙有其他零星小事，亦亟須待辦，因此，這第一次的通訊祇能於此擱筆，其餘一切，俟到了金城江後，再作長談，再會，祝

好。

（二）

樹銓：十一日在金城江發出一函，對我此次閃電式之「出走，」稍作解釋，當已收到。

九日晨我偕何驥良先生搭車去金，同行者另有張鴻生夫人，光公至友之公子劉君，及由蔡經理介紹而去筑攻讀之學生邵君，故沿途尙不寂寞。臨行並承紹安，兆先，蔚鈞諸兄送至車站，而昭鍔兄亦已早在車站候送，渠等盛情，殊為感荷。

火車在七時於諸友頻頻話別聲中駛出桂林南站。我乃亦在離情的悵惘中告別了這山水甲天下的勝地。駛出桂林數十公里後，兩旁山巒無在桂林之矗然秀麗，有若春筍，鳥獸，門樓之奇形怪狀者，逐漸稀少，均起伏若湖南境內所見者然，故沿線山水，殊無可取。惟過雒容後，所見山岩則又一變而若於桂林所見者。

鐵路兩旁，十之八九為山巒，荒地所佔，墾田殊不易多見，若含村屋，亦異常稀少，若湘省之稻田比比皆是，誠不可相提並論矣。以柳桂沿線，灌溉利便文物昌盛之區，尙屬如此，則其西北山地之荒瘠可知，而廣西之所以貧，當即在此歟？

車上曾見柳江市區，房屋櫛比，據柳江南北二岸，惜以搭乘通車，不克瞻仰市容，良以為憾。湘桂路於柳江兩岸，設有南北二站，而以柳江鐵橋貫通之，黔桂鐵路另築西站於南岸而與湘桂鐵路啣接於南站。柳州城區，高置大水塔一，可見市區用水，亦若桂林之有自來水矣。

是日通車於午後四時許駛出柳州西站，黔桂沿線所見，泰半為斷續之突立山岩與黔桂路之開山工程，柳州至三岔間，火車幾全在山谷間行，路旁被炸開之峭壁挺立，一處曾以山洪爆發山岩崩倒，鐵道完全被壓亂石下，現已於旁邊另築一線以代之，火車過該山谷，須緩行，以防震動山岩致成巨禍，小心翼翼，一若偷渡然。又過另一山側，亦以恐震動過巨，而緩駛，豈意路軌稍有斜度，致無力上坡，乃再倒駛二三里，然後駛足速力向前，始得過嶺，我以在衡已得搭車經驗，於是自柳州至金城江始終站於火車上落處之路級

上，俾得飽餐沿路景色也。車至當晚十一時許抵金城江，我等乃下榻於黔桂路所辦之賓館。此次路上所見，另有數點路記於後，以作此信之結束。

車進雒容境，遇警報，不得進站，車倒駛停離站二三里處，旅客均被催下車。附近正為一很長之鐵橋，我轉以為危險殊大，宜避走稍遠，而附近又一無隱避處所，走約三四里始得一樹叢，正擬聊以休息，豈知機車已汽笛長嘶，蓋警報已解除矣，於是又急急趕回，烈日下如此奔波，實在苦極，莫不汗流浹背，衣衫盡濕。不過因警報而得親歷雒容鐵橋三次（我以為該橋當為湘桂路最大之橋樑工程，）確亦難得之機緣。

時已深夜，翌日清晨尚須趕程，不多談，祝好。

（三）

樹銓；我今天把金城江的情形來隨便和你談談，這次通訊本來昨晚在六寨預備寫的，後來因為身子太疲倦，亟需休息，而肚子也覺得有點痛，不得已乃作罷。

金城江有許多地方，會使初到的旅客驚奇，走出火車站數步，就有一個很精緻的建築物，呈現在你眼前，那就是黔桂路辦的金城江賓館，它解決了一百多個遠地旅客的住的問題，它給予他們恢復了一天的勞困，它帶給每一個旅客對於金城江最好的印象，這印象，會使旅客永遠忘記不了這一個小小的鄉鎮，無論他因來往旅客的頻繁而日益繁榮起來，或者因為黔桂線的延長通車而使它再冷落下去，不用說，賓館的房屋當然不是茅草的，房間是紅漆的地板，粉飾的天花板，纖塵不染的玻璃窗，棕繩墊的牀舖，尤其難得的，沒有臭虫來擾破你的甜夢。窗外是綠茵般的草坪，點綴以各色花草灌木。其他設備方面有食堂，男女浴室，洗衣作，且置有水塔，由金城江（江名）用抽水機直接打上水塔。侍者稱服務生，均二十歲左右之青年人，穿一色制服，招待十分和氣周到。賓館最大特點，為無論食堂侍者及服務生等均一律不准收受小費，初次用餐，我們曾給以小帳，侍者仍退回。此點確令旅客感到十分利便。總之，我以為在衡陽諸大一個城市裏，還找不到一個旅館能像該賓館之能使旅客一樣的滿意哩。

金城江有電廠一，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店家裝有電燈，街上也有路燈，電費很貴，每晚每盞需二元五角，且到晚上十二點即熄火，全市房屋十分之九為茅屋，市區隔金城江而分南北二區，江南熱鬧街市為南正街，中國旅行社即在該街，汽車站在此，火車站在江北。街道有民族民權民生等路，（民生路未見到，不過猜想，）店館大半為旅館，飯店，旅館除賓館外，實在無一家可居住者，簡陋骯髒不堪者多，空氣污濁，住在裏邊與會生病。因為來往商旅之衆雜，小旅館林立，於是娼妓亦跟蹤而來，街道間時有碰見。娛樂方面有金城大戲院一家，演平劇，內容若何，以未觀不得知。

河池縣於此間設有金城江管理處於江北岸，現在正在蓋置新屋，以管理一切行政，另有鄉鎮公所，施行保甲，管理戶政。

有電報局及郵政代辦所各一。衛生方面，據我二日內逛街所見，有文光家庭醫院。

此間除從事旅館，飯館業外（大半下江人）挑夫亦非常多，有二百人左右，他們有非常嚴密之組織，據稱河池縣特派有專員駐此，管理挑夫一切事宜，挑夫分十六人爲一組，每組有組長，每挑夫每月須繳捐款三四十元入該工會，須覓三家妥保始可，如有客商須運貨至筑者，祇須與該會洽妥，工會卽給以憑單，限幾日後在貴陽某地搬貨，貨物儘可不管，更無須監運，貨物多少，完全由挑夫負責；平日則在車站附近代客挑送行李。不過以挑夫人數太多，以免有一日挑數次者，與一天一次都沒有挑過者，於是乃限每人祇准挑一次由江北至江南岸，次序以臂章所編號碼排列，如一號挑夫未挑過，則二號決不能挑，挑過一次後則又終日無事可做，完全休息了。故他們挑力非常之貴，蓋一次所得，卽須維持一日之開支也。且以排到次序故，旅客非請他挑不可，因爲他不挑，下面卽沒有人可挑也。旁邊雖有不入會之野雞挑夫可雇，不過他們也不敢招攬，因爲有被毆打之危險也。這點確實使旅客十分棘手者，其實既有這樣組織，那就由公會定出一個價錢，以便讓旅客有所適從。

金城江四周皆山，眞大可來一句「環金皆山」也。一水中流，湍急異常，南北岸本有木橋可通，現已爲急水冲坍，一年來猶未修復，往來旅客，甚感不便，渡船價規定分三種，甲種水二元，乙種水一元，丙種水五角，水之分甲乙丙，前未之聞，度之，當爲水量之高低，水勢之急緩耳。渡船一天往來所得，誠爲不貲，生財殊易。

由金去筑旅客，擁擠不堪，有留金一月以上而猶未得車票者甚多。每旅客行李限制攜帶三十公斤，內十五公斤免費，超過重量，每五公斤至筑爲二十五元六角。我與何先生行李合計重一百二十公斤以上，張鴻生夫人與另二位劉君邵君，十日離金，我與何先生於十二日去筑。

（四）

樹銓。在都勻的一些浮面情形，拉雜地寫成了一篇通訊給你，這幾天你當可以接到它了。十五日的清晨車子又開始北駛，直至在暮色蒼茫中到了羣山環抱中的筑垣，連日以瑣事栗鹿和心緒的不寧——這點我想在下封信內告訴你——，以致把這封信一直擱到了今天。這裏我想把從金城江到貴陽的公路上所得瞥見的一些表面情形，憑記憶所及，隨便寫一些給你。

木炭車在午後三時離開金城江，一點鐘後，把我們帶進了河池縣，當晚我們下榻於河池招待所。河池是廣西省西北的縣治，可是，他使初到的我感到了詫異。的確，我實在不能相信它是一個縣，它祇有一條短短的靜寂的街點綴着，稀若晨星帶着住家色彩的

四七—四一五

幾家店舖，它有着不滿五百棟的房屋，而人口有多少就可想而知，現在總算是公路車的宿站，把它撑起了些市面。在最近的將來，鐵路通車南丹以後，無疑地馬上就會更冷落下去的。可是說也奇怪，這樣一個微小的地方，你却可以找到六家銀行之多，那就是國行，廣西，和湖南省銀行，還有甚麼事業可做呢？據說湖南省銀行開門不久，即以營業清淡而閉門了。

十三日清晨，汽車又從河池帶走了我們，河池過西，山勢陡高，車子已不能像昨天這樣在路上輕鬆疾駛，常常發出因不勝負荷的頻頻呻吟。我們在南丹用午膳，南丹縣的一切更不如河池，可是我在河池已得到一些冷落小縣的印象，於是反而不感到什麼了。黔桂鐵路在金城江就和公路分了路，鐵路在北，公路在南，到了南丹再行會合，這裏，我們看到了人工開山路程的艱巨工程，這裏鐵路土方工程已大部完成，故年底通車南丹，當可實現。

第二天的宿夜站，規定本爲黔桂邊境的六寨，我們到六寨時，祇午後二時左右，於是決定多走一程，到獨山住夜，以是汽車機件稍加檢驗後，又開始繼續它的行程。那知道，剛進黔境，汽車後輪突然爆胎，沒法，祇得無可奈何地回六寨。當我會見六寨汽車站時，覺得非常熟識，似乎在那裏見過一次的。後來才想起，原來在中國旅行社出版之西南攬勝上有它一張照相的。

當然，六寨車站，是這裏唯一的精緻建築，記得它是在一九二九年興建——是不是？我已不敢確定，我記性真算壞到極點。而這裏其他的店舖房屋，較之河池南丹，亦精良多多，旅舍，飯館比較整潔的亦較多，中國大飯店，中南旅店幾家，都是三層樓的西式建築，頗不壞。這裏吃飯亦不算貴，客飯七元一客，我們吃一隻清燉雞，價十九元，而我們在金城江吃這樣菜，却得化二十八元，相差如此，我真想不明白，南丹縣在這裏設有當關處，這裏是黔桂分界處，故各種稅收機關，較他處見得爲多。這裏氣候已較金城江涼爽，入晚已大有寒意，旅舍內均不用蓆子，上床須換絮被，一若江南深秋季節矣。離開金城江時，我忘記在旅館裏一件廣西土布的外衣。一直沒有想到，到這裏因有涼意，欲加衣，而才憶及。

第三天的早晨，我們再進入貴州境。貴州是山地，它的貧瘠是大家所熟悉的。極目所見，盡爲逶綿起伏的峯巒，找不到一處若江南所見的天地銜接處絕平的一線，黃山濯濯，一無林歐之利。以前我看到一幅中國畫上的山峯岡巒，它的奇突，我總以爲是畫家的杜撰，絕非寫眞。現在我才曉得，在地面上確確實實佈滿着這樣峯巒，於此亦可推想到，我國古時的畫家，一生是生長在內地的高原上，而决非在低窪的江南，因爲在江南是看不到這種叢山的啊！爲了平原的稀少，所以荒地沿途倒亦少見。凡是平坦的山谷，如非岩石的山坡，即是綠油油的一片和一層層的梯田，因爲氣候較涼，禾稻都尚未到成熟時期。由廣西到貴陽山勢漸高，汽車行在其間，上

四七—四一六

坡較多，故較費力，時或翻過一個山嶺，須費上一刻鐘或半點鐘之久，至山巔你假使向下俯瞰，可以看六七條黃色的公路，如衣帶般一條條由山巔一直盤旋上來，那你總會瞠目咋舌不已。現在有些地方已改築了比較平穩的新的路線，可是不幸的翻車消息，還是時有所聞。我們過獨山的前二天在獨山都勻間，有一輛車子翻下山谷，據說死傷達十三人之多，昨日讀報紙，一則報喪廣告內說，死者是在十六日過龍里（我們十五日經過）時翻車遭不幸的，讀了能不使人驚心呢！

獨山是沿路來較大的城市，比較有些規範，我們在這裏午膳。客飯祇七元一客，不算貴。米亦非常潔白，即本地生產的。這裏是比較大的平原，阡陌縱橫，稻田殊豐。

午後至都勻，稍休息後，即趕駛馬場坪，寧知出境四五公里處，又以發生上次同樣之爆胎事而折回。大概汽車也有靈感，既經規定應該在都勻宿夜，它無論如何，即不願多趕一程。

都勻市容很熱鬧，街道亦很整潔，大街僅一條，一則因為中間設有店屋，分為二條，房屋約在千棟以上，旅舍餐館較多，市梢見有中央銀行宿舍，而中行地址未找到。有河流一條過市旁，水流湍急，詢之土人，均不知其名，索之地圖上則為龍頭河，流入湖南，而稱沅江，至常德流入湖。此為至貴陽路上所見的唯一河流。

第四天午前九時許到馬場坪，公路至此即折而向西，和湘黔公路在此相會，西南公路在此設有管理站，車輛過此，檢查很嚴，我們坐公路車，較馬虎，沒有查檢放行，假使搭商車就比較受累。馬場坪東西較獨山便宜，雞蛋一元可買二只，所以客飯要比獨山便宜一元，而菜反比獨山好。番茄為此地特產，一顆顆像李子。在這裏碰到賁杏生先生，他亦正在想搭車到貴陽去。當天有苗民集會，我們因為趕路緣故沒有看到，大為可惜。

馬場坪至貴陽中間，有二個非常小的縣治，一是貴定，一是龍里，正小得可憐，都只有骯髒不堪一條短短的街道，房屋我想決不滿五百棟。可是各都築有矮矮的城牆，蹲在山坳中。當汽車爬上山頭，我看見這一圈的圍牆，我滿以為中古時代地主的堡壘呢。從房屋的破舊，和一望連綿不斷起伏的禿頂的山巔，就可想到這裏土著過着怎樣貧困的生活。汽車都得穿過它們唯一的街道，所費時間，二分鐘已非常足夠。隨了汽車而來的，是二三家新起的飯舖子，和招待客商旅店，可是這裏都不是值宿站，所以它們是決不會怎樣發達的。過了龍里以後，再經過二小時光景，我們已在貴陽市的街頭躑躅了。寫到這裏，金筑旅程，差不多已告終。不過，我還想有幾句話，在這裏順便說一說。

一向人都認為西南公路上的食宿，非常的壞，而尤其是旅舍的簡陋骯髒，令人不能插足。可是我這次的旅行，沿途倒得到很好的印象，食的方面，不會比衡桂差得那裏，而住的地方，亦倘可合乎

四七—四一七

一般的條件。傳聞的不可靠，使我得到一個明證。

貴州的貧，當然是因爲山地的磽瘠，可是以前土著的懶惰，政治的腐敗，亦不能逃其責。據聞從前遍種罌粟，居民泰半有芙蓉癖。自從　委座飭令建設新貴州以來，嚴禁吸煙。勸植樹木黍穀，一切日漸明朗。沿途所見，罌粟全已絕跡，可耕之地，已成一片綠色的稻田，山坡亦多植玉蜀黍，無疑地，這樣一定可以提高民生水準於不久之將來。入貴州境沿途可以買到一種青皮的梨，實嫩汁多且甜，帶到桂林衡陽，我想一定能夠賣到很高的價錢，這也是沿途一帶的特產。再談。

（五）

樹銓：七日的早晨我離開陪都，當天傍晚，就到內江。今天午時準備搭車去井，那知今天到自流井去的人，特別擁擠，沒法買到車票，不得不回到招待所，再留上一天，現在正是一覺午睡醒來，一無事做，想到街上去跑跑，又太熱，其實此地幾條街也沒有什麼跑頭，還是攤開紙來，給你寫上一封信吧！

貴陽這個地方，似乎應該也替它寫上幾行。貴陽是一個省會，一個大都市，它的一切亦沒有異於別個大都市的地方，我有什麼可寫呢？何況我在那裏只不過住了十天，對它亦無深刻的認識呀！現在還是讓我隨便談談，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聊以塞責吧！

我是十五日在暮色中到貴陽的，進城。跑到中華路上，第一個思想鑽進我腦子的，就是「很像上海」，就是想到了家，現在我正踏在引向更遼遠的地方去的漫漫的路上，知道那一天能再踏上上海的馬路，跑回自己的故鄉，向着堂上的慈親說一句「您的愛兒現在已回來了。」

貴陽受到空襲的威脅較少，自從二十七年慘遭轟炸後，至今敵機未來肆虐，所以市容是非常的整齊，馬路比較桂林衡陽寬，現在許多小巷也在興工拆卸房屋建築馬路。兩旁店舖都比衡桂二地來得富麗堂皇。小吃酒菜舖特別多，下江人開設的居多，平津館子次之。食的一面亦不比衡桂貴，客飯亦只有七元或六元左右，你假使想吃些點心的話，那你化上十元左右，就可以使你非常滿意，普通四五塊錢那就儘夠了。貴陽喝茶的風氣，也相當盛，南瓜子是此地之特產。公事完了後，三二個人，泡上幾杯茶，剝着瓜子，談談天，說說地，假使你真沒有什麼可談的話，那你儘可從旁邊一簇人裏，竊到些閒文俗事，或今古奇談，萬一什麼也不高興的話，那你不妨閉着雙眼，養養神，一天的疲倦，就這樣的把它趕走。

貴陽的人力車都是黃包車，當然不會是好的，現在因爲缺少輪胎，輪子上也有釘着膠緣的，車槓很長，一頭作半圓形向上翹，高和車篷齊，在車篷上做一條長的布，一頭就勾在那向上翹的車槓頭上，這樣就做成了一個布幔，可以擋太陽，也可遮雨。有一次我坐一輛車子，那車夫說，戰前他是在南京鹽務處做事的，戰後到過自

滇井鹽局，後來又在貴州某地當過分卡吏，最後貴陽衛生處當庶務，以後因爲生活日高，衛生處一月的收入不能供養全家，不能不辭去，以後就拉起車子的職務，起初收入倒很好，現在因爲車數一天比一天多（據說貴陽現在有七千輛之多），生意就難做了，他現在每天進益約在五六十元左右，車租每天須十四元，他一天喝茶吃飯得化二三十元，餘下的養家，已很感不敷了。他這一堆話，你聽了，會有什麼感想呢？貴陽招待所旁邊，就是省立圖書館，建設很精緻，藏書很多，還附有一個特藏室，陳列着各種苗胞的衣著，樂器，工藝，及照像很有一看價值，貴州省現是苗胞集居之地方，東西南較密，北部較少。有青、黑、花、倜家……之別。他們所做的音樂器具，都是用竹製的，有笙笛簫等，比我們所見的要簡陋得多，他們所刺的花布，和手帕，都非常精細，漢人恐亦不能及。青年男女戀愛之情，非常濃厚，青年男女調情他們稱爲「搖馬郎。」現在倜家族還存在着養油湯鍋內，手取金器，以辨眞僞之迷信。分佈於黔省的苗胞人口，尚無精密統計，據各方調查估計，約在四百萬左右。在圖書館看到去滇緬鐵路工作的靈成武先生，滇西行程的速寫畫展，與滇緬鐵路之艱巨工程照片，滇緬路山巒起伏，如要拉成直線，開山工程太大，於是另用一法，在低凹間築起橋墩，以與山頂齊，這樣工程較少。在照片上見到連綿不斷一個橋墩，很像一條築着堡壘的前線，確也是鐵道工程的奇觀。

貴陽市回國的僑民很多，比較有錢的，都已開了店鋪，大都是茶店，冷飲店，小吃店，店裏面還有聽唱粵曲，比較小些的店，也備了一架留聲機，有客人時，就咿咿啞啞的唱起來，從這一點看，僑民在南洋所以能立足，所以能操南洋的經濟權，是不無原因的。

花溪離開貴陽約三十里，貴筑縣府就設在那裏。有汽車馬路可通，花溪是南明河的水，加以人工建成的。現名中正公園。公園內有招待所，可供遊客住宿。河上築有三個壩，水流過那裏，激盪成巨響，成爲湍瀑，壩上築有水輪，利用水力以碾米。園內有中正亭，內有碑記，敍花溪的由來。和興建公園之原委與經過，園裏的許多遊覽去處，也很詳細的記載着，讀過一篇，使人立刻聯想到紅樓夢中大觀園裏的一切。碑後刊着吳主席的四首詩，當時我抄了下來，因爲太長，不預備寫下來。「遊花溪應該在團圓夜，」這是我遊過後的概念，可惜我去那天沒有月色。你以後如有機會一遊的話，希望記住我那句話。

這裏我又要回到貴陽城裏再說我幾句話，貴陽馬路上的崗亭是沿路所見建築物中最好的，（重慶也不行，）它像上海一樣有樓。大十字（貴陽市最熱鬧的十字街頭）的一個崗亭尤其壯觀，頂上有一大鐘，一個警察指揮交通，台上四個眩眼大電燈，照澈了整個的十字街。

最後，告訴你：貴陽的馬路和衡陽一樣的灰多。

遊文君當壚遺蹟

田一鳴

雅是多情種，當壚人艷傳，文君如可作，買醉罄囊錢。

遊成都望江樓薛濤故居

田一鳴

湖上曾探蘇小墓，江邊又訪薛濤塚，留將艷蹟供憑弔，異代名姝兩幻花。

卜得香巢近水居，枇杷門巷老名姝，枝迎葉送知多少？体管當年一枝葉。（薛濤祭室石刻某閨秀數絕句，情新可誦，中有：「葉送枝迎」之句因有感而作）

田一鳴　八月十七日錄舊作四首於成都子雲亭畔

桂林桂西路十七號

電報二一八五　電話四〇六六

運銷各地產紙
五金布疋原料
各地自設紙廠
研究監製改良

外埠分行：
衡陽　曲江　柳州
贛州　長汀　福州
貴陽　昆明　成都
重慶　南雄　南平

四七—四二〇

到道州去（旅途雜感）

濟福

道州今爲道縣，是湘南羣山重叠中的一個偏僻縣份，交通不甚方便，三國時屬吳，設營陽郡，至唐廣德年間，置湖南觀察使，改爲州，所以今人尚呼爲道州。

爲了公事的緣故，不得不到道州去！

——作者

由冷水灘至零陵

這是七月下旬一個上午三四點鐘的光景。火車是漸漸地走得慢了，這時車廂裡是漆黑的一團因爲抗戰期間，車廂內的電燈是由蠟燭來代替了那幾根短短蠟燭，由天黑時點起，到現在早己燃完了。後來車終於停住不動了，忽然耳邊有一種聲音在盪漾着「冷水灘！冷……水……灘到了！」這是站裏管車人催促客人下車的聲音。猛然想起該下車了，這時我坐的這一節車廂正靠着月台邊，於是借着由車站那邊射過來的一點光，尋着了自己的行李。左手拿着一隻二二吋的皮箱，右手提着一捲舖蓋走下了車。沒有走到幾步，「冷水灘站」四個字就透進了我的眼簾。我突然閃起了一個念頭：在二個月以前，不是由桂林乘湘桂路的車經過冷水灘到衡陽，再行換車去浙江嗎？怎麼現在又打回頭，而且要在冷水灘下車呢？但即刻亦就恍然大悟了，爲了受着命運的鞭笞，生活的鞭策，不得不在冷水灘下車，踏上「到道州去」的流浪的路。兩手提着行李茫然地走出了車站的柵欄門，不由得時刻以寶貴的愛惜的眼光投到那二件簡單的行李上去，現在我是不能夠把它們隨便的放置了。雖然那裡面不過是二條薄薄底被蓋，幾條毯子，及幾套舊的衣服與襯衫褲……等。如果一不經意把它們失落了，那這冬天就難以渡過去，生活就會得更痛苦了。固然這一次去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幾十元的微薄的薪俸，或許還有一點什麼生活津貼之類，但在這物價逐日高漲的時候，吃飯亦成問題，莫說添置衣物了。二個月前我對它們（行李）的確是漫不在乎的，遺失了可重置，毫無問題。可是現在不行了，啊！二個月，短短的二個月，變化好大喲！於是家鄉陷落後，所感受到的那種悲凉淒苦無助的情緒，即刻就縈繞了我整個的心。

我既不是一個大腹便便的商人，又不是一個薪俸豐厚的高級人員，所以亦就夠不上趁快車（不能通票，亦無半票可買），只有被裝進了耽擱時間很久的慢車，反正我也沒有什麼要事待辦，快車慢車於我不生甚麼影響。我記得在洪橋站（冷水灘後面的一個站）的時候，比我們慢幾點鐘在衡陽開出的那班快車已趕上前去了。我們的這班車是下午一點半鐘由衡陽開出。至翌日上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始抵冷水灘，慢車不但是慢，還要受氣呢（下被略）

在那車站旁邊的飯店裡，洗了臉，吃過飯，車站裏牆壁上掛着的鐘已噹噹地敲了五下，在眼前的一切由近而遠地，漸次分明起來了。再一息，東邊天空接近地平線的地方，已經亮了，現出微紫與嫩黃。高一點則呈鴨蛋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在霎着

迷濛的眼睛。

僱了一個挑夫，他肩上了那一隻箱子與一捲舖蓋朝向踫搭船到零陵的碼頭走去，我們二人穿過冷水灘的街道，街上是冷冷清清的像死一樣地沉寂，除卻我們的腳步聲清脆的響着外，再沒有甚麼的聲音了，兩旁店舖的門都緊緊的關閉着，冷水灘的人們都還沉醉在甜蜜的睡鄉中呢，他們那裏曉得這時候有一個他鄉的流浪客伴着一個挑夫，從他們的街上經過呢！走盡了這市鎮，眼前就展布着無限的原野，籠着薄霧，平平的攤在天底下，潮濕而且帶着渴睡，遠處的村落，草屋，竹林子的陰影，東一下，西一下，散綴地，迷迷濛濛地彷彿沉在夢中。船頭泊着許多的小帆船，有幾隻船頭冒出炊煙，縷縷上升，船頭上沒有一個船夫在那邊招呼搭船的客人。大概是太早了吧，「僱船呵！」挑夫朝向泊着的許多船喊道，在冒出炊煙的船中的一隻出來一個船夫問道：「先生，到那裡？」「到零陵！」我這樣回答他：「唔！到永州」。船夫會意地這樣自語着。我們講定了船價，挑夫把我的行李搬上了船，接了我給他的力錢，就把扁挑擱在右肩上，吹着口哨走了。

紫紅的太陽橘子柑一般，從東面地平線慢慢爬起，罩着平野的薄霧，便離着微光，轉成乳白色，一直淡下去，逐漸消散。開船的時候太陽已昇得很高了，因爲是炎夏的天氣，雖然是早晨的陽光，亦就有些感到燥熱了。我們的船是溯湘水而上，所以雖有一個船夫在撑篙，一個在搖櫓，船行的速度亦不很快，踫到水淺的沙灘，船夫就要跳下水去推着，拉着，否則就會擱灘。

我站在船的甲板上，注視着流水，因水淺的緣故，就可以看到溪底錯列着大小方圓各種顏色的石礫，忽然心中感到一陣的空虛，好像失了一件甚麼東西似地，再看到眼前無盡的流水，日夜流着，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休止，不知到什麼地方纔是他底歸宿，不免又想着未來虛飄浮的命運，不禁深深地慨嘆了。二個月前這顆心是充滿着愉快，欣喜，那時愉快，欣喜的成分是一天天地在加深着，因爲一天過一天，重慶至浙東的遙遠距離就會一段又一段地縮短，那裏料到那愉快欣喜的成分一天一天加深到相當的程度，却來了一個晴天霹靂——浙東淪于敵手，整顆充滿着欣喜愉快的心，落入了萬丈深淵，心中留存着現在的一顆空虛的心，週遭緊緊地環繞着悲涼凄苦的情緒，何曾料到會遭遇着目前的這種情景，而短短的二箇月過去的生活便同我隔開了，現在所餘的，不過是一些悲痛、流淚的生活，追想那過去的生活——食不憂，衣不慮，家園歡聚，酸楚的淚水，在心泉中不斷地湧到眼眶中來；一陣緊張，愁苦，凄涼，寂寞，轉爲憤恨，奮發，包圍個我了。

現在已踏上了「到道州去」的路，道州對我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不曉得將來在那邊過的會是怎樣的生活，想到自己的年齡還輕，過去是嬌養慣的，剛出學校的門，沒有一點社會的經驗，更沒有所謂那種行政經驗，可是事實擺在面前，社會是那樣地複雜，難以應付，亦會聽着人家說過，人們都是站在利害關係的立場上來說話，去處事，他們是戴着有色眼鏡去觀察事物，整個社會充滿着虛僞，敷衍，奸詐，欺凌，冷酷，想起了這一些，真可怕，不敢去嘗試，但是爲着生活的鞭策，環境的驅使，不得不

四七—四二二

硬着頭皮去叩這可怕的社會的門。到道州去是我另一個生活的開始，跨進自力更生的時代了，過去的生活只有被埋進深深的墳墓中去，「到道州去」四個字在我的生命史上劃了一條很深很深的界線。

離零陵還有五里路的地方瀟水由左邊來會右邊的湘水的上源，在這瀟湘二水相會處的一個小洲上建有一「瀟湘樓」遊客可登樓眺覽附近的景物，惜未會上洲登樓飽賞湘瀟二水的景緻。船離零陵碼頭時，已是傍晚時分，太陽被西方地平線上底一堆濃雲蓋住，夜色開始展露出來了。

在旅館裏問了茶房才知道由零陵至道州，還有一百八十里的路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與轎子。船因爲瀟水水小又是逆水，須費五六天的時日，轎子三天可達，但熱天坐轎既不舒服而轎費又貴，所以決先雇了一個挑夫，用自己的兩條腿分三天來跑完這段路程，爲了第二天一早就要動身，於是當晚即僱好了挑夫。

這晚上天却飄起了濛濛的細雨，星月全無，整塊的黑暗緊壓在大地上，窗外絕無一些光亮，疲憊的身子躺在木板床上，凝視着一無所見的黑暗的窗外，有一種淒苦的愁思在空虛的心中循環起伏，再過三天，這一個淪落在異鄉底年輕（毫無社會經驗）的漂泊者就要茫無頭緒地與那社會去接觸去發生關係了。冷酷的運命驅逼着去走那沒有陽光照耀的暗黑的崎嶇的世路，在那裡傾跌了，又有誰來扶起你，人們還會躲在道旁暗笑呢！或許亦有少數人投一瞥憐惜的眼光在你身上，邊說着：「不懂世故人情的年輕人跌倒了」。

風雨在窗外顫戰：沙沙的雨聲，嘘嘘的風聲，奏出可以流淚的悲切的音調。房內是十分岑寂，在這無邊的靜寂中，悲切的音調，格外悲切了，兩目注着窗外無盡的黑暗，耳聽着那悲切的調子——生命的葬曲，身上突然一冷，好像失去了全部感覺。！時我那父母親與兄弟姊妹們是如何地想與他們那個已經離別了二年多的人會面暢敘別後的一切；可是現在他剛到了回家的半路上就逼迫他去走那崎嶇的世路無人指引，援助，照顧地…：我那充滿着熱火的眼裡有些潤濕了。

那不有我們國家的少壯分子呢！

從永州（零陵）到道州

昨晚雖曾飄過濛濛的細雨，但今天仍是一個晴朗的天，天空一碧如洗，不染一絲的纖塵，是那麼地廣大無垠，我懷着一顆孤寂淒苦的心，跟着挑夫踏進了到道州去的路上，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灑滿的地上繪着我瘦長的影子，路旁的一片田野，種植着的各種植物都帶着朝露的光點和淡淡的光線，織成了大地的綺麗，不覺喊出「多純潔美麗的大自然啊！」

路上的行人是漸漸多起來了，担着草鞋的担子，背着青菜的孩子，牽着一條黃牛的老頭，趕着幾個小豬的女人：：：他們都從我的身邊過去，在田野間工作着的人亦漸漸地加多了。

太陽光的熱度漸漸地增强，時常感到一陣一陣的悶熱向身上撲來。臉上及背上的汗液揩了又揩，拭了又拭，總是揩拭不乾，我的衣褲亦被汗液濕透了，挑夫亦時以披在背上的那塊長條布去揩他臉上流下

來的汗喘粗喘着氣，好像耐不住太陽給他的炎熱。

在路上在田野時常可以碰到看到婦女們亦看脚，挑担工作；我度量這壓在她們肩上的那個担子的份量，亦不比他們的輕，在田間的亦和他們一樣地工作，她們和男子一樣勞動，一樣生產，這情形是我以前所未曾見到過的。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是全體動員了。這裏的婦女們有強健的體魄，沒有病態，原來湘女不但多情，還是多健呢！這眞是剛毅強健的時代女性啊！那般生活在都市裏的太太小姐們，終日擦脂抹粉，對之能無愧色？

這一晚，我們是宿在雙牌——一個小市鎮，我們住下的那一家宿店的牆壁上在白的底子上面寫着「沈日新中伙安宿」這樣的幾個黑的大字，每個字都被一道紅線圈圍着，大概算是替這幾個字擺上一點裝飾吧，沈日新三子就是這宿店的名字。

這裏亦別有一種風味，亦是我以前所未曾嘗到過的「中伙安宿」就是這裏唯一的旅館。這原是為了一班挑夫，轎夫：們的息宿而存在的，它們與城市裏的旅館是完全不相同的，它們沒有茶房的稱呼，老闆很殷懃的招待你，你亦得很客氣的對待他，「喂！茶房打臉水！」在這裏，是不適用的，它除了收受你的買鋪位的錢外，亦不要你的小帳，堂彩，吃飯亦是自己掏出錢去買米，菜，柴，自己動手去炒菜，煮飯，如果你不會，宿店會替你做菜煮飯，或別的一些事情，亦不向你取酬報，所以大腹便便的商人亦好，有錢的高級官員亦好；在這裏是擺不出表示有錢的種種架子了，這裏是充滿着平等精神，有錢的無錢的都是一樣，睡幾塊木板搭架起的硬板床，自己煮米煮飯做菜，同時他們是那樣地親愛，懇摯，有互助的熱誠，不分彼此。我的飯菜都是由我的那個挑夫去做的，我倆一道吃飯，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個斯文先生，我看他很拘束，吃飯時很仔細，時常偷眼來看我的動作，我只吃了二小碗飯，但他亦很明白，這可不能學我的樣了，我是空手走路的，他是要負着幾十斤重的東西走路的，結果他是比我多吃一倍以上的飯——五碗，在這裏我實行了「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精神了。

第二天由雙牌至濂溪灣，這六十里的路程，完全是在羣山中輾轉，兩邊羣山連綿構互，高聳雲霄，林木鬱茂。此外一條路，一條水（瀟水）。在這六十里的路程中看不到一片開闊的田野，能看到的天空亦只限在這兩邊高聳山峯之間的狹狹地一條。會使人感到世界是這麼狹小的念頭。路的一邊是傍着山，一邊臨着水，水的那一邊又是高聳雲霄的山。山上路旁遍植着杉樹。記起中學時地理教科書中說，在廣東、廣西、湖南、邊境蜿蜒着五嶺山脈，這許多山大概就是五嶺的支脈吧。路上有的地方幾乎被茂密的野草長沒了，新鮮的羽毛似的杉葉，和灰褐色的長短的枯枝、堆積在草叢和路的爛泥上，雖尚在燠熱的炎夏，也仍顯出荒凉衰頹的情況，有時面前聳立着很高的山峯，水亦折轉，眞是所謂「水轉山窮疑無路」，但走到那邊時，又是另外的一種景色展現在你的面前。

路狹的地方只有二尺多寬，兩乘轎子相遇的時候，往往是彼此摩擦着走過，假若摩擦得利害一點，誰若靠臨水的一面，誰就要從很高的路面上滾下水去，轎夫們遇到坂坡的時候，他們的脚步聲便不響了。迎

面過到來人的時候，他們喊着左手或右手的聲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響的轎子下面，有秩序的向左或向右的擺動。汗珠在頭髮梢上靜靜的站着，他們走得當心而出奇的慢，而轎子仍若要破碎了似的叫，像是迎着大風向前走像是海船臨靠岸的遇到了潮頭一樣困難。他們並不是巨象，但他們卻發出來巨象呼喘似的聲音。

山壁有的地方掛着一條小小的流泉，這流泉從山頂上一直掛到路旁的岩宕裏，在近旁樹木的枝椏上掛一幾個有柄的小竹筒，過路的人可用這竹筒去舀冰涼的泉水解渴。在有的亂草中、耗子的聲音刷刷地響着，原來是女人和小孩子在收集着乾柴，

因為兩邊的山峯高，下午三時左右陽光的炎威已不能及到路上了，有時山風吹來，沁入心肺，着走山路，感到異樣的舒暢，湘南出產大宗的杉木都是靠瀟水輸送於湘水下游各地售銷，所以隨時可以看到由杉木編成的樹筏浮在路旁這條水的上面。

這二日特別使我興奮，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高的山而且這樣連綿不斷的這樣長，這樣多，想不到我今日會被置身在這樣的一個境域中。多雄偉，莊嚴，巍峨，氣勢磅礴的羣山！我在這種地方冒險，遇有猛虎，遇着豺狼，死了亦落得個乾乾淨淨，不留一絲的餘恨，這崇峻深山中原是它們的巢穴，理所當然，卻不願在通都大邑受虐殺的傷害，勤勞，樸實，誠懇的人們，剛毅偉壯的女性，我不願在浮薄的都市裏找到他們，我愛他們，我願親近他們。

這一晚宿瀟濤灣，情形與昨晚差不多，仍是自己買米煮飯做菜！頗感順意！緊張的胸襟為之寬鬆。

第三日，這段路程的最後一天，這段六十里的路程，情形可比前一日大不相同了，雖然廣闊的田野中亦有幾處丘陵起伏，或較高的山，但總沒有昨日那麼地高，那麼多，望那傍近着路，且今日有時雖要與瀟水碰面，總不像昨日那樣終日傍着它走了。

在路上遇着的人，看去總是那麼質樸，誠懇，與他們交談又是那麼地和藹，懇摯，一股淳樸的氣象罩住了每一個人是那樣的使人歡喜可愛！

午後三時許，至五里牌——離道州僅五里路，可以見到道州城裏在空中飄揚的國旗了，唉！我的目的地在變了，我的另一個生活將開始了，在三日前我是怎麼地怕這日子的到來，可是現在卻全變了，這三日來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它給了我一個堅強的信念，在這三日來的區域裏，沒有奸詐，冷酷，欺騙，腐敗，這裏有的是懇摯，親密互助。同時在這抗戰的大後方——湘南，工作是那麼緊張，佔全人口半數的婦女們亦一樣地在那裏加緊生產，勞動，充實抗建實力，為國家，為民族。

我雖來到了這異鄉的陌生的地方——道州，相信它決不會帶給我悲哀與寂寞。

……我眼望着國旗飄揚的那邊，呼吸着寧靜的空氣，感到恬靜而清新，我底心亦變得柔和了，我笑了。

「不過」我安靜地想「我要抱着善意去觀察一切，了解一切，在這陌生的環境裏」

回憶法屬越南

沈璈

在抗戰發生後二年，我到了法屬印度支那。我取道渝筑，筑滇的公路和現在已經拆毀一段的滇越鐵道，此後又搭現在在敵人管制下的越南國有鐵路，直抵西貢。

我在那裏住了二年，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在此盟軍準備大反攻的時期，這富庶的半島過去既做過敵人襲擊偷取新嘉坡軍港的橋樑，現在又是太平洋海戰中的一個根據地，陸上又與我滇桂邊疆為鄰，反攻緬甸，進取越南，似乎都是不久即可實現的事。

法屬印度支那簡稱越南，也有人名為安南，共分五州，即東京（To-Kin 又名北圻）安南（Annam 又名中圻）交趾支那（Cochinchine）又名南圻）老撾（Laos又名寮國）及柬浦寨（Cambodge又名高棉）前三州的土人我們在上海漢口天津常可見到，統稱之為安南人，老撾人很像暹羅人，裝束言語文化及宗教習慣亦多類似，文化水準在五州中最低。高棉人則據法國東方學院院長Mg coeudes氏研究，是一個中國安南暹羅和馬來的混血種，他們篤信錫蘭教，體格比其餘幾州強，文化程度則較安南人為差，言語亦另成一格

安南人的文化，言語，宗教，都受我國影響（安南語三州間亦有差異，有如我國隔省方言，細聽之頗近我國海南或潮州話，）很多老年的安南人尚能作五絕七律一類的舊詩。據法國東方學院的研究，因為地理的關係，此三州中和我國古代關係最密者當為東京及安南二州；他們說中國最初征服東京一帶（那時稱交趾國）的是秦始皇，此後漢武帝及元朝的蒙古軍都曾進兵至此。在漢以後，又有許多避難與謫居的中國官員，來此久居或居至老死在此，所以安南人的一切，都深染了我國的色彩。我所有該院出版書籍，大半未能帶出，小半在這不能翻查，但在中國古籍中，當有詳細記載，又以時間不够，未能翻閱，盼高明者詳為考據指示。又法人為他們編的教科書，歷史上頗多錯誤，似亦有應行更正之處。

五州中，文化最高的是東京，安南，交趾支那三州，他們現在讀的是一種極容易學的拉丁化語文，因為三州間的方言頗多出入，文字也就有差異，但均大致可相通。大學畢業的學生也有送往法國去求深造的，但因為自己固有的文字已被消滅，所以大都反祇知法國的文化了！

法屬印度支那的重要都市是：1.西貢南圻的首都，副總督府所在地，全島商業中心；2.海防北圻主要商港；3.河內全殖民總地督最高行政所在地；4.金邊（Phnom-Penh）高棉的首都及5.順化（Hue）安南州的首都。

半島上的交通很方便，除了一條貫通南北全境的國有鐵道及並行着的公路外，尚有一公路線自西貢直通與暹羅接壤的 Arranya（按此線據聞敵人為便利軍運起見，已與通曼谷（暹羅京城）檳城，星加

四七—四二七

坡的鐵道接駁。）

我國除有滇越鐵路與之溝通外，五原，高平，龍州等地都有公路線經涼山直抵海防，該公路開已破壞，但仍有商人來往運貨由此即可以鐵路公路或內河航船通至全屬各地。

全境公路約共達三千百餘公里，自我國邊境貫通至暹羅邊境之幹綫則共長2557公里（公路詳情參閱拙作越南公路，載本誌十五卷五期。）

這半島是世界三大產米區之一，全境氣候，極適宜於種稻，法人在此又有好幾個技術組織，對於此項農產，特別注意。西貢是這裏米業中心，有建築宏偉的商會及米商交易所，香港，上海，馬來亞，印度等處，來此採購者極衆，華僑在米業中，以前是握牛耳的，後來却漸漸的被英法兩國有組織而資力大的公司搶去了，不過，一直到法人屈膝於日人前，內河，米穀的運輸輾米商「米較」等事業，始終大半在華僑之手。

此地的氣候，因地近赤道，除鄰近我國的一帶和山嶺上外，幾乎終年是夏季，西貢一帶，一年中祗需幾身夏衣即行，所以住長了有不知「今是何季」的感覺。每年中，五月至八月是雨季，十一月至四月間是乾季；雨季中幾乎每天有一陣傾盆大雨，可不會有像國內的長脚雨。

玉蜀黍，漆，橡膠，椰子，胡椒等也是此地主要的出產。礦產有煤，錫，和鋅，紅坼煤行銷我國沿海口岸。

我到此地時，正是滇越鐵路運輸頻繁的時候，敵人曾在西貢，海防，河內等地開設了許多小店，土人很怕和他們往來，（因為那時法人很不歡迎這些陰險的日人，）他們無業可營，但門還是照常關着，當然他們也有他們想做而正在做的工作。

最近有個同學從那裏沿破壞的公路逃入內地，他告訴我許多在敵人鐵蹄下的越南近況；那裏富有的華僑被迫們替收資產，苦力們則被威脅或驅，對於土人亦是同樣，對法國人則更苛刻，時與無理取鬧，表面上是爲亞洲人出氣，實際上還是在做着他們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惡夢；此時的法人，大概也在懊悔當初屈膝的失策了

記得在西貢的時候，德殿先生常便車帶我們去郊外鬱林深處去過Week End，或去流泉下游泳，或去打網球，每日火舉克恐寶璜世桐諸兄慢步到西貢河河邊上去飲一杯七毀的啤酒（每杯二角五分），遠眺那來往着的漁舟，小火輪，大兵艦着五彩的落霞反映在河面上（那裏的傍晚是極少下雨的）南國涼爽的晚風迎面吹來，Ala Rotonde涼臺上打起了交響音樂，西貢河邊上的黃昏是夠人回憶的，現在，在這烽火連天，火藥氣冲滿了整個宇宙中，美妙的事，早給砲火燒去了；南國涼爽的晚風，五彩的落霞，豐茂的稻田，葱鬱整齊的橡膠園，一定還是和幾年前一樣，但人事全非了！

鐵蹄下的民衆，一定有一天會奔向我們自由民主懷的裏來。

遇見了那裏來的人，更引起了對於那裏的懷想，拉雜寫來成了這幾頁。

於桂林聖誕節前二日。

四七—四二八